郁達夫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

第七集



三通書局發行

現代作家選集第七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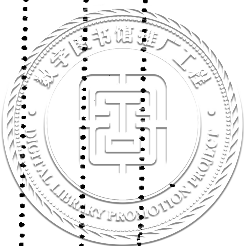
郁達夫代表作



三通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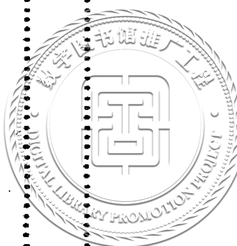
郁達夫代表作目次

（現代作家選集第七集）



第二輯　散文

第三輯　日記



序

郁達夫爲當代中國第一流文學家，浙江富陽人，現年四十五歲。日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

郁氏從小就是一個品行方正學業優良的模範學生，也是個文學的愛好者。當初他所愛讀的書大都是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箋等一類的書。那是宣統二年的時候，他正在杭州第一中學讀書。一九一一年赴日本留學，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這時他開始與西洋文學接觸，先研究俄國諸作家的作品，後復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該校四年，所讀各國文學作品，約有千部之多。郁氏愛好文學之熱烈，於此可見一般。

後來他進了東京帝國大學，對於文學的嗜好更加深熱了。他的處女作沉淪，即於此時寫成。沉淪雖是他自己以爲初次嘗試的遊戲筆墨，既無眞生命在內，也不會加以推敲和經過磨琢的；可是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很混亂，他能以新的題材和技巧，大胆無畏的描寫病態的青年的心理，給中國的舊禮教投下了一個猛烈的炸彈，中國文壇立刻爲之震動，尤其引起了一般青年的同情，沉

淪便爲當時青年所愛讀，郁氏也就爲世人注意的作家了。

一九二二年回國之後，他因另外找不到職業，於是就正式開始從事文藝生活，與郭沫若成仿吾等共同努力於創造社的文藝運動的工作。創造社便得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上活躍起來，在中國文藝運動史上建立了不少功績，這是郁氏努力所致的功效。一九二三年是他最努力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寫成長短篇小說和散文總有四十多篇。同年九月，並受北京大學之聘，担任文學教授，於此期間，復作秋柳等小說多篇。一九二五年轉到武昌大學任教，這一年他的生活最爲苦悶，病了半年，文章未寫一篇。此後又任廣州中山大學及安徽大學等教授；但不久仍潛回上海，主編大衆文藝等，度其文藝生活。

郁氏是頹廢派的典型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是反映青年的病態一方面的，青年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性的苦悶，經濟的苦悶，感傷和頹廢的情感，他都如實地描寫出來。他的創作的特色就是這種純樸的眞實的「自我表現」的「生活記錄」——他很忠實地把他自己的生活，個性，情感都描畫了出來。他的作品裏是充滿着人生的哀傷憂鬱——處處都能令人感到一種不可磨滅的生活的共鳴——操縱了許多傷感青年的心。

現在我們從他的作品中，選出比較精彩的小說和散文等，編成這部代表作選，以此貢獻於愛好郁氏作品的讀者們。

一九四〇年十月　編者



現代作家選集弁言

陽光燦爛花木繽紛的文學園地，都是偉大的作家們運用文字這神奇的東西，來開闢成的。在那裏，埋葬着人類在苦難和掙扎裏所感發的崇高和深邃的情思，足夠作爲後人的教訓和感受之資。在那裏，有比現實的人生更眞實的生活的現狀；在那裏，有比哲學更精深的人生的哲理。牠能夠增大我們的同情的心胸，深邃我們對於人類的愛。牠能夠使我們明白人的生存，是爲了同類的幸福和人道的光榮的，我們對於一首短詩，會終身受用不盡；我們對於一部小說，會改造過整個的人生觀。

文學既有上述價值，所以誦讀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愉快；介紹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任務。我們現在印行這部現代作家選集，意思就是要盡介紹文學名著的任務，使大家都能夠享受到誦讀文學名著的愉快，首先出版的，是中國之部，在中國之部，首先出版的是：1.魯迅2.郭沫若，3.周作人，4.茅盾，5.林語堂，6.謝冰心，7.郁達夫，8.徐志摩，9.巴金，10葉紹鈞，11田漢，12丁玲等十二作家的選集。這十二作家中，有小說作家，有戲劇作家，有散文作家，有詩人；雖然不能包

括現代中國的整個文壇，但其足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整個文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坊間對於上列十二作家的作品，不是沒有選集，如魯迅，並且已經有了全集；可是選集的印行，多數是編選不精，尤其是用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去印行，不但編選方面頗多缺點，就連形式方面也過於粗劣。我們總以爲文學是美的，有美的內容同時更具備美的形式，我們鑑賞時，才覺得更愉快呢！至於全集，便於專家研究，我們這選集則是便於一般人的鑑賞，在一般人閱讀全集，非但爲時間所不許，也是爲經濟能力所不及。如果就我們這選集，先略嘗各個作家作品一臠，再找自己所歡喜的作家的全集或是未選作品來鑑賞，我想也是再便利沒有的事。

計劃是這樣，或者結果並不能如我們所預期的，也未可知，無論編選或形式方面，如果讀者能夠予以指教，使我們在再版時得以改善，這是我們所竭誠歡迎的！

郁達夫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之七

碧浪湖的秋夜

一

雍正十三年的夏天，中國全國，各地都蒸熱得非常。北京城裏的冰窖營業者，大家全發了財，甚至於雍正皇帝，都因炎暑之故而染了重病。

可是因爲夏天的乾熱勢頭太猛了的結果，幾陣秋雨一下，秋凉也似乎來得特別的早。到了七月底邊，早晚當日出之前與日沒之後的幾刻時間，大家非要穿夾襖不能過去了。

偏處在杭城北隅，賃屋於南湖近旁，只和他那年老的娘兩口兒在守着清貧生活的厲鶚，入秋以後，也同得了重生似地又開始了他的讀書考訂的學究生活。當這一年夏天的二三個月中間，他非但因中暑而害了些小病，就是在精神上也感到了許多從來也沒有經驗過的不快。素來以兇悍著名的他的夫人蔣氏，在端午節邊前幾日，又因嫌他的貧窮沒出息，老在三言兩語的怨嗟毒罵，到

了端午節的那一天中午，他和他娘正在上供祭祖的時候，本來就同瘋了似地歌哭無常的她，又在廂房裏哭着罵起來了。他娘走近了她的身邊，向她勸慰了幾句，她倒反而是相罵尋着了對頭人似的和這年老的娘大鬧了起來，結果只落得厲鶚的去向他娘跪泣求饒，而那悍婦蔣氏就一路上號哭着大罵着奔回到了娘家。她娘家本係是在東城脚下，開着一家小鋪子的，家裏很積着有幾個錢，原係厲鶚小的時候，由厲老太太作主，爲他定下來的親。這幾年來，一則因爲厲鶚的貧窮多病，二則又因爲自己的老沒有生育，她的沒有教養的暴戾的性情，越變得蠻橫悍潑了。

那一天晴爽的清秋的下午，厲鶚在東廂房他的書室裏剛看完了兩卷宋人的筆記，正想立起身來，上坐在後軒補綴衣服的他娘身邊去和她談談，忽而聽見了一個男子的脚步聲，從後園的旁門裏走了進來。

「老太太，你在補衣服麼？」

「唉，福生，你說話說得輕些，雄飛在那兒看書。你們的賬，我過幾天說會來付的。」

他的娘輕輕地在止住着他，禁他放大聲音，免得厲鶚聽見了要心裏難受的。這被叫作福生的男子，卻是後街上米鋪子裏的一位掌櫃，厲家欠這米鋪子的賬，已積欠了着實不少，而這福生的前

來催索，今天也不是第一次了。米店裏因厲家本是孝廉公的府上，而這位老太太品孝廉公自己，平日又是非常謹愼慈和的人，所以每次前來討賬，總是和顏悅色地說一聲就走的。福生從後園的旁門裏重新走了出去之後，正想立起身來上後軒去和他娘攀談的厲鶚，卻呆舉着頭，心裏又憂鬱了起來。呆呆地默坐了一會，拿起煙袋來裝上了一筒煙，嘴裏啊啊的歎了一聲，輕輕念着：「東邊日出西邊雨，南阮風流北阮貧，」他就立起來踏上了後軒，去敲火石點煙吸了。一邊敲着火石，一邊他就對他娘說：

「娘，我的窮，實在也眞窮得可以，倒難怪蔣氏的每次去催她，她總不肯回來……」

敲好火石，點煙吸上之後，他又接着對他娘說：

「娘，今晚上你把我那件錦綢綿袍子拿出去換幾個錢來，讓我出門去一趟，去弄牠一筆大款子進來，好預備過年……」

說着，吸着煙，他又在後軒裏徘徊着踱了幾圈。舉頭向後園樹梢的殘陽影子看了一眼，他突然站立住腳，同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頭看向了他的娘，又問說：

「娘，我的那件夾袍，還在裏頭麼？」

「唉，還在裏頭。」

他的娘卻只俯着頭，手裏仍縫着針線，眼也不舉一舉，輕輕地囘答了他一聲。又躊躇莫決地踱了一圈，走上他娘的身邊來立住了脚，他纔有點羞縮似的微笑着，俯首對她說：

「娘，那件夾的要用了，你替我想個法子去贖了出來，讓我帶去。」

他娘也擡起頭來了，同樣地微笑着對他說：

「你放心罷，我自然會替你去贖的，你打算幾時走？」

「就坐明天的夜航船去，先還是到湖州去看看。」

母子倆正親親熱熱地，在這樣談議着的時候，太陽已漸漸地漸漸地落下了山去。靜靜兒在廚下打瞌睡的那位厲家的老用人李媽，也拖着一隻不十分健旺的跛脚，上後園的井邊去淘夜飯米去了。

二

從杭州去湖州，要出北關門，到新關的船埠頭去趁夜航船的。沿運河的四十五里塘下去，至安溪奉口，入德清界，再從餘不溪中向北直航，到湖州的南城安定門外霅溪埠頭爲止，路雖則只有一

從杭州去湖州，要出北關門，到新關的船埠頭去趁夜航船的。沿運河的四十五里塘下去，至安溪奉口，入德清界，再從餘不溪中，向北直航，到湖州的南城安定門外霅溪埠頭爲止，路雖則只有一百數十餘里，但在航船上卻不得不過一夜和半天，要坐十幾個時辰纔能到達。

爲兒子預備行裝，忙了一個上午的厲老太太，喫過中飯，又在後軒坐下了，在替她兒子補兩雙破襪。向來是勤勞健旺的這位老太太，究竟是年紀大了，近來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衰老。頭上的滿頭白髮，倒還不過是表面的徵象，這一二年來，一雙眼睛的老花，卻使她深深地感到了年齒的遲暮，幷且同時也感到了許多不便。譬如將線穿進針孔裏去的這一件細事，現在也非要戴上眼鏡，試穿六七八次，纔辦得了了。她綿密周到地將兩雙襪子補完之後，又把兒子的衣箱重理了一理，看看前面院子裏的太陽，也已經斜得很西，總約莫是過了未刻的樣子，但喫過中飯就拿了些銀子出去剃頭的厲鶚，到這時候卻還沒有回來。

「雄飛這孩子，不知又那里去了。」斜舉起老眼，一面看着院子裏的陽光角度，一面她就自言自語地這樣輕輕說了一聲。走回轉身，到了後軒，她向廚下高聲叫了李媽，命她先燒起飯來，等大少爺回來，喫了就馬上可以起身，因爲雖然坐的是轎子，比步行要快些，但從她們那里，趕出北關門，也有十多里地的路程，幷且北關門是一到酉刻，就要下鎖的。

等飯也燒好，四碗蔬菜剛擺上桌子的時候，久候不歸的厲鶚，卻頭也不剃，笑嬉嬉地捧了一部

舊書回來了。一到後軒，見了他娘，他就歡天喜地的叫着說：

「娘，我又在書鋪裏看到了這部珍寶，所以連剃頭的錢都省了下來買了牠。有這一部書在路上作伴，要比一個書童或女眷好得多哩！」

說着他連坐也不坐下來，就立着翻開了在看。他娘皺着眉頭，看了看他的瘦長的身體和清癯的面貌，以及這一副呆癡的神氣，也不覺笑開了她那張牙齒已經掉落了的小嘴。一面笑着搖着頭，一面她就微微帶着非難似地催促他說：

「快喫飯罷！轎子就要來了哩，快喫完了好動身，時候已經不早了。看你這副樣子，頭也不剃一個，眞像是剛從病牀上起來的神氣。」

匆匆喫完了飯，向老母用人叮囑了一番，上轎出門，趕到北關門外，坐在轎子裏看着剛纔買來的那部宋人小集的厲鶚，已經覺得書上面的字跡，有點黑暗模糊，看不大清楚了。又向北前進了數里，到得新關碼頭走下橋來的時候，前後左右，早就照滿了星星的燈火，航船埠頭特有的那種人聲嘈雜的混亂景象，卻使他也起了一種飄泊天涯的感觸。航船裏的舟子，是認識這位杭城的名士樊榭先生的，今年春間，他還坐過這一隻船，從湖州轉回杭州來，當時上埠頭來送他的，全是些湖州有

嘈雜的混亂景象，卻使他也起了一種飄泊天涯的感觸航船裏的舟子是認識這位杭城的名士樊榭先生的，今年春間，他還坐過這一隻船從湖州轉回杭州來，當時上埠頭來送他的，全是些湖州有

名的殷富鄉紳，像南城的奚家，吳家，竹溪的沈家各位先生，都在那里。所以舟子從灰闇的夜空氣裏，一看見這位清癯瘦削的厲先生下了轎子，就從後艙裏搶上了岸。

「樊榭先生，上湖州去麼？我們眞有緣，又遇着了我的班頭。……前一月我上竹溪去，沈家的幾位少爺還在問起你先生哩。他問我近來船到杭州有沒有跑進城去，可聽到什麼關於厲先生的消息。……他似乎是知道了你在害病，知道了……知道了……曷亭，曷亭……知道了你們家裏的事情……」

舟子這樣的講着，一面早將行李搬入了中艙，扶厲鶚到後艙高一段的地方去坐下了。面上滿裝着微笑，對舟子只在點頭表示着謝意的他，聽了舟子的這一番話，心裏頭又深深地經驗到了那種在端午節前後所感到過的不快。

「原來那潑婦的這種不孝不敬，不淑不貞的行徑，早已惡聲四布了！」心裏頭老是這樣的在迴想着，這一晚他靜聽聽櫓聲的咿呀，躺睡在黑闇的艙中被裏，直到了三更過後，方纔睡熟。

這二天從惡夢裏醒了轉來，滿以爲自己還睡在那間破書堆滿的東廂房裏，正在擦着眼睛打呵欠的時候，舟子卻笑嘻嘻地進艙來說了：

「樊榭先生，醒了麽？昨天後半夜起了東南風，今天船特別到得早，這時候還沒有到午刻哩。我已經上岸去通知過奚家了，他們的轎子也跟我來了，在埠頭上等着你。」

三

一聽見厲鶚到了湖州，他的許多舊友，就馬上聚集了攏來。那一天晚上，便在南城奚家的鮑氏溪樓，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來會的人，除府學教官及歸安烏程兩縣的縣學老師之外，還有吳家的老丈，竹溪沈家的弟兄叔姪五六人。他們做做詩，說說笑話，互相問問各舊友的消息，一場歡宴直喫到三更光景，方纔約定了以後的遊敍日程，分頭散去。

厲鶚上吳家去住住，到府學的尊經閣東面桂花廳去宿宿，上峴山道場山下菰城等地方去登登高，又搖着小艇，去浮玉山衡山漾後莊漾等澤國去看看秋柳殘荷，接連就同在夢裏似的暢遊了好幾天。天天氣也日日的晴和得可愛，桂花廳前後的金銀早桂，都暗暗的放出微香來了，而旁晚的一鈎新月，也同畫中的風景似地，每隱約低懸在藍蒼的樹梢碧落之西。處身入了這一個清幽的環境之內，而日日相見的又儘是些風雅豪爽的死生朋友，所以他在湖州住不上幾日，就早把這三四個月以來的懊惱鬱悶的憂懷滌淨了。

之內，而日日相見的又儘是些風雅豪爽的死生朋友，所以他在湖州住不上幾日，就早把這三四個月以來的懊惱鬱悶的憂懷滌淨了。

有一天晚上，白天剛和沈氏兄弟去遊了菁山常照寺回來，在沈家城裏的那間大宅第的西花廳上喫晚飯。喫過晚飯，將煙和茶及果實等都搬到了花園的茅亭裏面，厲鶚和沈六就坐了下來，一邊吸煙談天，一邊在賞那晴空裏的將快圓了的月亮。

「太鴻兄。月亮就快圓了，獨在異鄉爲異客，你可有花好月圓的感觸？」這是沈家最富有的一房裏大排行第六的幼牧，含着一臉藏有什麼陰謀在心似的微笑，向厲鶚發的問話。厲鶚靜吸着煙，舉頭呆對着月亮，靜默了好一會，方纔像在和月亮談天似的輕輕獨語着說：「唉！人非木石，感觸那里會沒有……可是已經到了中年以後了，萬事也只好以不了了之……」

又吸了幾口煙後，重復繼續着說：「春月原不能使我大喜，但這秋月倒的確要令人悲哀起來！……」

幼牧就放聲笑了起來說：「我想施一點法術在你的身上，把這秋月變成一個春月，你以爲怎麼樣？」

「那只有神仙纔辦得到。」

「你若是不信的話，那我同你去遊湖去，未到中秋先賞月，古人原也曾試過，這不秉燭的夜遊，

的確是能夠化悲爲喜的。」

正說到了這里，幼牧的堂兄繹旃，卻笑嘻嘻地闖入了茅亭，對兩個坐在那里吸煙的人喝了一聲說：「這樣好的月明之夜，儘坐在茅亭裏呑雲吐霧，算怎麼一回事？去，去，我們去遊湖去。船已經預備好了，我幷且還預備了一點酒菜在那里，讓我們喝醉了酒，去打開西塞寺的門來。」

不多一會，三人坐着的一隻竹篷軒廠的遊船，已在碧浪湖的月光波影裏蕩漾了。十三夜的皎潔的月亮，正行到了浮玉塔的南面，南岸妙喜山衡山一帶的樹木山峯，都像是雪夜的景緻，望過去溟濛幽遠，在白茫茫的屏障上，時時有一點一簇的黑形，和一絲一縷的銀箭閃現出來。西面道場山的尖塔，因爲船在搖動的緣故，看起來絕似一個醉了酒的巨人，在萬道的波光和一天的月色裏，跟蹌舞蹈，招引着人。湖面上的寂靜，使三人的笑語聲，得到了分外的回響。間或笑語停時，則一枝柔櫓的清音，和湖魚躍水的響聲，聽了又會使人生出遠離塵世的逸想來。漸搖漸遠，船到了去浮玉塔不遠的地方，回頭一望，南門外的幾點燈火，和一排城市人家，卻倒印在碧波心裏，似乎是海上的仙山。西北的弁山，東北的孺嶺，高雖則高，但因爲遠了，從月光裏遙望過去，只剩了極淡極淡的蔚藍的一刷，正好做這一幅碧浪湖頭秋月夜遊圖的崇高的背景。

西北的弁山，東北的孺嶺，高雖則高，但因爲遠了，從月光裏遙望過去，只剩了極淡極淡的蔚藍的一刷，正好做這一幅碧浪湖頭秋月夜遊圖的崇高的背景。

三人說說看看，喝喝酒，在不知不覺的中間，船已經搖過了浮玉山旁，漸漸和西南的金蓋山西塞山接近起來了，這時候月亮也向西斜偏了一點，船艙裏船篷上滿灑上了一層霜也似的月華。厲鶚當喝了幾杯酒的微醉之後，又因爲說話說得多了，精神便自然而然的興奮了起來。以一隻手揑住了煙袋，一隻手輕輕敲擊着船舷，他默對着船外面的月色山光，儘在想今天遊當照寺的事情。默坐了一會，他的詩興來了。輕輕念着哼着，不多一刻，他竟想成了一首遊當照寺的詩。

「繹旃。幼牧，我有一首詩做好了，船裏頭紙筆有沒有帶來？」

「這倒忘了。」

繹旃搔着頭回答了一聲。也是靜默着在向艙外瞭望的幼牧，卻掉轉了頭來說：「船已經到了西塞山前了，讓我們上岸去，上西塞山莊去寫出來罷？」

四

這西塞山莊，就在西塞寺下，本來是幼牧的外婆家城裏朱氏的別業，背山面湖，隔着湖心的浮玉山，遙遙與吳興的城市相對，風景清幽絕俗，是碧浪湖南岸的一個勝地。

在城裏的南街上，去沈家的第宅不遠，另外還住着有一家朱家的同族的人。這一家朱家，雖則

和幼牧的外婆家是五服以內的同宗，但家勢傾頹，近來只剩了一個年將五十的窮秀才在那裏支撑門戶了。這一位窮秀才雖則也曾娶過夫人，但一向卻沒有生育，所以就將他兄弟的一個女兒滿孃，於小的時候，抱了過來，撫爲己女。後來滿孃的親生父母兄弟姊妹都死掉了，滿孃自然把這一位伯父伯母，當作了她的親生的爺娘，而這一對朱氏老夫婦也歡喜得她比親生的女兒還要溺愛。去年的冬天，滿孃的老伯母患了肺癆病死了，滿孃雖則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但她的悲哀傷感，比她的老伯父還要沈痛數倍。從此之後，她的行動心境，就完全變過了。本來是一個肥白愉快，天眞活潑的小孩子的她，經過了這一個打擊，在幾個月中間，就變成了一個靜默端莊，深沈和靄的少婦。對於老伯父的起居飲食的用意，和一家的調度，當然要她去一手承辦，就是伯母的喪葬雜務，以及親串間的禮儀往還，她也件件做得周周到到，無論如何，總叫人家看不出她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來。

她的心境行動一變之後，自然而然，她的裝飾外貌，也就隨之而變了。本來是打着一條長辮的她的滿頭黑髮，因爲伯母死了，無人爲她梳掠，現在卻只能自己以白頭繩來梳成了一個盤髻。肥嫩紅潤的雙頰，本來是走起路來，老在顫動的，但近來卻因操勞過度，悲痛煎心之故，於瘦減了幾分之

她的滿頭黑髮因爲伯母死了，無人爲她梳掠，現在卻只能自己以白頭繩來梳成了一個盤髻。肥嫩紅潤的雙頰，本來是走起路來，老在顫動的，但近來卻因操勞過度，悲痛煎心之故，於瘦減了幾分之外，還加上了一層透明蒼白的不健康的顏色。高劃在她的那雙亮晶晶的雙層皮大眼睛之上的兩條細長的眉毛，本來是一天到晚總暢展着在表示微笑的，現在可常常有緊鎖起來的時候了。還有在高鼻下安整地排列在那裏的那兩條嘴唇，現在也包緊的時候多，曲笑的時候少了。全部的面貌，本來是肥白圓形的，現在一瘦，卻略帶點長形起來了。從前跕着小脚跑來跑去，她並不曉得穿着裙子的，現在因服孝之故，把一條白布裙穿上了，遠看起來，覺得她的本來也就很發育得完整的身體，又高了幾分。

雖則是很遠了，但幼牧和她，卻仍是中表。又因居處的相近，和那位老秀才的和藹可親的緣故，幼牧平時，也常上她們家裏去坐坐，和這孤獨的老娘舅小表妹等談些閒天，所以他的朋友的這位杭州名士厲樊榭先生，她們父女原也曾看見過聽到過的。

今年夏天，正當厲鶚母子，在受蔣氏的威脅的時候，消息傳到了湖州，幼牧也曾將這事情，於不意之中向她們父女倆說了一陣。說到了厲老太太的如何慈和明達，厲鶚的如何清高純潔，而蒼天無眼，卻偏使他既無子嗣，又逢悍婦的地方，她們父女倆，竟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因爲老秀才也想起了自己的年高無子，而滿孃卻從慈和明達的厲老太太身上想到了她的已故的伯母。

這一回當厲鶚的來遊之日，幼牧一見了他的衰瘦的容顏和消沈的意態，就想起了她的家庭，因而也想到了滿孃，自從那一晚在鮑氏溪樓會宴之後，幼牧就定下了爲滿孃撮合的決心。他乘機先於朱秀才不在的中間，婉轉向滿孃露了一點口風，想看看她的意向如何。聰慧的滿孃，一聽到了幼牧的諷示，早就明白了，立時便漲紅了臉，俯下了頭，一點兒可否的表示也沒有。幼牧因她的不堅決拒絕的結果覺得這事情在她本人，是沒有什麼的了，所以以後便一次一次的向朱老娘舅費了許多的唇舌。起初朱老秀才，一定不肯答應，直到後來幼牧提出了兩條條件之後，他方纔不再堅持下去了。以己度人，他覺得爲無後者續續嗣，也是一種功德，而樊榭先生的人格天才，也不是可和尋常人相比的；更何況幼牧所擔保的兩條條件，一、結親後兩人仍復住在湖州，二、他老自己的養老歸山等問題，全由幼牧來替他負責料理，又是很合情理的事情。

幼牧於這幾日中間，暗暗裏眞不知費盡了幾多的心血。朱家答應之後，接着就是辦妝奩，行聘禮等雜事的麻煩了。到了八月十二，差不多的事情都已經籌劃得停停當當了，可是平日每淸介自守，毫末不肯以一己之事而累及他人的厲鶚，却還是一個問題。幼牧對此，當然是也有幾分把握的，因爲一、厲鶚並不是一位口是心非的假道學，二、他萬一不願意的話，那在湖州的他的舊友多人，都

守，毫末不肯以一己之事而累及他人的厲鶚，却還是一個問題。幼牧對此，當然是也有幾分把握的，因爲一、厲鶚並不是一位口是心非的假道學，二、他萬一不願意的話，那在湖州的他的舊友多人，都是幼牧的幫手，就是用了強制手段，也可以辦得下去的。幼牧對此事的把握是雖然有幾分的，可是到了最後，萬一這當事的主人公，假若有點異議，那也是美中不足的恨事，所以這十三夜的月下遊湖，也是幼牧和繹旃預先商定了的暗中的計劃。先一日幼牧已經擇定了西塞山莊，爲滿孃的發奩發轎的地方，父女兩人早已從南街遷過去住在那里了。今天白天的去遊常照寺，本來也是想順路引厲鶚上西塞山莊去喫晚飯的。但因爲事情太急，廚子預備不及，所以又坐轎轉回了城裏。但剛在喫晚飯的時候，從西塞山莊又來了傳信的人，說一切已經準備好了，於是他們就决定了這月夜的遊湖。

五

月亮怯斜到了好處，酒又喝得有點微醉，詩興也正濃的厲鶚，一到西塞山莊的延秋閣上，幼牧就爲他介紹了他的老娘舅和表妹。厲鶚在紅燈影裏，突然間見了這淡裝素服的滿孃，卻也同小孩子似的害起了羞來。先和朱秀才談了一陣，後來也同先生問學生似地，親親熱熱的問了滿孃的年紀，問她可會讀書，可有兄弟姊妹。幼牧在旁邊聽着倒有點急起來了，只怕事情要拆穿，所以一把拖了厲鶚，就上挹翠樓上跑，說：

「先去寫詩去，談天落後好談的。」

這挹翠樓是西塞山莊裏風景最好的地方。上了這樓，向西北開窗望去，不但碧浪湖中的一山一水，歷歷盡在目前，就是弁山的遠岫，和全市的人家，也是若近若遠，有招之卽來的氣勢。厲鶚在樓上寫好了詩，幼牧就教廚子擺上酒菜，撤去燈燭，向西北開窗，再看月亮。這時候大約總在二更之後的戌亥之交，月光剛剛正對着樓面。燈燭撤後，這四面憑空的挹翠樓中，照得通明徹透，似乎是浸在水裏的樣子。

厲鶚喝喝酒，看看四面的山色湖光，更唱唱自己剛纔寫好的那首詩，一時竟忘記了是身在人間了，幼牧更琅琅背誦起了厲鶚自己也滿覺得是得意的他的遊仙詩來。當背誦倒了「只恐無端賺劉阮，洞門不許種桃花」的兩句的時候，幼牧却走了過去拉住了厲鶚的手坐下問他說：「剛纔在延秋閣上我種的那株桃花怎麼樣？」

厲鶚大笑了起來說：「罪過罪過，那並不是桃花，雅淨素潔，倒大有羅浮仙子的風韻，若係桃花，當然也是白桃花之類的上品。」

「那麼你究竟願不願意做西塞山前的劉阮呢？」

當然也是白桃花之類的上品。」

「那麼你究竟願不願意做西塞山前的劉阮呢?」

「眞是笑話，沈郎已恨蓬山遠，這不是你的意思麼?」

「那麼我再背一句你的遊仙詩來問你，『明朝相訪向蓬萊，』何如?」

說到了這里，幼牧就在談話之中除去了諧謔的語調，緩慢地深沈地說出了他這幾日來所費的苦心，和在湖州的舊友一同對他所抱有的熱意與眞誠。厲鶚起初聽了，還以爲是幼牧有意在取笑作樂，但一層一層，一件一件的聽到後來，他的酒醉得微紅的臉上，竟漸漸的變了顏色，末了卻亮晶晶地流起眼淚來了。幼牧於說完了滿孃的身世，及這一回的計劃籌備之後，別的更沒有什麼話說了，便也沈默了下去，看向了窗外。三人在樓上的月光裏默默的坐了好一會，西塞寺裏的夜半的鐘聲，却隱隱的響過來了，厲鶚就同夢裏醒轉來似的，立起了身，走入了幼牧繹旃二人的中間，以兩手拍着他們的肩背，很誠摯地說：

「好，我就承受了你們的盛意，後天上鮑氏溪樓去迎娶這位新人。可是，可是……唉……」

說到了這里，他的喉嚨又哽咽住成了淚聲，幼牧繹旃不讓他說完，就扶着他同拖也似地拉他下了樓，三人重復登舟搖回到了城裏。

八月十五，天上半點雲影星光都看不出來，一輪滿月，照徹了碧浪湖的山腰水畔。南城的鮑氏

溪樓上，點得燈燭輝煌，坐滿了吳興闔郡的衣冠文士。到了後半夜，大家正在興高彩烈，計議着如何的限韻分題，如何的鬧房賭酒的中間，幼牧却大笑着，匆匆從樓下跑了上來，拿着一張紅箋，向大家報告着說：

「題和韻都有了，是新貴人出在這里的，這是他的原作。只教各人和他一首就對。可是鬧房的這一件事情，今天却很爲難。因爲新人夫婦早就唱曲吹簫，逃向西陵去了。不過大家要明白，這樊榭先生，是一位孝子，他只怕不告而取，要得罪厲太夫人，所以纔急急的回去，大約不上幾日，仍舊要回湖州來的，讓我們到那時候，再鬧幾天新房，也還不遲。」

說完之後，大家都笑罵了起來，說幼牧是個奸細，放走了這一對新人。其實呢，這的確也是幼牧的詭計，因爲滿孃厲鶚，兩人都喜歡清靜的，若在新婚的初夜，就被鬧一晚，也未免太使她們喫虧了，所以他就暗中雇就了一隻大船，封了二百金婚儀，悄悄在月下送她們回了杭州。

由幼牧拿上樓來，許多座客在那裏爭先傳觀的那首厲鶚的詩，却是一首五古：

中秋月夜吳興城南鮑氏溪樓作

銀雲洗鷗波，月出玉湖口；照此樓下溪，交影臥槐柳。圓輝動上下，素氣浮左右。坐遲月入樓，寂寂

中秋月夜吳興城南鮑氏溪樓作

銀雲洗鷗波，月出玉湖口；照此樓下溪，交影臥槐柳。圓輝動上下，素氣浮左右。坐遲月入樓，寂寂人定後；徘徊委枕簟，窈窕穿戶牖。言念嬋媛子，牽蘿凝竚久。納用沈郎錢，笑沽烏氏酒。白蘋張佳期，彤管勞摻手。乘月下汀洲，遙山半銜斗。明當渡江時，復別溪中叟。

六

悼亡姬十二首（幷序）乾隆七年壬戌正月錢塘厲鶚作

姬人朱氏，烏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遊吳興，竹溪沈徵士幼牧，爲予作緣，以中秋之夕，舟迎於碧浪湖口，同載而歸，予取淨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影搨書格，略有楷法，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首，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循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謹。辛酉初秋，忽嬰危疾，爲庸醫所誤，沈綿半載；至壬戌正月三日，泊然而化，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悲逝者之不作，傷老境之無悰，爰寫長謠，以攄幽恨。

無端風信到梅邊，誰道蛾眉不復全，雙槳來時人似玉，一奩空去月如煙，第三自比靑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闌重倚徧，那堪腸斷數華年。

門外鷗波色染藍，舊家曾記住城南，客遊落托思尋藕，生小纏綿學養蠶，失母可憐心耿耿，背人

初見髮鬖鬖，而今好事成彈指，猶賸蓮花插戴簪。

悵悵無言臥小窗，又經春雪撲寒釭，定情顧兎秋三五，破夢天雞淚一雙，重問楊枝非昔伴，漫歌桃葉不成腔，忘緣了却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龐。

東風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響不聞，梵夾呼名翻滿字，新詩和恨寫迴文，虛將後夜籠鴛被，留得前春簇蝶裙，猶是踏青湖畔路，殯宮芳草對斜曛。（姬人權厝西湖之南。）

病來倚枕坐秋宵，聽徹江城漏點遙，薄命已知因藥誤，殘妝不惜帶愁描，悶憑盲女彈詞話，危托尼姑祝夢妖，幾度氣絲先訣絕，淚痕兼雨洗芭蕉。

一場短夢七年過，往事分明觸緒多，搦管自稱詩弟子，散花相伴病維摩，半屏涼影頹低髻，幽徑春風曳薄羅，今日書堂覓行跡，不禁雙鬢爲伊皤。

零落遺香委暗塵，更參繡佛懺前因，永安錢小空宜子，續命絲長不繫人，再世韋郎嗟已老，重尋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應腸斷，齊向洲前泣白蘋。

郎主年年耐薄遊，片帆望盡海西頭，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消渴頻煩供茗椀，怕寒重與理熏篝，春來憔悴看如此，一臥楓根尙憶否？

郎主年年耐薄遊，片帆望盡海西頭，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消渴頻煩供茗椀，怕寒重與理熏篝，春來憔悴看如此，一臥楓根倘憶否？

何限傷心付阿灰，人間天上兩難猜，形非通替無由睹，淚少方諸寄不來，嫩萼忽聞拚猛雨，春酥忽說化黃埃，重三下九嬉遊處，無復蟾鉤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驚，春醪誰分不同傾，銜悲忍死留三日，愛潔耽香了一生，難忘年華柑倘剖，曾遇石火藥空擎，祇餘陸展星星髮，費盡愁霜染得成。（姬人歿之前一夕，索予擘溫柑，倘食其半。）

約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氣落梅風，思乘荻港扁舟返，肯信妝樓一夕空，吳語似來窗眼裏，楚魂無定雨聲中，此生只有菊衾夢，其奈春寒夢不通。

舊隱南湖淥水旁，穩雙棲處轉思量，收燈門巷忺微雨，汲井簾櫳泥早涼，故扇也應塵漠漠，遺鈿何在月蒼蒼，當時見慣驚鴻影，纔隔重泉便渺茫。

出奔

一　避難

金華江曲折西來，衢江游龍似地北下，兩條江水會合的洲邊，數千年來，就是一個閭閻撲地，商賈雲屯的交通要市，居民約近萬家，桅檣終年林立，有水有山，并且還富於財源；雖則彈丸似的一區

小市；但從軍事上政治上說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要取浙江，這蘭溪縣倒也是錢塘江上游不得不先奪取的第一軍事要港。

國民革命軍東出東江，傳檄而定福建，東路北伐先鋒隊將迫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仙霞嶺下的時候，一九二六年的餘日剩已無多，在軍閥蹂躪下的東浙農民，也有點蠢蠢思動起來了。

每次社會發生變動的關頭，普遍流現在各地鄉村小市的事狀經過，大約總是一例的；最初是軍隊的過境，其次是不知出處的種種謠傳的流行，又其次是風信旗一樣的那些得風氣之先的富戶的遷徙。這些富戶的遷徙程序，小節雖或有點出入，但大致總也是刻版式的；省城及大都市的首富，遷往洋場，小都市的次富，遷往省城或大都市，鄉下的土豪，自然也要遷往附近的小都市去避一時的風雨。

當董玉林雇了一隻小船，將箱籠細軟裝滿了中艙，帶着他的已經有半頭白髮的老妻，和他所最愛的已經在省城進了一年師範學校的長女婉珍及十三歲的末子大發與養婢愛娥等悄悄離開土著的董村，揚帆北去，上那兩江合流的蘭溪縣城來避難的時候，遲明的冬日，已經掛上了樹梢，滿地的濃霜，早在那裏放水晶似的閃光了。船將離岸的一刻，董玉林以綿袍長袖擦着額上的急汗，

最愛的已經在省城進了一年師範學校的長女婉珍及十三歲的末子大發與着婉愛婉等惜惜離
開土著的董村，揚帆北去，上那兩江合流的蘭溪縣城來避難的時候，遲明的冬日，已經掛上了樹梢，
滿地的濃霜，早在那裏放水晶似的閃光了。船將離岸的一刻，董玉林以綿袍長袖擦着額上的急汗，
還絮絮叨叨向立在岸上送他們出發替他們留守的長工，囑咐了許多催款，索利，收取花息的瑣事；他隨船擺動着身體，向東面看看朝陽，看看兩岸的自己所有的田地山場，只在惋惜，只在微歎。等船行了好一段，已經看不見董村附近的樹林田地了之後，他方纔默默的屈身爬入了艙裏。

董玉林家的財產，已經堆積了兩代了。他的父親董長子自長毛營裏逃回來的時候，大家都說他是發了一筆橫財來的；那時候非但董玉林還沒有生，就是董玉林的母親也還在隣村的一家破落人家充作蓬頭赤足的使婢。蔓延十餘省，持續近廿年的洪楊戰爭後的中國農村，元氣雖則喪了一點，但一則因人口不繁，二則因地方還富，恢復恢復，倒也並不十分艱難。董長子以他一身十八歲的膂力，和數年刻苦的經營，當董玉林生下地來的那一年，已經在董村西頭蓋起了一坐三開間的草屋，墾熟了附近三十多畝地的沙田了。那時候況且田賦又輕，生活費用又少，終董長子的勤儉的一生之所積，除田地房屋等不動產不計外，董玉林於董長子死後還襲受了床頭土下埋藏起來的一酒甕雪白的大花邊。

董玉林的身體雖則沒有他父親那麼高，可是團團的一臉橫肉，四方的一個肩背，一雙同老鼠眼似的小眼睛，以及朝天的那個獅子鼻，和鼻下的一張大嘴，兩撇鼠鬚，看起來簡直是董長子的只

低了半寸的活化身。他不但繼承了董長子的外貌，并且同時也繼承了董長子的鄙吝刻苦的習性。當他十九歲的時候，董長子於垂死之前，替他娶了離開董村將近百里地的上塘村那一位賢媳婦後，董長子在臨終的床上，口眼閉得緊緊貼貼，死臉上并且還呈露了一臉笑容因爲這一位玉林媳婦的刮削刻薄的才能，雖則年紀輕輕，倒反遠出在老狡的公公之上。據村裏的傳說，說董長子的那一甕埋藏，先還不肯說出，直等斷氣之後，又爲此活轉來了一次，纔輕輕地對他的媳婦說的。

董長子死後，董玉林夫婦的治世工作開始了；第一着，董玉林就減低了家裏那位老長工的年俸，本來是每年制錢八千文的工資，減到了七千。沙地裏種植的農作物，除每年依舊的雜糧之外，更添上了些白菜和蘿蔔的野蔬；於是那一位長工，在交冬以後，便又加了一門挑担上市集去賣野蔬的日課。

董玉林有一天上縣城去賣玉蜀黍回來，在西門的舊貨鋪裏忽而發見了一張還不十分破漏的舊網；他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了回來，加了一番補綴，每天晚上就又可以上江邊去捕捉魚蝦了；所以在長工的野蔬担頭，有時候便會有他老婆新養的鷄子生下來的鷄蛋和魚蝦之類混在一道。

照董村的習慣，農忙的夏日，每日須吃四次較清閑的冬日，每日也要吃三次粥飯的；董長子死

以在長工的野蔬抯頭，有時候便會有他老婆新養的鷄子生下來的鷄蛋和魚蝦之類混在一道。
照董村的習慣，農忙的夏日，每日須吃四次，較清閑的冬日，每日也要吃三次粥飯的；董長子死

後董玉林以節省爲名，把夏日四次的飲食改成了三次，冬日的三餐縮成了兩次或兩次半；所謂半餐者，就是不動爐火，將剩下來的粥飯胡亂吃一點充飢的意思。

董長子死後的第二年，董村附近一帶於五月水災之餘，入秋又成了旱荒。村內外的居民賣兒鬻女，這一年的冬天大家都過不來年。玉林夫婦外面雖也在裝作愁眉苦眼，不能終日的樣子，但心裏却在私私地打算，打算着如何的趁此機會，來最有效力地運用他們父親遺下來的那一甕私藏。

最初先由玉林嫂去嘗試，拿了幾塊大洋，向尙有田產積下的人家去放年終的急款，言明兩月之後，本利加倍償還，若付不出現錢的時候，動用器具，土地使用權，小兒女的人身之類，都可以作抵，臨時估價定奪。經過了這一年放款的結果，董玉林夫婦又發現了一條很迅速的積財大道了；從此以後，不但是每年的年終，董玉林家門口成了近村農民的集會之所，就是當青黃不接，過五月節八月節的時候，也成了那批忠厚老實家裏還有一點薄產的中小農的血肉的市場。因爲日乾喝鹽滷重利盤剝的惡毒，誰不曉得，但急難來時，沒有當鋪，沒有信用小借款通融的鄉下的農民，除走這一條極路外，更還有什麼另外的法子？

猢猻手裏的菓子，有時候也會漏縫，可是董家的高利放款，卻總是萬無一失，本利都撈得回來

的。只須舉幾個小例出來，我們就可以見到董玉林夫婦討債放債的本領。原來董村西北角土地廟裏一向是住有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尼姑，平常老在村裏賣賣紙糊錠子之類，看去很像有一點積貯的樣子的。她忽而傷了風病倒了，玉林嫂以爲這無根無蒂的老尼死後，一筆私藏，或可以想法子去橫領了來，所以閑下來的時候，就常上土地廟去看她的病，有時候也帶一點錢不值的禮物過去。後來這老尼的病愈來愈重了，同時村裏有幾位和她認識的吃素老婆婆，就勸她拿點私藏出來去抓幾劑藥服服。但她却一口咬定沒有餘錢可以去求醫服藥。有一次正在爭執之際，恰巧玉林嫂也上菴裏看老尼的病了；聽了大家的話，玉林嫂竟毫不遲疑，從布裙袋裏掏出了兩塊錢來說：「老師父何必這樣的裝窮？你捨不得化錢，我先替你代墊了罷！」說着就把這兩塊錢交給了一位吃素老婆婆去替老尼請醫買藥。大家於齊聲讚頌玉林嫂的大度之餘，就分頭去替老尼服務去了。可是事不湊巧，老尼服了幾劑藥，又捱了半個多月之後，終於斷了氣死了。玉林嫂聽到了這個消息，就丟下了正在燒的飯鍋，一直的跑到了廟裏。先將老尼的屍身牀邊搜索了好大半天，然後又在地下壁間破桌底裏，發掘了個到底，搜尋到了傍晚，眼見得老尼有私藏的風說是假的了，她就氣忿忿的守在廟裏，不肯走開。第二天早晨，村裏的有志者一角二角的捐集起了幾塊錢，買就了一具薄薄的棺材來

收殮老尼的時候，玉林嫂乘衆人不備的當中，一把搶了棺材蓋子就走。衆人追上去問她是何道理，她就說老尼還欠她兩塊錢未還，這棺材蓋是要拿去抵賬的。於是再由衆人集議，只好再是一角二角的湊集起來，合成了兩塊錢的小洋去向玉林嫂贖回這具棺材蓋子。但是收殮的時候，玉林嫂又來了，她說兩塊錢的利子還沒有，硬自將老尼身上的一件破綿襖剝了充當半個月的利息，結果，老尼只穿了一件破舊的小衫被葬入了地下。

還有一個小例，是下村阿德老頭的一齣悲喜劇。阿德老頭一生不曾結過婚，年輕的時候，只幫人種地看牛，賺幾個微細的工資，有時也曾上隣村去當過長工。他半生節衣縮食，一共省下了二三十塊錢來買了兩畝沙地在董玉林的沙田之旁。現在年紀大了，做不動粗工了，所以只好在自己的沙地裏搭起了一架草舍，在那裏等待着死，因爲坐吃山空，幾個零錢吃完了，故而在那一年的八月半向董玉林去借了一塊大洋來過節。到了這一年的年終，董玉林就上阿德的草舍裏去坐索欠款的本利，硬要阿德兩畝沙地寫賣給他。阿德於百般哀告之後，董玉林還是不肯答應，所以氣急起來，只好含着老淚，奔向了江邊說：「玉林吓玉林，你這樣的逼我，我只好跳到江裏去尋死了！」董玉林拿起一枝竹竿，追將上來拚命的向阿德後面一推，竟把這老頭擠入到了水裏，一邊更伸長了竹竿，

一步一步的將阿德推往深處，一邊豎起眉毛，咬緊牙齒，又狠狠地說：「你這老不死，欠了我的錢不還，還要來尋死尋活麼？我索性送了你這條狗命！」末了，阿德倒也有點怕起來了，只好大聲哀求着說：「請你救救我的命罷！我寫給你就是，寫給你就是！」這一齣喜劇，哄動了遠近村民都跑了過來旁看熱鬧。結果，董玉林只找出了十幾塊錢，便收買了阿德老頭的那兩畝想聽作喪葬本用的沙地。

董玉林夫婦對於放款積財既如此地精明辣手，而自奉也十分的儉約；嘗如吃煙罷，本來就是一件不必要的奢侈，但兩人在長夜的油燈光下當計算着他們的出入賬目時，手空不過，自然也要弄一枝烟管來咬咬。單吸烟葉，價目終於太貴，於是他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將艾葉蓬蒿及其他的雜草之類，晒乾了和入在烟葉之內。火柴買一盒來之後，也必先施一番選擇，把桿子粗的火柴揀選出來，用刀劈作兩份三份。好使一盒火柴作盒半或兩盒的效用。

董家的財產自然愈積愈多了，附近的沙田山地以及耕牛器具之類，半用強買半用燒壓的手段，收集得比董長子的時代增加到了三四倍的樣子。但是不能用金錢買，也不能用暴力得的兒子女兒，在他們結婚後的七年之中，却生一個死一個地死去了五個之多。同村同姓的閑人等，當冬天農事之暇，坐上香火廳前去烤榾柮火，談東隣西舍的閑天的時候，每嗤笑着說：「這一對鬼夫妻，吮

兒在他們結婚後的七年之中却生一個死一個地死去了五個之多。同村同姓的閑人等，當冬天農事之暇，坐上香火廳前去烤榾柮火，談東隣西舍的閑天的時候，每嗤笑着說：「這一對鬼夫妻，吮吸了我們的血肉還不夠，連自己的骨肉都吮吸到肚裏去了；我們且張大着眼睛看罷！看他們那一份惡財，讓誰來享受！」這一種田地被他們剝奪了去以後的村人的毒語，董玉林夫婦原也是常有得聽到；而兩夫婦在半夜裏於打算盤上流水賬上得疲倦的時候，也常常要突地沈默着回過頭來看看自家的影子，覺得身邊總還缺少一點什麼。於是玉林嫂發心了，要想去拜拜菩薩，求求子嗣；董玉林也想到了，覺得只有菩薩可以使他們的心願滿足實現。

但是他們上遠處去燒香拜佛，也不是毫無打算地出去的。第一總得先預備半年，積貯了許多本地的土貨，好教一船裝去，到有靈驗的廟宇所在地去賣；第二船總雇的是回頭便船，價錢可以比旁人的賤到三分之二；幷且殺到了這一個最低船價之後，有時候還要由他們自己去兜集幾個同行者來，再向這些同行者收集些搭船的船鈔。所以別人家去燒香拜佛，總是去化一筆錢在佛門弟子身上的，獨有董玉林夫婦的燒香拜佛却往往要賺出一筆整款來，再去加增他們的放重利的資本。幷且他們的自奉的儉約，有時候也往往會施行到菩薩的頭上。譬如某大名刹的某某菩薩，要製一件繡袍的時候，這事情，總是由大善士董玉林夫婦去爲頭寫捐的回數多。假使一件繡袍要大洋五十元的話，他們總要去寫集起七十元的總款，纔茲去做。而做繡袍的店裏，也對董大善士特別的

肯將就，肯客氣；倘使別人去定，要五十元一件的繡袍，由董大善士去定，總可以讓到三十五元或竟至三十元左右。因爲董大善士市面很熟悉，價格都知道，這倒還不算稀奇，最取巧的，是董大善士能以半價去買到外面是與原定上貨一樣好看的次貨來充材料，而材料的尺寸又要比原定的尺寸短小一點；雖然廟祝在替菩薩穿上身去的時候要多費一點力，但董大善士的旅費，飲食費，交際費，却總可以包括在內了。

董大善士更因爲老發起這一種工程浩大的善舉之故，所以四鄉結識的富紳地主也特別的多。這些富紳地主，到了每年的冬天，拿出錢來施米施衣，米票錢票，總要交一大把給董大善士，託他們夫婦在就近的鄉間去酌量施散。故而每年冬天非但董玉林夫婦的近親戚屬，以及自家家裏的長工短工，都能受到董大善士的恩惠，就是董大善士養在家裏的猪羊鷄犬，吃的也都是由米票向米店去換來的糠麋。至於綿衣呢，有時候也會鑽到他們夫婦的被裏去變了胎，有時候也會上他們自己僱的短工的人家去變作了來年農忙時候的一工兩工的工資的預付。

最有名的董氏夫婦的一件善舉，是在那一年村裏有瘟疫之後的施材。董玉林向城裏的善堂去領了一筆款來之後，就雇工動手，做了十幾具棺木，寄放在董氏的家廟裏待施。木頭都是近村山

上不費錢去斫來的松木，而棺材匠也是臨時充數，只吃飯不拿錢的鄰村的木匠。凡須用這一批棺

去領了一筆款來之後，就雇工動手，做了十幾具棺木，寄放在董氏的家廟裏待施。木頭都是近村山上不費錢去斫來的松木，而棺材匠也是臨時充數，只吃飯不拿錢的鄰村的木匠。凡須用這一批棺木的人，多要出一點手續費；而棺木的受用者還有一個必須是矮子的條件，因爲這一批施材做得特別的短小，長一點的屍身放下去，要把雙脚折短來的緣故。

董玉林夫婦既積了財，又行了善，更敬了神，菩薩自然也不得不保佑他們了，所以自從他們現在的那位大小姐婉珍生下地來以後，竟一帆風順，毫無病痛地被他們養大到了成人；其後過不上幾年，并且還又添上了一位可以繼續家傳後的兒子大發。

二 暴風雨時代

太陽昇高了一段，寒將江兩岸的一幅冬晴水國圖點染得分外的鮮明，分外的清瘦。顏色雖則已經不如秋晚似的紅潤了，但江南的冬景，在黃蒼裏，總仍舊還帶些黛色的濃青。尤其是那些蒼老的樹枝，有些圍繞着飛鳥，有些披堆着稻草，以晴空作了背景，在船窗裏時現時露地低昂着，使兩禮拜前纔從杭州回來的婉珍，忽而想起了這一次寒假回籍，曾在路上同行過一天一夜的那位在上海讀書的衢州大學生。

船行的緩慢，途上的無聊，幸虧在江頭輪船上遇着了這一位活潑健談的青年，終於使她在一

日一夜之中認識了目前的中國，奄奄待斃的現狀，和社會狀態必須經過一番大變革的理由。婉珍也已經十八歲了，雖則這大學生所用的名詞，還有許多不能瞭解，但他的熱情，他的射人的兩眼，和因說話過多而興奮的他那兩頰的潮紅，却使婉珍感到了這一位有希望有學問的青年的話，句句是眞的。在輪船上艙裏和他同吃了兩次飯，又同在東關的一家小旅館裏分居寄了一宵宿，第二天在蘭溪的埠頭，和他分手的時候，婉珍不曉怎麼的心裏却感到了一種極淡的悲哀，彷彿是在曉風殘月的楊柳岸邊，離別了一位今生不能再見的長征的壯士。

回到了鄉裏，見到了老父老母，和還不曾脫離頑皮習氣的弟弟，旅途上的這一片餘痕，早就被拂拭盡了；直到後來，聽到了那些風聲鶴唳的傳說，見到了舉室倉皇的不安狀態，當正在打算避難出發的前幾日，婉珍纔又隱隱地想起了這一位青年。

「要是他在我們左右的話，那些紀律毫無的北方軍隊，誰敢來動我們一動？社會的改革，現狀的打破，這些話眞是如何有力量的話！而上船下船，入旅舍時的他那一種慇懃扶助的態度，更是多麼足以令人起敬的舉動！」

當她整理箱籠，會萃物件的當中，稍有一點空下來的時候，腦裏就會起這樣的轉念；現在到了那一條兩岸是江村水驛的路上，她這想頭，同温舊書的人一樣，想得更加確鑿有致了。到了最後，牠

當她整理箱籠，會萃物件的當中，稍有一點空下來的時候，腦裏就會起這樣的轉念；現在到了那一條兩岸是江村水驛的路上，她這想頭同溫舊書的人一樣，想得更加確鑿有致了。到了最後，她還想到了一張在杭州照相館的窗裏看見過的照片；一個青春少女，披了長紗，手裏捏着一束鮮花站在一位風度翩翩，穿上西裝的少年的身旁。

董婉珍的相貌，在同班中也不算壞。面部的輪廓，大致像她的爸爸董玉林；但董家世相的那一個朝天獅子鼻，却和她母親玉林嫂的鷹嘴鼻調和了一下，因而婉珍的全面部，就化成了一個很平穩的中人之相，不引人特別的注意，可以不討人的厭。不過女孩子的年齡，終竟是美的判斷的第一要件；十八歲的血肉，裝上了這一副董家世襲的稍爲長大的骨格，雖則皮色不甚細白，衣飾也只平常——是一件短襖，一條黑裙的學校制服——可那一種強壯少女特有的撩人之處，畢竟是不能掩沒的自然的巧製，也就是對於異性的吸引力蒸發的洪爐。那一天午後，在斜陽裏，董家的這隻避難船到蘭溪西城外的埠頭靠岸的時候，董婉珍的一身健美，就成了江邊亂昏昏的那些閑雜人等的注目的中心。

董玉林在縣城裏租下的，是西南一條小巷裏的一間很舊的樓屋。樓上三間，樓下三間，間數雖則不少，租金每月却還不到十元；但由董玉林夫婦看來，這房租似乎已經是貴到了極頂了，故而草

草住定之後，他們就在打算出租，將樓底下三間招進一家出得起租金的中產人家來分房同住。幾天之內，一家一家，同他們一樣從近村逃避出來的人家，來看房屋的人，原也已經有過好幾次了，但都因爲董玉林夫婦的租價要得太貴，不能定奪。在這中間，外面的風聲，却一天緊似一天，市面幾幾乎成了中歇的狀態；終於在一天寒雲凄冷的晚上，前線的軍隊都退回來了，南城西城外的兩條水埠，全駐滿了雜七雜八，裝載軍隊人夫的兵船。

董玉林剛捧上吃夜飯的飯碗，忽聽見一陣喇叭聲從城外吹了過來，慌得他發着抖，連忙去關閉大門。這一晚他們五個人不敢上樓去宿，只在樓下的地板上鋪上臨時的地鋪，提心吊膽地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使婢愛娥，悄悄開了後門，打算上橫街的那家豆腐店去買一點豆腐來助餐的，出去了好半天終於靑着臉仍復拿着空碗跑回來了；後門一閂上，她也發着抖拉着玉林嫂低低地在耳邊說：

「外面不得了了，昨晚在西門外南門外都發生了姦搶的事情。街上要拉夫，船埠頭去封船；船長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也沒有一家開門的店家。豆腐店的老頭，在排門小窗裏看見了我，就馬上叫我進去，說——你這姑娘，眞好大的胆子！——接着就告訴了我一大篇的駭殺人的話，說在蘭溪也要

一外面不得了了，昨晚在西門外南門外都發生了姦擄的事情，街上要拉夫，船埠頭去封船，長
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也沒有一家開門的店家。豆腐店的老頭，在排門小窗裏看見了我，就馬上叫我進去，說——你這姑娘，眞好大的胆子！——接着就告訴了我一大篇的駭殺人的話，說在蘭溪也要打仗呢！」

董玉林一家五口，有一頓沒一頓的餓着肚皮，在地鋪上捱躺了兩日三夜，忽聽見門外有脚步聲來了；午前十點鐘的光景，於聽見了一陣爆竹聲後，幷且還來了一個人敲着門，叫說：

「開開門來罷！孫傳芳的土匪軍已經趕走了，國民革命軍今天早晨進了城，我們要上大雲山下去開市民大會，歡迎他們。」

董玉林開了半邊門，探頭出去看了一眼，看見那位說話的，是一位本地的青年，手裏拿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青灰的短衣服上，還吊上了一兩根皮帶。他看出了董玉林的發抖驚駭的弱點，就又站住了脚，將革命軍是百姓的軍隊，決不會擾亂百姓的事情，又仔細說了一遍。在說的中間，婉珍阿發都走出來了，立上了她們父親的背後。婉珍聽了這青年的一大串話後，馬上就想起了那位同船的大學生，「原來他們的話，都是一樣的！」直一位青年說了一陣之後，又上鄰家去敲門勸告去了。直到後來，他們纔茲曉得，他就是本城西區的一位負責宣傳員。

革命高潮時的緊張生活開始了，蘭溪縣裏同樣地成立了黨部，改變了上下的組織，舉發了許多土劣的惡行，沒收了不少的逆產。董婉珍在一次革命軍士慰勞游藝會的會場裏，眞出乎她的意

料之外，忽然遇見了一位本地出身的杭州學校裏她同班的同學。這一位同學，在學校的時候，本來也就以演說擅長著名的。現在居然在本城的黨部所屬的婦女協會裏做了執行委員了。

她們倆匆匆立談了一會，各問了地址，那位女同志就忙着去照料會場的事務去了；那一天晚上，董婉珍回到了家裏，就將這一件事情告訴了她的父母，末了且還加了一句說：

「她在很懇切地勸我入黨，要我也上婦女協會或黨部去服務。」

董玉林自黨軍入城之後，看了許多紅綠的標語，聽了幾次黨人的演說，又目擊了許多當地的富豪的被囚被罰，心裏早就有點在恨也有點在怕，怕這一隻革命黨的鐵手，要抓到他自己的頭上來；現在聽到了自己的愛女的這一句入黨的話，心裏頭自然就湧起了一股無名的怒火。

「你也要去做革命黨去了麼？哼，人家的錢財，又不是偸來搶來的，那些沒出息的小子，眞是胡鬧，什麼叫做逆產？什麼叫做沒收？他們纔是敲竹槓的人。」

董玉林對婉珍，一向是不露一臉怒容，不說一句重話的，幷且自從她上省城去進了學校以來，更加是加重了對她的敬愛之心了，這一晚在燈下竟高聲駡出了這幾句話來，駭得他的老妻，一時也沒有了主意。三人靜對着沉默了好一晌，聰明刻薄的玉林嫂，纔想出了一串緩衝的勸慰之語：

更加是加重了對她的敬愛之心了，這一晚在燈下竟高聲罵出了這幾句話來，駭得他的老妻，一時也沒有了主意。三人靜對着沉默了好一晌，聰明刻薄的玉林嫂，纔想出了一串緩衝的勸慰之語：

「時勢是不同了，城裏頭變得如此，我們鄉下，也難保得不就有什麼事情發生。讓婉珍到她的朋友那裏去走走，多認識幾個人，也是一件好事；你也不必發急，只須叫她自己謹慎一點就對了。」

她究竟是董玉林的共艱苦的妻子，話一涉及到了利害，董玉林仔細一想，覺得她的意見倒也不錯。這一場家庭裏的小小的風波，總算也很順當地就此結了局。

三　混沌

董婉珍終於進了黨，上縣黨部的宣傳股裏去服務去了；促成她的這急速的入黨的理由，是董村農民協會的一個決議案。他們要沒收董玉林家全部的財產，禁止他們一家的重行回到村裏來盤剝。地方農民協會的決議案，是要經過縣黨部的批准纔能執行的；董玉林一聽到了這一個消息，馬上就催促他自己的女兒去向黨部裏活動，結果，在這決議案還沒有呈上來之先，董婉珍就做了黨部宣傳股的女股員。

宣傳股股長錢時英，正滿二十五歲，是從廣東跟黨軍出發，特別留在這軍事初定的蘭溪縣裏，指導黨務的一位幹練的黨員。故鄉是湖南，生長於安徽，是蕪湖一個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二年前就去廣東投效，係黨政訓練所第一批受滿訓練出來的老同志。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但是一身結實的骨肉，使看他一眼的人，能感受到一種堅實，穩固，沉靜的印象，和對於一塊安固的磐石所受的印象一樣。臉形本來是長方的，但因爲肉長得很豐富，所以略帶一點圓形。近視眼鏡後的一雙細眼，黑瞳人雖則不大，但經他釘住了看一眼後，彷彿人的心肝也能被透視得出來的樣子。他的話平常是少說的，可是到了緊要的關頭，總是一語可以破的，什麼天大的問題，也很容易地爲他輕輕的道破，解決，處置得妥妥服服。他的笑容，雖則常常使人看見，可是他的笑臉，却與一般人的詐笑不同，眞像是心花怒放時的微笑，能夠使四周圍的黑暗，一時都變爲光明。

董婉珍在他對面的一張桌上辦公，初進去的時候，心裏每有點膽小，見了他簡直是要頭昏腦脹，連坐立都有點兒不安。可是後來在擬寫標語，鈔錄案件上犯了幾次很可笑的錯誤，經他微笑着訂正之後，她覺得這一位被同志們敬畏得像神道似的股長，却也是很容易親近的人物。

這一年江南的冬天，特別的和暖，入春以後，反下了一次並不小的春雪。正在下雪的這一天午後，是星期六，錢股長於五點鐘去出席了全縣代表大會回來的時候，臉上顯然地露出了一臉猶豫的神情。他將皮篋拿起放下了好幾次，又側目向婉珍看了幾眼，彷彿有什麼要緊的話要對她說的樣子，但後來終於看看手表，拿起皮篋來走了，走到了門口，重新又回了轉來，微笑着對婉珍說：

後是星期六錢股長於五點鐘去出席了全縣代表大會回來的時候他臉上一[illegible]的神情。他將皮篋拿起放下了好幾次，又側目向婉珍看了幾眼，彷彿有什麼要緊的話要對她說的樣子，但後來終於看看手表，拿起皮篋來走了，走到了門口，重新又回了轉來，微笑着對婉珍說：

「董同志，明天星期日放假，你可不可以同我上橫山去看雪景？中午要在縣政府裏聚餐，大約到三點鐘左右，請你上西城外船埠頭去等我。」

婉珍漲紅了臉，低下了頭，只輕輕答應了一聲；忽而眼睛又放着異樣的光，微笑着，擧起頭來，對錢時英瞥了一眼。錢時英的目光和她的遇着的時候，倒是他驚異起來了，馬上收了笑容，作了一種疑問的樣子；遲疑了一二秒鐘，他就決下了心就出了辦公室。這時候辦公室裏的同事們已經走得空空，天色也黑沈沈的暗下去了，只剩了一段雪片的餘光，在那裏照耀着婉珍的微紅的雙頰，和水汪汪的兩眼。

董婉珍於走回家來的路上，心臟跳突得厲害；一面想着錢時英的那一種堅實老練的風度，一面又回味着剛纔的那一臉微笑和明日的約會，她在路上幾乎有點忍耐不住，想叫出來告訴大家的樣子。果然，這樣范然地想着走着，她把回家去的路線都走錯了，該向西的轉灣角頭，她却走向了東。從這一條狹巷，一直向東走去，是可以走上黨部辦事人員的共同宿舍裏去的，錢時英的宿所就在那裏。她想索性將錯就錯，馬上就上宿舍去找錢時英出來，到什麼地方去過牠一晚，豈不要比捱

等到天明，倒還好些，但是又不對，住在那裏的人是很多的，萬一被人家知道了，豈不使錢時英爲難？想到了這裏，飛上她臉來的雲片，帶起刺激性來了，涼陰陰的一陣逆風，和幾點冰冷的雪水，使她的思想，又回復了常軌，將身體一轉，她纔走上了回家去的正路。

漫漫的一夜，和遲遲的半天，董婉珍守候在家裏眞覺得如初入監獄的囚犯。翻來覆去，在牀上亂想了一個通宵，天有點微明的時候，她就披上衣服，從被裏坐了起來。但從窗隙裏漏進來的亮光，還不是天明的曙色，却是積雪的淸輝。她睡也再睡不着了，索性穿好衣服，走下牀來拈旺了燈。她想下樓去梳洗頭面，可是愛娥還沒有起牀，水是冰凍着的，沒有法子，她只好順手向書架上抽了一本書，亂翻着頁數，心裏定下第幾行和第幾字的數目來測驗運氣。先翻了四次，是「恆」「也」「有」「終」的四個字。猜詳了半天，她可終於猜不出這四字的意思；但樓底下却在起動靜來了，當然是愛娥在那裏燒水煮早餐，接着又翻了三次，得着了「則利之」的三個字，她心裏纔寬了起來，因爲有一個「利」字在那裏，至少今天的事情總是吉的。

下樓去洗了手臉，將頭梳了一梳，早餐吃後，婦女協會的那位同學跑來看她了，她心裏一樂，喜歡得像得了新玩具的小孩。因爲她的入黨，她的去宣傳服務，都是由這位女同學介紹的。昨天股長既和她有了密約，今天這位原介紹人又來看她，中間一定是有些因果在那裏的。她款待着她避

歡得像得了新玩具的小孩。因爲她的入黨，她的去宣傳股服務，都是由這位女同學介紹的。昨天股

長既和她有了密約，今天這位原介紹人又來看她，中間一定是有些因果在那裏的。她款待着她，瀝盡了自己所有的好意。不過從這一位女同學的行動上言語上看來，似乎總是心中夾着了一件事情，要想說又有點說不出來的樣子。她愈猜愈覺得有吻合的意思了，因而也老阻止住她，不使她說出，打算於下午去同錢股長密會之後，再教她來向父母正式的提議談判。終於坐了一個多鐘頭，這位女同學告辭走了。她的心裏又添了一層盼望着下午三點鐘早點到來的急意。

催促着愛娥提早時間燒了早飯，飯後又換衣服，照鏡子地修飾了一陣，兩點鐘還沒有敲，她就穿了那件新做的灰色長袍，走上了西城外的碼頭。天放晴了，道路上雖則濘泥沒膝，但那一灣天蓋，却眞藍得迷人。先在江邊如醉如癡的往返走了二三十分鐘，向一位兜攬生意的老船夫說好了上橫山去的船價，她就走下了船，打算坐在船裏去等錢股長的到來。但心裏終覺得放心不下，生怕他到了江邊，又要找她不到，於是又撩起長袍，踏上了岸。像這樣的濘泥道上的太陽光裏上上落落，來來去去，更捱了半個多鐘頭，正交三點鐘的光景，她老遠就看見錢時英微笑着來了；今天他和往日不同，穿的却是一件黑呢的棉袍。從這非製服的服色上一看，她又感到了滿心的喜悅，猜測了他今天的所以要不穿制服的深意。

兩人下船之後，錢時英儘是默默地含着微笑，在看兩岸斜陽裏的雪景。董婉珍滿張着希望的雙眼，只在一眼一眼地貪看他的那一種瀟洒的態度。船到了中流，錢時英把眼睛一轉，視線和她的交叉了，他立時就變成了一種鄭重的臉色。眼睛釘視着她，呆了一呆，他先叫了一聲「董同志！」婉珍雙頰一紅，滿身就呈露出了羞媚，彷彿是感觸到了電氣。同時她自己也覺着心在亂跳，肌肉在微微地抖動。他叫了一聲之後，又囁嚅着，慢慢地說：

「董同志！我們從事，從事革命的人，做這些事情，本來，本來是不應該的……」

聽了他這一句話，她的羞媚之態，顯露得更加濃厚了，眼睛裏充滿了水潤的晶光，氣也急喘得像一個重負下的苦力。嘴唇微微地顫動着，一層緊張的氣勢，使她全身更抖得厲害。

「不過，這這一件事情，究竟叫我怎麼辦哩？昨天，昨天的全縣代表大會裏，董村的代表，將一件決議案提出了；本來我還不曉得是關於你們的事情，後來收大會派給了我去審查，呈文裏也有你的名字，你父親的許多霸占，強奪，高利放款，借公濟私的劣蹟說得確確實實，并且還指出了你們父女的隱居縣城，蒙混黨部的事實。我，我因為在辦公室裏，不好來同你說，所以今天特為約你出來，想和你來談一談。」

董婉珍於情緒緊張到了極頂之際，忽而受到了這一個打擊，一種極大的失望和極切的悲哀，

董婉珍於情緒緊張到了極頂之際，忽而受到了這一個打擊，一種極大的失望和極切的悲哀，使她失去了理性，失去了意志，不等錢時英的那篇話說完，就同冰山倒了似的將身體倒到了錢時英的懷裏不顧羞恥，不能自制，只嗚嗚地抽咽着大哭了起來。

錢時英究竟也是一個血管裏有熱血在流的青年男子，身觸着了這一堆温軟的肉體，又目擊着她這一種絕望的悲傷，憐憫與慾情，混合成了一處，終於使他的冷靜的頭腦，也把平衡失去了；兩手緊抱住了她的上半身，含糊地說着：「你不要這樣子，你不要這樣子，」不知不覺竟漸漸把自己的頭低了下去，貼上了她的火熱的臉。到了兩人互相抱着，嘴唇與嘴唇吸合了一次之後，錢時英纔同受了雷震似地醒了轉來；一種冷冰冰的後悔，和自責之念，使他跳立了起來，滿含着盛怒與怨恨，唉的長嘆了一聲，反同木鷄似地呆住了。本來他的約她出來，完全是爲了公事，絲毫也沒有邪念的；他想先叫她自己辭了職，然後再温和地將她父親的田產發還一部分給原來的所有人。這事情他昨天也已經同她的那位介紹人說過了，想叫她的那位同學，先勸慰她一下，叫她不要因此而失望，工作可以慢慢地再找過的。而他的這些深謀遠慮，這腔體恤之情，現在却只變成了一種汚濁的私情了。以事情的結果來評斷，等於他是乘人之危，因而強占了他人的妻女。這在平常的道義上，尚且

說不過去，何況是身膺革命重任的黨員呢？但是事情已經做錯了，繫鈴解鈴，責任終須自己去負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還是和她結合了之後，慢慢的再圖補救罷！錢時英想到了這裏，一時眼前也覺得看到了一條黯淡的光明。他再將一隻手搭上了她的還在伏着肩背，柔和地叫她坐起來掠一掠頭髮，整一整衣服的時候，船却已經到了橫山的脚下，她的淚臉上早就泛映着一層媚笑了。

四　寒潮

大雪後的橫山一角，比平日更添了許多的嫵媚。船靠岸這面沿江的那條小徑，雪已經溶化了大半了，但在道旁的隙地上，泥壁茅檐的草舍上，枯樹枝上，都還鋪蓋着一陣殘雪的晶皮。太陽打了斜，東首變成了山陰，半江江水，壓印得紫裏帶黑，活像是水墨畫成的中國畫幅。錢時英攙扶着董婉珍，爬上了橫山廟的石級，向蘭溪市上的人家縱眺了一回，兩人胸中各感到了一種不同的喜悅。

半城煙戶，參差的屋瓦上，都還留有着幾分未化的春雪；而環繞在這些市廛船隻的高頭，渺渺茫茫，照得人頭腦一清的却是那一弓藍得同靛草花似的蒼穹。更還有高帶着白帽的遠近諸山，與突立在山嶺水畔的那兩枝高塔，和迴流在蘭溪縣城東西南三面的江水湊合在一道，很明悉地點出了這幅最豐華也沒有的江南的雪景。

在董婉珍方面哩，覺得這一天大雪，是她得和錢股長結合的媒介；漫天匝地的白色便是預示

出了這幅最豐華也沒有的江南的雪景。

在董婉珍方面哩，覺得這一天大雪，是她得和錢股長結合的媒介；漫天匝地的白色便是預示着她們能夠白頭到老的好兆頭。父親的急難，自己的將來，現在的地位，都因錢時英的這一次俯首而解决了。在錢時英的一面呢，以爲這發育健全的董婉珍，實在有點可憐。身體是都麼結實，普通智識也相當具備的，所缺乏的，就是沒有訓練；只須有一個人能夠好好的指導她，扶助她，那這一種女青年，正是革命前途所需要的人才。而在這一種正心誠意的思想的陰面，他的枯燥的宿舍生活，他的二十五歲的男性的渴求，當然也在那裏發生牽引。

面前是這樣的一片大自然的煙景，身旁又是那麼純潔熱烈的一顆少女求愛的心，錢時英看看周圍，看看董婉珍的那一種完全只顧目前的快樂，並無半點將來的憂慮的幼稚狀態，自然把剛纔船裏所感到的那層懊恨之情，一筆勾了。

兩人憑着石欄，向蘭溪市上，這裏那裏的指點了一陣，忽而將目光一轉，變成了一個對看的局勢。董婉珍羞紅了臉，雖在笑着側轉了頭，但眼睛斜處，片刻不離的，仍是對錢時英的全身的打量，和他的面部的諦視。錢時英只微笑着默默地在細看她的上下，彷彿他和她還是初次見面的樣子。第二次四目遇合的時候，錢時英覺得非說話不可了，就笑着問她：

「你還有勇氣，再爬上山頂上去麼？」

「你若要去，我便什麼地方也跟了你去。」

「好罷，讓我們去比比脚力看。」

先上廟裏向守廟的一位老道問明了上蘭陰寺去的路徑，他們就從側面的一條斜坡山路走上了山。斜坡上的雪，經午前的太陽一曬，差不多溶化淨了；但看去似乎不大粘溼的黃泥窄路，走起來却眞不容易。董婉珍經過了兩次滑跌，隨後終於將彈簧似的身體靠上了錢時英的懷裏。慢慢地談着，走着，走上那座三角形的橫山東頂的時候，他們的談話，也恰巧談到了他們兩人的以後的大計。

「今天的我們的這一個祕密，只能暫時不公布出來。第一總得先把那條董村的決議案辦了纔行，徇私舞弊，不是我們革命的人所應做的事情，你們家裏的田產之類，確有霸占的證據的，當然要發還一部分給原有的人。還有一層，他們既經指控了你們父女的蒙蔽黨部，你自然要自動辭職，暫時避去嫌疑，等我們把這一件案子辦了之後，再來服務不遲。……我的今天的約你出來，本意就爲了此，可是，可是現在成了這樣的一個結局，事情倒反而弄殭了；我打算將這兒的黨務劃出了一個規模之後，就和你離開此地，免得受人家的指摘。你今天回去，請你先把這一層意思對你兩老

個規模之後，就和你離開此地，免得受人家的指摘。你今天回去，請你先把這一層意思對你兩老說一說明白，等案件辦了之後，我們再來提議婚事……」

董婉珍聽了他這一番勸告，心裏却微微地感到了一點失望；明天假使馬上就辭了職，那以後見面的機會不就少了麼？父母的事情，財產的發落，原是重大的，可是和那些青年男子在一道廝混的那種氣分；早出晚歸，從街上走過，受人側目注意的那種私心的滿足；還有最覺得不可缺的一件大事，就是這一位看去和磐石似的錢股長的愛撫，她現在正在想姿意飽受的當兒，若一辭了職，都向那裏去求，那裏去得呢？

錢時英看到了她的略帶憂鬱的表情，心裏當然也猜出了她的意思，所以又只能補充着說：

「做事情要顧慮着將來的，僅貪愛一時的安逸，沒入於一時的忘我，把將來的大事擱置在一邊，是最不革命的行爲；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這一層總該看得穿。」

一次強烈的擁抱，一個火熱的深吻，終於驅散了董婉珍臉上的愁雲。他們走到了蘭陰寺前，看見了衢江江上的斜陽，西面田野裏的積雪，和遠近的樹林村落上的炊煙，曉得這一天日子已經垂暮，是不得不下山回去的時候了。兩人更倚偎着，微笑着，貪看了一忽華美到絕頂的蘭陰山下大雪

初晴的江村暮景，就從西頭的那條山腰大道，跑下了山來。

從橫山回來的這一天晚上，却輪着錢時英睡不着覺了，和昨天晚上的董婉珍一樣。他想起了在廣州的時候，和他同時受訓練的那位女同志黃烈。他和她雖然並沒有什麼戀情愛意，但互相認識了一年多，經過了幾次共同的患難，纔知道兩人的思想，行動，以及將來的志願，都是一樣的。看到了董婉珍之後，再回想起黃烈來，更覺得一個是有獨立人格的女同志，一個是只具有着生理機關的異性。離開了現實的那一重慾情的關把頭腦冷靜下來一比較，一思索，他在白天曾經感到過的那層後悔，又漸漸地漸漸地昂起了頭來。

婚姻，終究是一生所免不了的事情；可惜在廣州時的生活氣分太緊張了，所以他對黃烈終於只維持了一種同志之愛，沒有把這愛發展開去的機會。但當她要跟了北伐軍向湖南出發的前幾天，他在有一次餞別的夜宴之後，送她回宿舍去的路上，曾聽出了她的說話的聲音的異樣，她說：

「錢同志！我們從事於革命的人，本來是不應該有這些臨行惜別的感情的；可是不曉怎麼，這幾天來，頻頻受了你們諸位留在廣州的同志的餞送，我倒反而變得感情脆弱起來了，昨晚上我就失眠了半夜。你是沒有什麼可以使我振作的信條，言語，或者竟能充作互勉互勵的戒律之類？」

現在在回憶裏，重想起了這一晚的情景，他倒覺得歷歷地反聽到了她的微顫着的尾音。可惜

失眠了半夜。你是沒有什麼可以使我振作的信條，言語，或者竟能充作互勉互勵的戒律之類？」

現在在回憶裏重想起了這一晚的情景，他倒覺得歷歷地反聽到了她的微顫着的尾音。可惜當時他也正在計劃着跟東路軍出發，沒有想到其他的事情的餘裕，只說了一句那時候誰也在說的豪語，「大家振作起精神，等我們會師武漢罷！」終於祇熱烈地握了一回手就在宿舍門口的夜陰裏和她分開了。以後過了幾天，他只在車站上送她們出發的時候，於亂雜的人叢中見了她一次面。

一個男子濫於愛人，原是這人的不幸；然而老受人愛，而自己沒有十分的準備，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現在到了這一個既被人愛，而又不得不接受的關頭，他覺得更加爲難了；對於董婉珍的這件事情，竟究將如何地應付呢？要逃，當然也還逃得掉；同志中間，對於戀愛，抱積極的兒戲觀念，幷且身在實行的男女，原也很多，不過他的思想，他的毅力，却還沒有前進到這一個地步，而同時董婉珍，也決不是這一種戀愛的對手人。她實在還是幼稚得很的一個初到人生路上來學習冒險的人，將來的變好變壞，或者成人成獸，全要看她這第一次的經驗的反應如何，纔能夠決定。

「也罷，還是忍一點犧牲的痛罷！將一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的庸人，造成一個能爲社會服務致用的鬭士，也是革命者所應盡的義務；既然第一脚跨出了之後，第二脚自然也只得連帶着伸展

出去。更何況前面的去路，也還不一定是陷入的泥水深潭哩。」

想來想去，想到了最後，還是只有這一條出路。翻身側向了裏床，他正想凝神定氣，安睡一忽的時候，大雲山腳下的民衆養在那裏的雄鷄，早在作第一次催曉的長啼了。

五　藥酒盃

經過了鄉區黨部的一次查覆，董玉林的這一起案子，却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很順當地解決了。原因是爲了那些被霸占的原有業主，像阿德老頭之類，都已經死亡，而有些農民，却因在鄉無業可守，早就隻身流浪到了外埠，誰也查不出他們的下落來。至於重利盤剝的一件呢，已被剝削者手中沒有證據，也沒有做中的證人，事過勿論，還欠在那裏的幾戶，大抵全係小額，生怕以後有急有難要再去向董玉林商借的不易，也不肯出來爲難，只聽說利息可以全免，就喜歡得不得了；所以由黨部判定的結果，只將董玉林的田產，割出了幾十畝來，充作董村公立小學的學產，總算藉此以贖取了那個決議案的末一款：永遠不准他們重回老鄉的禁令。

健忙與多事的社會，經過了一個多月，大家早就把這件事情忘記了；於是辭職慰留，准請假一月的董婉珍，仍復上黨部去服務；急公好義與學捐財的董善士，反成了縣城社會的知名之士；宣傳股長錢時英這時候也公然在董家作了席上的珍客，錢股長與董女士的革命不忘戀愛，戀愛不忘

股長錢時英這時候也公然在董家作了席上的珍客，錢股長與董女士的革命不忘戀愛戀愛不忘革命的精神，更附帶着成了一般士紳的美談。

和煦的春風，吹到了這江岸的縣城市外田裏的菜花紫雲英正開得熱鬧的時候，錢董兩人的婚議也經過了正式的手續，成熟到披露的時節了。

當結婚披露的那一天晚上，董家樓下的三間空屋，除去偏東的那間新房之外，竟掛滿了許多畫軸對聯，擺上了十桌喜酒，擠緊了一縣的黨政要人。先由證婚人的縣長致了祝詞，復由介紹人的那位婦女協會執行委員報告了一次經過，當輪到主婚人的董玉林出來講話的時候，他就公正廉明，陳述了他過去的經歷，現在的懷抱，和未來的決心。

他說，他自小就是一個革命者，他所最關心的，是地方上的金融的調節，和善舉的勇爲。總理的遺教，他是每飯不忘，知行共勉的。有水旱災的時候，他會散了多少多少的財，有瘟疫的年頭，他也施了多少多少的材；而本地的劣紳因妒生忌，因忌作惡，致有前一次的決議。他現在是抱定宗旨，要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鬬革命的。中國的命脈，是在農工，他將來就打算拚他這一條老命，回到農村去服務，爲無力的佃農工人而犧牲。本來是只在村塾裏讀過三年書的這一位革命急就家，在這

一天晚上，竟把錢時英和董婉珍教他的許多不順口的名詞，說得頭頭是道，致使有幾個自上塘村和董村附近趕來吃喜酒的鄉親，大家都吐出了驚異的舌頭，私下在說：「縣城眞是不得不住，玉林只在這裏躭擱不上半年，就曉得在縣長面前說這許多鄉下人所聽不懂的話了。」

中宵客散，新夫婦正在新床上坐下的當兒，這一位成了當晚的大英雄的岳父就踏進了新房來問今後的他們倆的打算。房飯錢每月擬出多少，婉珍的薪水，可不可以提高一點，仍復歸他們兩老去收用？遲早他總是要回董村去的，那裏的黨部，可不可以由他去包辦？此外的枝節問題還有許多，弄得正在打算將筋骨鬆動一下的錢時英，幾乎茫茫然失去了知覺。倒底還是曉得父母的性質的董婉珍來得乖巧一點，看到了新郎的那一副難以應付的形容，就用了全力將父親提出的種種難題，下了一個快刀切亂麻的解決方法，她說：「今天遲了，爸爸，你也該去息息了；有什麽話，明天再談不好麽？」

結婚之後的董婉珍，處處都流露了她的一種自父祖傳下來的小節的伶俐；她知道如何地去以最賤的價格，買許多好看耐用的衣料什物來裝飾她自己的身體，她也知道如何地去用她所有的媚態，來籠絡那些同事中的有勢力的人。在新婚的情陣裏，錢時英半因寵愛，半因省事，對於她的這些小孩子似的賣弄聰明，以及操權越級的舉動，反同溺愛兒女的父母一樣，時時透露了些嘉獎

的媚態，來籠絡那些同事中的有勢力的人。在新婚的情陣裏，錢時英半因寵愛，半因省事，對於她的

這些小孩子似的賣弄聰明，以及操權越級的舉動，反同溺愛兒女的父母一樣，時時透露了些嘉獎的默認；於是董婉珍的在家庭的習慣，在社會的聲勢，以及由這些反射而來的驕縱的氣概，與夫愚妄的自信，便很急速地養成，進步，終至於確立成了她的第二的天性。

她的第一件成功，是她們倆的收入的支配；除付過了過分的房飯錢，使兩老喜歡得與高彩烈，開銷了一切所必需的應酬衣飾費用，使錢時英生活過得安安穩穩之外，第一月在她手裏就多出了一筆整款；這是錢時英自任事以來，從來也不曾有過的經驗。她的第二件的成功，是虐使用人的巧妙；新做了主婦，她覺得不雇一個用人，有些對父母不起，與隣舍人家的觀瞻有關了，所以雖則沒有必要，她也上就近鄉下去招來了一個傭婦。對這一個鄉下傭婦的訓練，她眞徹骨地顯出了她父祖所遺給她的天才。譬如早晨罷，在天還未亮，她自己起來大小便的時候，就要使了大喉嚨，叫這傭婦起來了；晚上則寗願多費一點燈油，以朋友當婚禮送給她們的一個鬧鐘做了標準，非要到十二點鬧打的時候，不准這傭婦去上床睡覺。後來因爲鬧鐘鬧得厲害，致吵醒了她們夫婦的甜睡，她於大罵了一頓傭婦的愚蠢之外，還犧牲了一塊洋紗手帕做了包在這鐘蓋上的包皮。在日裏她們不在家的時候哩，她總要找些很費事而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如米裏面挑選沙石粃子，地板上拭除灰

土泥痕之類的工作給她，使她不能有一分鐘的空；若在家裡，則她自己身上有一點癢，或肚裏忽而想到什麼，就要傭婦自動的前來服役。一步不到，或稍遲疑，她便寗願請假在家長時間的罵這愚蠢而不是父母養的鄉下婦人，使她到了地獄，也沒有個容身之處。

在外面的應酬裡，她却比錢時英活潑能幹得多；對於上面或同等的人，到處總是她去結交，她去奉承的；但對於下級或無智的鄉愚之類裡，她却又是破口便罵，一點兒也忍耐不得的股長夫人了。

所以結婚不上兩月，董婉珍的賢夫人的令名，竟傳遍了遠近，傾倒了全縣。在這中間，錢時英反而向公共會場不大去拋頭露面，在行動上言語上很顯明地露示了極端慎重和沉默的態度；而一回到了私人的寓所，他和賢夫人也難得有什麼話講，只俯倒了頭，添了許多往返函電的草擬，以及有些莫名其妙的文字的撰述。

終於黨政中樞的裂痕暴露了。在武漢，在省會，以及江西兩廣等處，都顯示了動搖，興起了大獄；本來早就被同志們訕笑作因結婚而消磨了革命壯志的錢時英，也於此時突然地向黨部裏辭去了一切的職務。

這一天的午後，當董婉珍正上北區婦女協會分會去開了指導會回來，很得意的從長街上走

本來早就被同志們訕笑作因結婚而消磨了革命壯志的錢時英也於此時突然地向黨部裏辭去了一切的職務。

這一天的午後，當董婉珍正上北區婦女協會分會去開了指導會回來很得意的從長街上走上自己家去的時候，關頭卻衝見了臉色異常難看從對面走來的錢時英。一看見了他的這一副青紫悒鬱的表情，她就曉得一定有什麼意外發生了；斂住了笑容，吊起了眉毛，她把嘴角一張，這問他要上什麼地方去。

「你來得正巧，我有話對你講，讓我們回去罷！」

聽了他這幾句吞吞吐吐的答辭，她今天在婦女分會會場裏得來的一腔熱意與歡情，早就被他驅散了一半了，更那裏還經得起末尾又加上了半句他的很輕很輕的「我，我現在已經辭去了……」的結語呢！

她驚異極了，先張大了兩眼，朝他看一看，發了一聲回音機似的反問：

「你已經辭去了職？」

看到了他的失神似的表情，只是沉默着在走向前去，她纔由驚異而變了憤怒，由憤怒而轉了冷淡，更由冷淡而化作了輕視。自己也沉默着走了一段，她纔輕輕地獨語着說：

「哼，也好罷，你只教能夠有錢維持你自己的生活就對！」

在這一句獨語裏，他聽出了她對他所有的一切輕蔑，憎惡，歹意與侮辱。說了這一句獨語之後，却是她只板着冷淡的面孔，同失神似的儘在往前走着，而不得已仰起了頭彷彿在看天思索似的他那雙近視眼，反一眼一眼的帶着疑懼的色彩向她偷視起來了。

兩人沉默着走到了家裏，更沉默着吃過了晚飯，一直到上床爲止，還不開口說一話。那個一向同猪狗似地被女主人駡慣的傭婦覺察到了這一層險惡的空氣，慌得手脚都發了抖，結果於將洋燈移放上那面鬧鐘前去的時候，撲搭地一聲竟打破了那盞洋燈上的已經用白紙補過的燈罩。

低氣壓下的雷雨發作了，女主人果然用了絕叫的聲音，最刻毒地喝駡了出來。

「×媽！×媽！×媽！你想放火麽？像你這一種沒有能力的東西，還要活在那裏幹什麽？你去死去，去死！我的霉都被你倒盡了！我，我，教我以後還有什麽顏面去見人？……」

語語雙關，句句帶刺，像這樣的指東駡西，她竟把她的裂帛似的喉嚨，駡到了嘶啞，方纔住口。在樓上的她的父母兄弟，早就聽慣了這一種她的家教的，自然是不想出來干涉；晚飯之後，他們似乎很沉酣地已經掉入了睡鄉。錢時英死抑住心頭的怒火，在她的高聲喝駡之下，只偷偷地向丹田換了幾次長氣。十二點的鐘鬧了一陣，那傭婦幽脚幽手地摸上床去睡後，他聽見這一位賢夫人的呼吸，很均勻地調節了下去；幷且興奮之後的疲倦，使她的鼾聲也比平時高了一段，錢時英到這時候

很沉酣地已經掉入了睡鄉，錢時英死抑住心頭的怒火在她的高聲喝駡之下只偷偷地向丹田換
了幾次長氣。十二點的鐘鬧了一陣，那傭婦幽脚幽手地摸上床去睡後，他聽見這一位賢夫人的呼

吸，很均勻地調節了下去；并且興奮之後的疲倦，使她的鼾聲也比平時高了一段，錢時英到這時候纔放聲嘆了一口氣，向頭上搔耙了許多回。

同墳墓似的沉默，滿罩住了這所西南城小巷裏的樓屋，等那一位傭婦的鼾聲，也微微傳到了錢時英的耳畔的時候，他纔輕輕地立起了身，穿上了便服，摸向了他往日在那裏使用的寫字檯的旁邊。先將桌上以及抽斗裏的信件稿册，向地下堆作了一堆，更把剛纔被傭婦敲破燈罩的洋燈裏的煤油，倒向了地下，他用稿紙撚成了幾個長長的煤頭紙結，擦洋火把他們點着了。黑暗裏忽兒亮了一亮，馬上又被他的口息所吹滅，只在那一大堆紙堆的中間留賸了幾點煤頭紙的星火似的微光。天井外的大門閂，經輕響動了一下，他的那個磐石似的身體，便在烏灰灰的街燈影裏跑向了東，跑出了城，終於不見了。

大約隔了一個多禮拜的樣子，上海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當旁晚來了一個體格很結實，帶着近視眼鏡，年紀二十五六歲，身材並不高大，口操安徽音，有點像學生似的旅客。他一到旅館，將房間開定之後，就命茶房上報館去買了這禮拜所出的舊報紙來翻讀。當他看到了地方通信欄裏的一項記載蘭溪火災，全家慘斃的通信的時候，他的臉上却露出一臉眞像是心花怒放似的微笑。

遲桂花

××兄：

突然間接着我這一封信，你或者會驚異起來，或者你簡直會想不出這發信的翁某是什麼人，但仔細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見得比我的好幾多倍，所以將我忘了的這一回事，或者是還不至於的，因爲這除非是要貴人或境遇很好的人，纔做得出來的事情。前兩禮拜爲了採辦結婚的衣服家具之類，纔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裏去了，偶爾去城裏一看，眞是像丁令威的化鶴歸來，觸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書鋪門口走過，一抬頭就看見了幾册關於你的傳記評論之類的書。再踏進去一問，纔知道你的著作竟積成了八九册之多了。將所有的你的和關於你的書全買將回來一讀，彷彿是又接見了十餘年不見的你那副音容笑語的樣子。我忍不住了，一遍兩遍的儘在翻讀，愈讀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見一次面。但因這許多年數的不看報，不識世務，不親筆硯的緣故，終於下了好幾次決心，而仍不敢把這心願來實現。現在好了，關於我的一切結婚的事情的準備，也已經料理到了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於明天一侵早就進城去，早就上牀去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爲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墜入了夢鄉，所以我可以靜

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爲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墜入了夢鄉，所以我可以靜靜兒的來練這久未寫作的筆，實現我已經懷念了有半個多月的心願了。

提筆寫將下來，到了這裏，我眞不知將如何的從頭寫起。和你相別以後，不過聞問的年數，隔得這麼的多，讀了你的著作以後，心裏頭觸起的感覺情緒，又這麼的複雜，現在當這一刻的中間，洶湧盤旋在我腦裏想和你談談的話，的確，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麼的繁而且亂，簡直是同將要爆發的火山內層那麼的熱而且烈，急遽尋不出一個頭來。

我們自從房州海岸別來，到現在總也約莫有十多年光景了罷！我還記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個人立在寒風裏送我上車回東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遷的主人公，寫的是不是我？我自從那一年後，竟爲這胸腔的惡病所壓倒，與你再見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機會也沒有，就此回國了。學校當然是中途退了學，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那裏還顧得到將來的立身出世？那裏還顧得到身外的學藝修能？到這時候爲止的我的少年豪氣，我的絕大雄心，是你所曉得的。同級同鄉的同學，只有你和我往來得最親密。在同一公寓裏同往得最長久的，也只有你一個人。時常勸我少用些功，多保養身體，預備將來爲國家爲人類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於風和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州

上井之頭公園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步閒遊的，除你以外，更沒有別的人了。那幾年高等學校時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現生只教一閉上眼，還歷歷透視得出來，看了你的許多初期的作品，這記憶更加新鮮了，我的所以愈讀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這些過去的往事的追懷。這些都是你和我兩人所共有的過去，我寫也沒有寫得你那麼好，就是不寫你總也還記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說。我打算詳詳細細向你來作一個報告的，就是從那年冬天回故鄉以後的十幾年光景的山居養病的生活情形。

都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見了那個肺病少女——是眞砂子罷？連她的名字我都忘了——無端惹起了那一場害人害己的戀愛事件，你送我回東京之後，住了一個多禮拜，我就囘國來了。你們的老家在離城市有二十來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是曉得的。囘家住下，我自己對我的病，倒也沒什麼驚奇駭異的地方，可是我痰裏的血絲，臉上的蒼白，和身體的瘦削，卻把我那已經守了好幾年寡的老母急壞了，因爲我那短命的父親，也是患這同樣的病而死去的。於是她就四處的去求神拜佛，採藥求醫，急得連粗茶淡飯都無心食用，頭上的白髮，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我哩！戀愛已經失敗了，學業也已輟了，對於此生，原已沒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擺布，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順。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

就落得去由她擺布，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順。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樣的奇形的草藥，和各色各樣的異味的單方，差不多都嘗了一個遍。但是怪得很，連我自己都滿以為沒有希望的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國後所經過的第二個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減輕了，夜熱也不再發，盜汗也居然止住，痰裏的血絲早就沒有了，我的娘的喜歡，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家裏替我煮藥縫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時候一樣，時時展開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真真是討人歡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藥也已經不服，有興致的時候，居然也能夠和她們一道上山前山後去採採茶，摘摘菜，幫她們去服一點小小的勞役了。是在這一年的——回家後第三年的——秋天，在我們家裏同時候發生了兩件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卻也可喜的悲喜劇。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定在城裏的那家婚約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歲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嶺的一家鄉下的富家。他們來說親的時候，原是因為我們祖上是世代讀書的，總算是來和詩禮人家攀婚的意思。定親已經定過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卻嫌妹妹年紀太小，不肯馬上准他們來迎娶，後來就因為我的病，一擱就又擱起了兩三年。到了這一回，我的病總算已經恢復，而妹妹卻早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男家來一說，我娘也就應允了他們，也算完了她

自己的一件心事，至於我的這家親事呢，卻是我父親在死的前一年為我定下的，女家是城裏的一家相當有名的舊家。那時候我的年紀雖還很小，而我們家裏的不動產卻著實還有一點可觀。併且我又是一個長子，將來家裏要培植我讀書出世是無疑的，所以那一家舊家居然也應允了我的婚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門親事，當然是我們去竭力高攀的，因為杭州人家的習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兒，非要去嫁吃飯的人家不可的。還有鄉下姑娘，嫁往城裏，倒是常事，城裏的千金小姐，卻不大會下嫁到鄉下來的，所以當時的這個婚約，起初在根本上就有點兒不對。後來經我父親的一死，我們家裏，喪葬費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後年復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裏的死飯。親族戚屬，少不得又要對我們孤兒寡婦，時時加以一點剝削，母親又忠厚無用，在出賣田地山場的時候，也不曉得市價的高低，大抵是任憑族人在從中鉤搭。就因這種種關係的結果，到我考取了官費，上日本的留學的那一年，我們這一家世代讀書的翁家山上的舊家，已經只剩得一點僅能維持衣食的住屋山場和幾塊荒田了。當我初次出國的時候，承蒙他們不棄，我那未來的親家，還送了一些贐儀路肴。後來於冬假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發生，與我的學校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們和我們的中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夜的秋晚，當我那妹妹嫁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

冬假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發生，與我的學校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們和我們的中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夜的秋晚，當我

那妹妹嫁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當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立志終身不嫁了，所以這一個婚約，還是解除了的好。」說着就打開包裹，將我們傳紅時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紅綠帖子等，拿了出來，退還了母親。我那忠厚老弱的娘，人雖則無用，但面子卻是死要的，一聽了媒人的這一番說話，目瞪口僵，立時就滾下了幾顆眼淚來。幸虧我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對娘勸慰了好久，她總含着眼淚，將女家的囘禮及八字全帖等檢出，交還了原媒。媒人去後，她又上山到我父親的墳邊去大哭了一場，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鄰人等一道去拉她回來，她在路上，還流着滿臉的眼淚鼻涕，在很傷心地嗚咽。這一齣賴婚的怪劇，在我只有高興，本來是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由頭腦很舊的她看來，卻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顏面家聲，都被他們剝盡了。自此以後，一直下來，家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對煢煢，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來為止，兩人所過的，都是些在煉獄裏似的沉悶的日子。

說起我那寡妹，她眞也是前世不修，人雖則很大，身體雖則很強壯，但她的天性，卻永遠是一個天眞活潑的小孩子。嫁過去那一年，來囘郎的時候，她還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裏去了一趟回來了

的樣子，但雙滿月之後，到年下邊回來的時候，從來不曉得悲泣的她，竟對我母親吊起眼淚來了。她們夫家的公公雖則還好，但婆婆的繁言吝嗇，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蕩兇暴，使她一天到晚過不到一刻安閒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勞本係是她在家裏的時候所慣習的，倒並不以爲苦，所最難受的，卻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責備的那一種儉約到不可思議的生活狀態。還有兩位小姑，左一句尖話，右一句毒語，彷彿從前我娘的不准他們早來迎娶，致使她們的哥哥染上了遊蕩的惡習，在外面養起了女人，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惡。結婚之後，新郎的惡習，仍舊改不過來，反而是在城裏他那舊情人家裏過的日子多，在新房裏過的日子少，這一筆賬，當然又要寫在我妹妹身上。婆婆說她不會侍奉男人，小姑們說她不會勸不會騙。有時候公公看得難受，替她申辯一聲，婆婆就尖着喉嚨，要罵上公公的臉去：「你這老東西！臉要不要，臉要不要，你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過的是這一種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於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個尅夫的罪名。妹妹年輕守寡，公公少不得總要對她客氣一點，婆婆在這裏就算抓住了扒灰的證據，三日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哭大罵的喧鬧起來。我妹妹於有一回被罵被逼得特別厲害的爭吵之後，就很堅決地搬回到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娘

非但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幫手，就是我們家裏的沉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哭大罵的喧鬧起來我妹妹於有
一回被罵被逼得特別厲害的爭吵之後，就很堅決地搬回到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娘

非但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幫手，就是我們家裏的沉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這就是和你別後，十幾年來，我在家裏所過的生活的大概。平時非但不上城裏去走走，當風雪盈途的冬季，我和我娘簡直有好幾個月不出門外的時候。我妹妹回來之後，生活又約略變過了。多年不做的焙茶事業，去年也竟出產了一二百斤。我的身體，經了十幾年的靜養，似乎也有一點把握了，從今年起，我幷且在山上的晏公祠裏參加入了一個訓蒙的小學，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學教師。但人生是動不得的，稍稍一動，就如滾石下山，變化便要接連不斷的簇生出來。我因爲在教教書，而家裏頭又勉強地幹起了一點事業，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來同我議婚了，新娘是近鄰鄉村裏的一位老處女，今年二十七歲，家裏雖稱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這位新娘，因爲從小就讀了些書，曾在城裏進過學堂，相貌也還過得去——好幾年前，我曾經在一處市場上看見她過一眼的——故而高不湊，低不就，等閑便度過了她的錦樣的青春。我在教書的學校裏的那位名譽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族——本來和他是舊親，所以這位校長，就在中間做了個傳紅線的冰人，我獨居已經慣了，幷且身體也不見得分外強健，若一結婚，難保得舊病的不會復發，故而對這門親事當初是斷然拒絕了的。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卻仍是雄心未死，還在想我結一頭親，生下幾個玉樹芝蘭來，好重振

重振我們的這已經墜落了很久的家聲，於是這親事就又同當年生病的時候服草藥一樣，勉強地被壓上我的身上來了。我哩，本來也已經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爲，覺得在這世上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只教我母親喜歡的話，那就是我稍稍犧牲一點意見也使得。於是這婚議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熟得妥妥帖帖，現在連迎娶的日期也已經揀好了，是舊曆九月十二。

是因爲這一次的結婚，我纔進城裏去買東西，纔發見了多年不見的你這老友的存在，所以結婚之日，我想請你來我這裏吃喜酒，大家來談談過去的事情。你的生活，從你的日記和著作中看來，本來也是同雲遊的僧道一樣的，讓出一點工夫來，上這一區僻靜的鄉間來住幾日，或者也是你所喜歡的事情。你來，你一定來，我們又可以回顧一回顧一去而不復返的少年時代。

我娘的房間裏，有起響動來了，大約天總就快亮了罷。這一封信，整整地費了我一夜的時間和心血，通宵不睡，是我回國以後十幾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你單只看取了我的這一點熱忱，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鷄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罷！

一九三二年九月　翁則生上

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鷄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罷！

一九三二年九月　翁則生上

剛在北平住了個把月，重回到上海的翌日，和我進出的一家書鋪裏，就送了這一封掛號加郵託轉交的厚信來。我接到了這信，捏在手裏，起初還以爲是一位我認識的作家，寄了稿子來託我代售的，但翻轉信背一看，卻是杭州翁家山的翁某某所發，我立時就想起了那位好學不倦，面容嫵媚，多年不相聞問的舊同學老翁。他的名字叫翁矩，則生是他的小名。人生得矮小娟秀，皮色也很白淨，因而看起來總覺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小五六歲。在我們的一班裏，算他的年紀最小，操體操的時候，總是他立在最後的，但實際上他也只不過比我小了兩歲。那一年寒假之後，和他同去房州避寒，他的左肺尖，已經被結核菌損蝕得很厲害了。住不上幾天，一位也住在那近邊養肺病的日本少女，很熱烈地和他要好了起來，結果是那位肺病少女的因興奮而病劇，他也就同失了舵的野船似地遷回到了中國。以後一直十多年，我雖則在大學裏畢了業，但關於他的消息，却一向還不曾聽見有人說起過。拆開了這封長信，上書室去坐下，從頭至尾細細讀完之後，我呆視着遠處，茫茫然如失了神的樣子，腦子裏也觸起了許多感慨與回思。我遠遠的看出了他的那種柔和的笑容，聽看了他的沈靜而又清澈的聲氣。直到天將暗下去的時候，我一動也不動，還坐在那裏呆想，而樓下的家人卻

來催吃晚飯了，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就和家裏的人談起了這位老同學。將那封長信的內容約略說了一遍，家裏的人就勸我落得上杭州去旅行一趟，像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時節，白白地消磨在煤烟灰土很深的上海，實在有點可惜，有此機會，落得去吃吃他的喜酒。

第二天仍舊是一天晴和爽朗的好天氣，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杭州城站，在雇車上翁家山去了。但這一天，似乎是上海各洋行與機關的放假的日子，從上海來杭州旅行的人特別的多。城站前面停在那裏候客的黃包車，都被火車上下來的旅客雇走了，不得已，我就只好上一家附近的酒店去吃午飯。在吃酒的當中，問了問堂倌以去翁家山的路徑，他便很詳細地指示我說：

「你只教坐黃包車到旗下的陳列所，搭公共汽車到四眼井下來走上去好了。

你又沒有行李，天氣又這麼的好，坐黃包車直去是不上算的。」

得到了這一個指教，我就從容起來了，慢慢的喝完了半斤酒，吃了兩大碗飯，從酒店出來，便坐車到了旗下。恰好是三點前後的光景，湖六段的汽車剛載滿了客人，要開出去。我到了四眼井下車，從山下稻田中間的一條石板路走進滿覺隴去的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三五十度斜角度的樣子，是牛羊下來，行人歸舍的時刻了。在滿覺隴的狹路中間，果然遇見了許多中學校的遠足歸來的男女學生的隊伍。上水樂洞口去坐下喝了一碗清茶，又拉住了一位農夫，問了聲翁則生的名字，他就

從山下稻田中間的一條石板路走進滿覺隴去的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三五十度斜角度的樣子，是牛羊下來行人歸舍的時刻了。在滿覺隴的狹路中間，果然遇見了許多中學校的遠足歸來的男女學生的隊伍。上水樂洞口去坐下喝了一碗清茶，又拉住了一位農夫問了聲翁則生的名字，他就曉得得很詳細似地告訴我說：

「是山上第二排的朝南的一家，他們那間樓房頂高，你一上去就可以看得見的。則生要討新娘子了，這幾天他們正在忙着收拾。這時候則生怕還在晏公祠的學堂裏哩。」

謝過了他的好意，付過了茶錢，我就順着上煙霞洞去的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山去。漸走漸高，人聲人影是沒有了，在將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見了許多樹影。在半山亭裏立住歇了一歇，回頭向東南一望，看得見的，只是些青葱的山，和如雲的樹，在這些綠樹叢中，又是些這兒幾點，那兒一簇的屋瓦與白牆。

「啊啊，怪不得他的病會得好起來了，原來翁家山是在這樣的一個好地方。」煙霞洞我兒時也曾來過的，但當這樣晴爽的秋天，在這一個西下夕陽東上月的時刻，獨立在山中的空亭裏，來仔細賞玩景色的機會，却還不曾有過。我看見了東天的已經滿過半弓的月亮，心裏正在羨慕翁則生你們老家的處地的幽深，而從背後又吹來了一陣微風，裏面竟含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氣。

「啊……」

我又驚異了起來：

「原來這兒到這時候還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不曾看到。反而在這一塊冷僻的山裏面來聞吸濃香，這可眞也是奇事了。」

這樣的一個人獨自在心中驚異着，聞吸着，賞玩着，我不知在那空亭裏立了多少時候，突然從脚下樹叢深處，卻幽幽的有晚鐘聲傳過來了，東嗡，東嗡地這鐘聲實在眞來得緩慢而淒清，我聽得耐不住了，拔起脚根，一口氣就走上了山頂，走到了那個山下農夫曾經教過我的煙霞洞西面翁則生家的近旁。約莫離他家還有半箭路遠時候，我一面喘着氣，一面就放大了喉嚨向門裏面叫了起來：

「喂，老翁！老翁！則生！翁則生！」

聽見了我的呼聲，從兩扇關在那裏的腰門裏開出來答應的，却不是被我所喚的翁則生自己，而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的，比翁則生略高三五分的樣子，身體強健，兩頰微紅，看起來約莫有二十五的一位女性。

她開出了門，一眼看見了我，就立住脚驚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時我看見她臉上却漲起了一

她開出了門，一眼看見了我，就立住腳驚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時我看見她臉上却漲起了一層紅暈，一雙大眼睛眨了幾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氣，她似乎已經鎭靜下去了，便很靦腆地對我一笑。在這一臉柔和的笑容裏，我立時就看到了翁則生的面相與神氣，當然她是則生的妹妹無疑了，走上了一步，我就也笑着問她說：

「則生不在家麼？你是他的妹妹不是？」

聽了我這一句問話，她臉上又紅了一紅，柔和地笑着，半俯了頭，她方纔輕輕地回答我說：

「是的，大哥還沒有回來，你大約是上海來的客人罷？吃中飯的時候，大哥還在說哩！」

這沈靜清澈的聲氣，也和翁則生的一色而沒有兩樣。

「是的，我是從上海來的。」

我接着說：

「我因爲想使則生驚駭一下，所以電報也不打一個來通知，接到他的信後，馬上就動身來了。不過你們大哥的好日也太逼近了，實在可也沒有寫一封信來通知的時間餘裕。」

「你請進來罷，坐坐吃碗茶，我馬上去叫了他來，怕他聽到了你來，眞要驚喜得像瘋了一樣哩。」

走上臺階，我還沒有進門，從客堂後面的側門裏，卻走出了一位頭髮雪白，面貌淸癯，大約有六十內外的老太太來。她的柔和的笑容，也是和她的女兒兒子的笑容一色一樣的。似乎已經聽見了我們在門口所交換過的談話了。她一開口就對我說：

「是郁先生麼？爲什麼不寫一封快信來通知？則生中上還在說，說你若要來，他打算進城上車站去接你去的。請坐請坐，晏公祠只有十幾步路，讓我去叫他來罷，怕他眞要高興得像什麼似的哩。」

說完了，她就朝向了女兒，吩咐她上廚房去燒碗茶來，她自己卻踏着很平穩的脚步，走出大門，下臺階去通知則生去了。

「你們老太太倒還輕健得很。」

「是的，她老人家倒還好。你請坐罷，我馬上起了茶來。」

她上廚下去起茶的中間，我一個人，在客堂裏倒得了一個細細觀察周圍的機會。則生他們的住屋，是一間三開間而有後軒後廂房的樓房。前面階沿外走落臺階，是一塊可以造廳造廂樓的大空地。走過這塊數丈大的空地，再下兩級臺階，便是村道了。越村道而下，再低數尺，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子。但這一排房子，因爲都是平屋，所以擋不殺翁則生他們家裏的眺望。立在翁則生家的空地裏，

空地。走過這塊數丈大的空地，再下兩級臺階，便是村道了。越村道而下，再低數尺，又是一排人家的

房子。但這一排房子，因爲都是平屋，所以擋不殺翁則生他們家裏的眺望。立在翁則生家的空地裏，前山後山的山景，是依舊歷歷可見的。屋前屋後，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長着些不大知名的雜樹，三株兩株夾在這些雜樹中間，樹葉短狹，葉與細枝之間，滿撒着鋸末似的黃點的，却是木犀花樹。前一刻在半山空亭裏聞到的香氣，源頭原來就係出在這一塊地方的。太陽似乎已下了山，澄明的光裏，已經看不見日輪的金箭，而山脚下的樹梢頭，也早有一帶晚煙籠上了。山上的空氣，眞靜得可憐，老遠老遠的山脚下的村裏，小兒在呼喚的聲音，也淸晰地聽得出來。我在空地裏立了一會，背着手又踱回到了翁家的客廳，向四壁掛在那裏的書畫一看，却使我相起了翁則生信裏所說的事實。琳瑯滿目，掛在那裏的東西，果然是件件精緻，不像是鄉下人家的俗惡的客廳。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陳豪寫的一堂歸去來辭的屛條，墨色的鮮豔，字跡的秀腴，有點像董香光而更覺柔媚。翁家的世代書香，只須上這客廳裏來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我立在那裏看字畫還沒有看得周全，忽而背後門外老遠的就飛來了幾聲叫聲：

「老郁！老郁！你來得眞快！」

翁則生從小學校裏跑回來了，平時總很沉靜的他，這時候似乎也感到了一點興奮。一走進客

堂，他握住了我的兩手，儘在喘氣，有好幾秒鐘說不出話來。等落在後面的他娘走到的時候，三人纔各放聲大笑了起來，這時候他妹妹也已經將茶燒好，在一個朱漆盤裏放着三碗搬出來擺上桌子來了。

「你看，則生這小孩，他一聽見我說你到了，就同猴子似的跳回來了。」

她娘笑着對我說。

「老翁！說你生病生病，我看你倒仍舊不見得衰老得怎麼樣，兩人比較起來怕還是我老得多哩？」

我笑說着，將臉朝向了他的妹妹，去徵她的同意，她笑着不說話，只在守視着我們的歡喜笑樂的樣子。則生把頭一扭，向他娘指了一指，就接着對我說：

「因爲我們的娘在這裏，所以我不敢老下去呀。并且媳婦兒也還不曾娶到、一老就得做老光棍了，那還了得？」

經他這麼一說，四個人重又大笑起來了，他娘的老眼裏幾乎笑出了眼淚。則生笑了一會，就重新想起了似的替他妹妹介紹說：

「這是我的妹妹，她的事情，你大約是曉得的罷？我在那信裏是寫得好詳細的。」

起了似的替他妹妹介紹說：

「這是我的妹妹，她的事情，你大約是曉得的罷？我在那信裏是寫得好詳細的。」

「我們可不必你來介紹了，我上這兒來頭一個見到的就是她。」

「噢，你們倒是有緣啊！蓮你猜這位郁先生的年紀，比我大呢，還是比我小？」

他妹妹聽了這一句話，面色又漲紅了，正在囁嚅困惑的中間，她娘卻止住了笑，問我說：

「郁先生，大約是和則生上下年紀罷？」

「那裏的話，我要比他大得多哩。」

「娘，你看還是我老呢還是他老？」

則生又把這問題轉向了他的母親。他娘仔細看了我一眼，就對他笑罵般的說：

「自然是郁先生來得老成穩重，誰更像你那樣的不脫小孩的脾氣呢！」

說着，她就走近了桌邊，舉起茶碗來請我喝茶。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在茶裏又聞到了一種實在是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氣。掀開了茶碗蓋，我俯首向碗裏一看，果然在綠瑩瑩的茶水裏散點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黃的花瓣。則生以爲我在看茶葉，自己拿起了一碗喝了一口，他就對我說：

「這茶葉是我們自己製的，你說怎麼樣？」

「我並不在看茶葉，我只覺這觸鼻的桂花香氣，實在可愛得很。」

「桂花嗎？這茶葉裏的還是第一次開的早桂，現在在開的遲桂花，纔有味哩！因爲開得遲，所以日子也經得久。」

「是的，是的，我一路上走來，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聞不着桂花的香氣。看看兩旁的樹上，都只剩了一簇一簇的淡綠的桂花托子了，可是到了這裏，卻同做夢似地，所聞吸的儘是這種濃豔的氣味。老翁，你大約是已經聞慣了，不覺得什麼罷？我……我……」說到了這裏，我自家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則生儘管在追問我「你怎麼樣？你怎麼樣？」到了最後，我也只好說了。

「我。我聞了，似乎要起性慾衝動的樣子。」

則生聽了，馬上就大笑了起來，他的娘和妹妹雖則並沒有明確地了解我們的說話的內容，但也曉得我們是在說笑話，母女倆便含着微笑，上廚下去預備晚飯去了。

我們兩人在客廳上談談笑笑，竟忘記了點燈，一道銀樣的月光，從門裏晒進了。則生看見了月亮，就站起來想去拿煤油燈，我却止住了他，說：

「在月光底下清談，豈不是很好麼？你還記不記得起了那一年在井之頭公園裏的一夜遊行？」

我們兩人在客廳上談談笑笑，竟忘記了點燈，一道銀樣的月光，從門裏晒進了。則生看見了月亮，就站起來想去拿煤油燈，我却止住了他，說：

「在月光底下清談，豈不是很好麼？你還記不記得起了那一年在井之頭公園裏的一夜遊行？」

所謂那一年者，就是翁則生患肺病的那一年秋天。他因爲用功過度，變成了神經衰弱症。有一天他課也不去上，竟獨自一個在公寓裏發了一天的瘋。到了傍晚，他飯也不吃，從公寓裏跑出去了。我接到了公寓主人的注意，下學回來，就遠遠的在守視着他，看他走出了公寓，就也追蹤着他，遠遠地跟他一道到了井之頭公園。從東京到井之頭公園去的高架電車，本來是有前後的兩乘，所以在電車上，我和他並不遇着。直到下車出車站之後，我假裝無意中和他衝見了似的同他招呼了。他紅着雙頰，問我這時候上這野外來幹什麼，我說是來看月亮的，記得那一晚正是和這天一樣地有月亮的晚上。兩人笑了一笑，就一道的在井之頭公園的樹林裏走到了夜半方纔回來。後來聽他的自白，他是在那一天晚上想到井之頭公園去自殺的，但因爲遇見了我，談了半夜，胸中的煩悶，有一半消散了，所以就同我一道又轉了回來。「無限胸中煩悶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他自白的時候，還念出了這兩句詩來，藉作解嘲。以後他就因傷風而發生了肺炎，肺炎愈後，就一直的爲結核菌所壓倒了。

談了許多懷舊談後，話頭一轉，我就提到了他的這一回的喜事。

「這一回的喜事麼？我在那信裏也曾和你說過，」

談話的內容，一從空想追懷轉向了現實，他的聲氣就低了下去，又回復了他舊日的沉靜的態度。

「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對這事情最起勁的倒是我的那位年老的娘。這一回的一切準備麻煩，都是她老人家在替我忙的。這半個月中間，她差不多日日跑城裏。現在是已經弄得完完全全，什麼都預備好了，明朝一早，就要來搭燈彩，下午是女家送嫁裝來，後天就是正日。可是老郁，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難受，就是蓮兒——這是我妹妹的小名——近來，似乎是很不高興的樣子，她話雖則不說，但因爲她是很天真的緣故，所以在態度上表情上處處我都看得出來。你是初同她見面，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平時她着實要活潑哩，簡直活潑得同現代的那些共產女郎一樣，不過她的活潑是天性的純真，而那些現代女郎，却是學來的時髦。……按說哩，這心緒的惡劣，也是應該的，她雖則是一個純真的小孩子，但人非木石，究竟總有有一點感情，看到了我們這裏的婚事熱鬧，無論如何，總免不得要想起她自己的身世淒涼的。並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動機，彷彿是她在覺得自己以後的寄身無處。這兒雖是娘家，但她却是已經出過嫁的女兒了，哥哥討了嫂嫂，她還有什麼權利再寄食在娘家呢？所以我當這婚事在談起的當初，就一次兩次的對她說過了，不管她怎樣，她總是我的妹妹，除非她要再嫁，則沒有話說，要是不然的話，那她是一輩子有和我同居，和我對分財產的權利的，請她千萬不要自己感到難過。這一層意思，她原也明白，我的性情，她是曉得的，可是不曉得怎麼，她近來似乎總有點不大安閒的樣

話，那她是一輩子有和我同居，和我對分財產的權利的，請她千萬不要自己感到難過。這一層意思，她原也明白，我的性情，她是曉得的，可是不曉得怎麼，她近來似乎總有點不大安閑的樣子。你來得正好，順便也可以勸勸她。並且明天發嫁結燈彩之類的事情，怕她看了又要想起自己的身世，我想明朝一早就叫她陪你出去玩去，省得她在家裏一個人在暗中受苦。」

「那好極了，我明天就陪她去玩一天回來。」

「那可不對，假使是你陪她出去玩的話，那是形跡更露，愈加要使她難堪了。非要裝作是你要她去作陪不行。彷彿是你想出去玩，但我却沒有工夫陪你，所以只好勉強請她和你一道出去。要這樣，她纔安易。」

「好，好，就這麼辦，明天我要她陪我去逛五雲山去。」

正談到了這裏，他的那位老母從客室後面的那扇側門裏走出來了，看到了我們的坐在微明灰闇的客室裏談天，她又笑了起來說：

「十幾年不見的一段總賬，你們難道想在這幾刻工夫裏算牠清來麼？有什麼話談得那麼起勁，連燈都忘了點一點？則生，你這孩子眞像是瘋了，快立起來，把那盞保險燈點上。」

說着她又跑回到了廚下，去拿了一盒火柴出來。則生爬上桌子，在點那盞懸在客室正中的保險燈的時候，她就問我吃晚飯之先，要不要喝酒。則生一邊在點燈，一邊就從肩背上叫他娘說：

「娘，你以爲他也是肺癆病鬼麼？郁先生是以喝酒出名的。」

「那麼你快下來去開罎去罷，今天挑來的那兩罎酒，不曉得好不好，請郁先生嘗嘗看。」

他娘聽了他的話後，就也昂起了頭，一面在看他點燈，一面在催他下來去開酒去。

「幸而是酒，請郁先生先嘗一嘗新，倒還不要緊，要是新娘子，那可使不得。」

他笑說着從桌子上跳了下來，他娘眼睛望着了我，嘴唇卻朝着了他啐了一聲說：

「你看這孩子，說話老是這樣不正經的！」

「因爲他要做新郎官了，所以在高興。」

我也笑着對他娘說了一聲，旋轉身就一個人踱出了門外，想着一看這翁家山的秋夜的月明，屋內且讓他們母子倆去開酒去。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了。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線，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爲在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就也起了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了。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線，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在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就也起了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接上，遠近一家一來看得見的幾點煤油燈光，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一種空山秋夜的沈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着人，使人肅然會起一種畏敬之思。我獨立在庭前的月光裏看不上幾分鐘，心裏就有點寒竦竦的怕了起來，回身再走回客室，酒菜杯筷，都已熱汽蒸騰的擺好在那裏候客了。

四個人當吃晚飯的中間，則生又說了許多笑話。因為在前回聽取了一番他所告訴我的衷情之後，我於舉酒杯的瞬間，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覺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臉上，的確似乎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寂的表情流露在那裏的樣子。這一餐晚飯，吃盡了許多時間，我因為白天走路走得不少，而談話之後又感到了一點興奮，肚子有點餓了，所以酒和菜，竟吃得比平時要多一倍。到了最後將快吃完的當兒，我就向則生提出說：

「老翁，五雲山我倒還沒有去玩過，明天你可不可以陪我一道去玩一趟？」則生仍復以他的那種滑稽的口吻回答我說：

「到了結婚的前一日，新郎官那裏走得開呢，還是改天再去罷，等新娘子來了之後，讓新郎新婦抬了你去燒香，也還不遲。」

我卻仍復主張着說，明天非去不行。則生就說：

「那麼替你去叫一頂轎子來，你坐了轎子去，橫豎是明天轎夫會來的。」

「不行不行，遊山玩水，我是最喜歡的。」

「你認得路麼？」

「你們這一種鄉下的僻路，我那裏會認得呢？」

「那就怎麼辦呢？……」

則生抓着頭皮，臉上露出了一臉為難的神氣。停了一二分鐘，他就舉目向他的妹妹說：

「蓮！你怎麼樣？你是一位女豪傑，走路又能走，地理又熟悉，你替我陪了郁先生去怎麼樣？」

他妹妹也笑了起來，舉起眼睛來向她娘看了一眼。接着她娘就說：

「好的，蓮，還是你陪了郁先生去罷，明天你大哥是走不開的。」

我一看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已經有了答應的意思了，所以又追問了她一聲說：

「五雲山可着實不近哩，你走得動的麼？回頭走到半路，要我來背，那可辦不到。」

她聽了這話，就真同從心坎裏笑出來的一樣笑着說：

「別說是五雲山，就是老東嶽，我們也一天要往返兩次哩。」

一五雲山可着實不近哩你走得動的麼？回頭走到半路，要我來背，那可辦不到。」

她聽了這話，就眞同從心坎裏笑出來的一樣笑着說：

「別說是五雲山，就是老東嶽，我們也一天要往返兩次哩。」

從她的紅紅的雙頰，挺突的胸脯，和肥圓的肩臂看來，這句話也决不是她誇的大口。吃完晚飯，又談了一陣閑天，我們因爲明天各有忙碌的操作在前，所以一早就分頭到房裏去睡了。

山中的清曉，又是一種特別的情景。我因爲昨天夜裏多喝了一點酒，上牀去一睡，就同大石頭掉下海裏似的一直就酣睡到了天明。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鳥聲喧噪得厲害，我滿以爲還是夜半，月明將野鳥驚醒了，但睜開眼撳開帳子來一望，窗內窗外已飽浸着晴天爽朗的清晨光線，窗子上面的一角，卻已經有一縷朝陽的紅箭射到了。急忙滾出了被窩，穿起衣服，跑下樓去一看，她們母子三人，也已梳洗得妥妥服服，說是已經在做了箇把鐘頭的事情之後，平常她們總是於五點鐘前後起牀的，這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山中住民的生活秩序，又使我對她們感到了無窮的敬意。四人一道吃過了早餐，我和則生的妹妹，就整了一整行裝，預備出發。臨行之際，他娘又叫我等一下子，她很迅速地跑上樓上去取了一枝黑漆手杖下來，說，這是則生生病的時候用過的，走山路的時候，用牠來撐扶撐扶，氣力要省得多，我感過了她的好意，就讓則生的妹妹上前帶路，走出了她們的大門。

早晨的空氣，實在澄鮮得可愛。太陽已經昇高了，但牠的領域還只限於屋檐，樹梢，山頂等突出

的地方。山路兩旁的細草上，露水還沒有乾，而一味清涼觸鼻的綠色草氣，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聞了好像是宿夢也能搖醒的樣子。起初還在翁家山村內走着，則生的妹妹，對村中的同姓，三步一招呼，五步一立談的應接得忙不暇給。走盡了這村子的最後一家，沿了入谷的一條石板路走上下山面的時候，遇見的人也沒有了，前面的眺望也轉換了一個樣子。朝我們去的方向看去，原又是岡巒的起伏和別墅的縱橫，但稍一住脚，掉頭向東面一望，一片同呵了一口氣的鏡子似的湖光，卻躺在眼下了。遠遠從兩山之間的谷頂望去，並且還看得出一角城裏的人家，隱約藏躲在尚未消盡的湖霧當中。

我們的路，先朝西北，後又向西南，先下了山坡，後又上了山背，因爲今天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供我們消磨，所以一離了村境，我就走得特別的慢，每這裏看看，那裏看看的看個不住。若看見了一件稍可注意的東西，那不管牠是風景裏的一點一堆，一山一水，或植物界的一草一木，與動物界的一鳥一蟲，我總要拉住了她，尋根究底的問得她仔仔細細。說也奇怪，小時候只在村裏的小學校裏念過四年書的她，——這是她自己對我說的——對於我所向的東西，卻沒有一樣不曉得的。關於湖上的山水古蹟，廟宇樓臺哩，那還不要去管牠，大約是生長在西湖附近的人，個個都能夠說出一個大概來的，所以她的知道得那麼詳細，倒還在情理之中，但我覺得最奇怪的，卻是她的關於這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的知識。無論是如何小的一隻鳥一[illegible]蟲，一[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過四年書的她——這是她自己對我說的——對於我所向的東西，卻沒有一樣不曉得的。關於湖上的山水古蹟，廟宇樓臺哩，那還不要去管牠，大約是生長在西湖附近的人，個個都能夠說出一個大概來的，所以她的知道得那麼詳細，倒還在情理之中，但我覺得最奇怪的，卻是她的關於這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的知識。無論是如何小的一隻鳥，一個蟲，一株草，一條樹，她非但各能把牠們的名字叫出來，幷且連幾時孵化，幾時他遷，幾時鳴叫，幾時脫殼，或幾時開花，幾時結實，花的顏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說得非常有趣而詳盡，使我覺得彷彿是在讀一部活的樺候脫的賽兒鵬自然史(G. White's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而樺候脫的書，卻決沒有敍述得她那麼樸質自然而富於刺激，因為聽聽她那種舒徐清澈的語氣，看看她那一雙天生成像飽使過耐吻脂胭棒般的紅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臉微笑，在知的分子之外還不得不添一種情的成分上去，於書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層人的風韻在裏頭。我們慢慢的談着天，走着路，不上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竟恍恍惚惚，像又回復了青春時代似的完全為她迷倒了。

她的身體，也真發育得太完全，穿的雖是一件鄉下裁縫做的不大合式的大綢夾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後部，緊密的腰部，和斜圓的脛部的曲線，真得要簇生異想，就是她的兩隻圓而且軟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貪鄙起來。立在她的前面和她講話哩，則那一雙水滲滲的大眼，那一個隆整的尖鼻，那一張紅白相間的橢圓嫩臉，和因走路走得氣急，一呼一吸

漲落得特別快的那個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惱殺。還有她那一頭不曾剪去的黑髮哩，梳的雖然是一個自在的懶結，但一映到了她那個圓而且白的額上，和短而且腴的頸際，看起來，又格外的動人。總之，我在昨天晚上，不曾在她身上發見的康健和自然的美點，今天因這一回的遊山，完全被我觀察到了。此外我又在她的談話之中，證實了翁則生也和我曾經講到過的她的生性的活潑與天眞。譬如我問她今年幾歲了？她說，二十八歲。我說這眞看不出，我起初還以爲你只有二十三四歲，她說，女人不生產是不大會老的。我又問她，對於則生這一回的結婚，你有點什麽感觸？她說，另外也沒有什麽，不過以後長住在娘家，似乎有點對不起大哥和大嫂。像這一類的純粹眞率的談話，我另外還聽取了許多許多，她的樸素的天性，看看如翁則生之所說，是一個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

爬上了龍井獅子峯下的一處平坦的山頂，我於聽了一段她所講的如何的栽培茶葉，如何的摘取焙烘，與那時候的山家生活的如何緊張而有趣的故事之後，便在路旁的一塊大岩石上坐下了。遙對着在晴天下太陽光裏躺着的杭州城市，和近水遙山，我的雙眼只凝視着蒼空的一角，有半晌不曾說話。一邊在我的腦裏，却只在回想着德國的一位名延生（Jenson）的作家所著的一部小說野紫薇愛立喀（Die Braune Erika）。這小說後來又有一位英國的作家哈特生（Hodson）摹仿了，寫了一部綠陰（Green Mansions）兩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都是一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裏的天眞的女性，而女主人公的結果後來都是大不好的？我沉默着凝想了好久，她却

嘴不會說話，一邊在我的腦裏却只在回想着德國的一位名延生（Jenson）的作家所著的一部小說野紫薇愛立喀（Die Braune Erika）。這小說後來又有一位英國的作家哈特生（Hodson）摹仿了，寫了一部綠陰（Green Mansions）兩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都是一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裏的天眞的女性，而女主人公的結果後來都是大不好的？我沉默着癡想了好久，她却從我背後用了她那隻肥軟的右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你一聲也不響的在那裏想什麼？」

我就伸上手去把她的那隻肥手捏住了，一邊就扭轉了頭微笑着看入了她的那雙大眼，因爲她是坐在我的背後的。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對她注視了一分鐘，但她的眼裏臉上却絲毫也沒有羞懼與奮的痕跡出現，她的微笑，還依舊同平時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的笑容一樣。看了我這一種奇怪的形狀，她過了一歇，反又很自然的問我說：

「你究竟在那裏想什麼？」

倒是我被她問得難爲情起來了，立時覺得兩頰就潮熱病起來。先放開了那隻被我捏住在那兒的她的手，然後乾咯了兩聲，最後我就鼓動了勇氣，發了一聲同被絞出來似的答語：

「我……我在這兒想你！」

「是在想我的將來如何的和他們同住麼？」

她的這句反問，又是非常的率真而自然，滿以為我是在為她設想的樣子。我只好沉默着把頭點了幾點，而眼睛裏却酸溜溜的覺得有點熱起來了。

「啊，我自己倒並沒有想得什麼傷心，為什麼，你，你却反而為我流起眼淚來了呢?」

她像吃了一驚似的立了起來問我，同時我也立起來了，且在將身體起立的行動當中，乘機拭去了我的眼淚。我的心地開朗了，慾情也淨化了，重復向南慢慢走上嶺去的時候，我就把剛纔我所想的心事，盡情告訴了她。我將那兩部小說的內容講給了她聽，我將我自己的邪心說了出來，我對於我剛纔所觸動的那一種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個嚴正的批判，末後，便這樣的對她說：

「對於一個潔白得同白紙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罪惡。我剛纔的一念邪心，幾乎要使我犯下這個大罪了。幸虧是你的那顆純潔的心，那顆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却救我出了這一個險。不過我雖則犯罪的形跡沒有，但我的心，却是已經犯過罪的，所以你要罰我的話，就是處我以死刑，我也毫無悔恨，你若以為我是那樣卑鄙，而將來永沒有改善的希望的話，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後，向你大哥母親，將我的這一種行為宣布了也可以。不過你若以為這是我的一時糊塗，將來是永也不會再犯的話，那請你相信我的誓言，以後請你當我作你大哥一樣那麼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難，有不了的事情，我總情願以死來代替着你。」

當我在對她作這些懺悔的時候，兩人起初是慢慢在走的，後來又在

的話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後向你大哥母親將我的這一種行爲宣布了也可以不過你若以爲這是我的一時糊塗，將來是永也不會再犯的話，那請你相信我的誓言，以後請你當我作你大哥一樣那麼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難，有不了的事情，我總情願以死來代替着你。」

當我在對她作這些懺悔的時候，兩人起初是慢慢在走的，後來又在路旁坐下了。說到了最後的一節，倒是她反同小孩子似的發着抖，捏住了我的兩手，倒入了我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我等她哭了一陣之後，就拿出了一塊手帕來替她揩乾了眼淚，將我的嘴唇輕輕地擱到了她的頭上。兩人偎抱着沉默了好久，我又把頭俯了下去，問她，我所說的這段話的意思，究竟明白了沒有。她眼看着了地上，把頭點了幾點。我又追問了她一聲：

「那麼你承認我以後做你的哥哥了不是？」

她又俯視着把頭點了幾點，我撒開了雙手，又伸出去把她的頭捧了起來，使她的臉正對着了我。對我凝視了一會，她的那雙淚珠還沒有收盡的水汪汪的眼睛，却笑起來了。我乘勢把她一拉，就同她攙着手並立了起來。

「好，我們是已經決定了，我們將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時候已經不早了，讓我們快一點走，趕上五雲山去吃飯去。」

我這樣說着，攙着她向前一走，她也恢復了早晨剛出發的時候的元氣，和我並排着走向了前

面。

兩人沉默着向前走了幾十步之後,我側眼向她一看,同奇蹟似地忽而在她的臉上看出了一層一點兒憂慮也沒有的滿含着未來的希望和信任的聖潔的光輝來。這一種光輝,却是我在這一刻以前的她的臉上從沒有看見過的。我愈看愈覺得對她生起敬愛的心思來了,所以不知不覺,在走路的當中竟接連着看了她好幾眼。本來只是笑嬉嬉地在注視着前面太陽光裏的五雲山的白牆頭的她,因為我的脚步的遲亂,似乎也感覺到了我的注意力的分散了,將頭一側,她的雙眼,却和我的視線接成了兩條軌道。她又笑起來了,同時也放慢了脚步再向我看了一眼,她纔靦覥地開始問我說:

「那我以後叫你什麼呢?」

「你叫則生叫什麼,就叫我也叫什麼好了。」

「那麼——大哥!」

大哥的兩字,是很急速的緊連着叫出來的,聽到了我的一聲高聲的「啊!」的應聲之後,她就漲紅了臉,撒開了手,大笑着跑上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她又回轉頭來,「大哥!」「大哥!」的接連

大哥的兩字，是很急速的緊連着叫出來的，聽到了我的一聲高聲的「啊！」的應聲之後，她就漲紅了臉，撒開了手，大笑着跑上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她又回轉頭來，「大哥！」「大哥！」的接連叫了我好幾聲。等我一面叫她別跑，一面我自己也跑着追上了她背後的時候，我們的去路已經變成了一條很窄的石嶺，而五雲山的山頂，看過去也似乎是很近了。仍復了平時的脚步，兩人分着前後，在那條窄嶺上緩步的當中，我纔覺得眞眞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樣子，滿含着了慈愛，很正經地吩咐她說：

「走得小心，這一條嶺多麼險啊！」

走到了五雲山的財神殿裏，太陽剛當正午，廟裏的人已經在那裏吃中飯了。我們因爲在太陽底下的半天行路，口已經乾渴得像旱天的樹木一樣，所以一進客堂去坐下，就教他們先起茶來，然後再開飯給我們吃。洗了一個手臉，喝了兩三碗淸茶，靜坐了十幾分鐘，兩人的疲勞興奮，都已平復了過去，這時候饑餓却抬起頭來了，於是就又催他們快點開飯。這一餐只我和她兩人對食的五雲山上的中餐，對於我正敵得過英國詩人所幻想着的亞力山大王的高宴，若講到心境的滿足，和諧，與食慾的高潮亢進，那恐怕亞力山大王還遠遠不及當時的我。

吃過午飯，管廟的和尙又領我們上前後左右去走了一圈。這五雲山，實在是高，立在廟中閣上，開窗向東北一望，湖上的羣山，都像是青色的土堆了。本來西湖的山水的妙處，就在於牠的比舞臺

上的布景又眞實偉大一點，而比各處的名山大川又同盆景似地整齊渺小一點這地方。而五雲山的氣概，卻又完全不同了。以其山之高與境的僻，一般脚力不健的遊人是不會到的，就在這一點上，五雲山已略備着名山的資格了，更何況前面遠處，蜿蜒盤曲在青山綠野之間的，是一條歷史上也着實有名的錢塘江水呢？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隻鎖在鐵籠子裏的白熊來看，那這五雲山峯與錢塘江水，便是一隻深山的野鹿。籠裏的白熊，是只能滿足滿足膽怯無力者的冒險雄心的，至於深山的野鹿，雖沒有高原的獅虎那麼雄壯，但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却可以從牠那裏攝取得來。

我們在五雲山的南面，又看了一會錢塘江上的帆影與青山，就想動身上我們的歸路了，可是擧起頭來一望，太陽還在中天，只西偏了沒有幾分。從此地回去，路上若沒有躭擱，是不消兩個鐘頭，就能到翁家山上的；本來是打算出來把一天光陰消磨過去的我們，回去得這樣的早，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的時間了麼？所以走到了五雲山西南角的一條狹路邊上的時候，我就又立了下來，拉着了她的手親親熱熱地問了她一聲：

「蓮，你還走得動走不動？」

「起碼三十里路總還可以走的。」

她說這句話的神氣，是富有着自信和決斷，一點也不帶些誇張賣弄的風情，眞眞是自然到了

她說這句話的神氣，是富有着自信和決斷，一點也不帶些誇張賣弄的風情，眞眞是自然到了極點，所以使我看了不得不伸上手去，向她的下巴底下撥了一撥。她怕癢，縮着頭頸笑起來了，我也笑開大口，對她說：

「讓我們索性上雲棲去罷！這一條是去雲棲的便道，大約走下去，總也沒有多少路的，你若是走不動的話，我可以背你。」

兩人笑着說着，似乎只轉瞬之間，已經把那條狹窄的下山便道走盡了大半了，山下面儘是些綠玻璃似的翠竹，西斜的太陽晒到了這條塢裏，一種又清新又寂靜的淡綠色的光同清水一樣，滿浸在這附近的空氣裏在流動。我們到了雲棲寺裏坐下，剛喝完了一碗茶，忽而前面的大殿上，有嘈雜的人聲起來了，接着就走進了兩位穿着分外寬大的黑布和尙衣的老僧來。知客僧便指着他們誇耀似地對我們說：

「這兩位高僧是我們方丈的師兄，年紀都快八十歲了，是從城裏某公館裏回來的。」

城裏的某巨公，的確是一位佞佛的先鋒，他的名字，我本係也聽見過的，但我以爲同和尙來談這些俗天，也不大相稱，所以就把話頭扯了開去，問和尙大殿上的嘈雜的人聲，是爲什麽而起的。知

客僧輕鄙似地笑了一笑說：

「還不是城裏的轎夫在敲酒錢？轎錢是公館裏付了來的。這些窮人心實在太兇。」

這一個伶俐世俗的知客僧的說話，我實在聽得有點厭起來了，所以就要求他說：

「你領我們上寺前寺後去走走罷？」

我們看過了「御碑」及許多石刻之後，穿出大殿，那幾個轎夫還在咕嚕着沒有起身，我一半也覺得走路走得太多了，一半也想給那個知客僧以一點顏色看看，所以就走了上去對轎夫說：

「我給你們兩塊錢一個人，你們抬我們兩人回翁家山去好不好？」

轎夫們喜歡極了，同打過嗎啡針後的鴉片嗜好者一樣，立時將態度一變，變得有說有笑了。知客僧又陪我們到了寺外的修竹叢中，我看了竹上的或刻或寫在那裏的名字詩句之類，心裏倒有點奇怪起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也同轎夫他們一樣，笑迷迷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聽了他的解釋，倒也覺得非常有趣，所以也就拿出了五圓紙幣，遞給了他說：

「我們也來買兩枝竹放放生罷！」

說着我就向立在我旁邊的她看了一眼，她却正同小孩子得到了新玩意兒還不敢去撫摸的一樣微笑着靠近了我的身邊輕輕地問我：

一樣微笑着靠近了我的身邊輕輕地問我：

「兩枝竹上寫什麼名字好？」

「當然是一枝上寫你的，一枝上寫我的。」

她笑着搖搖頭說：

「不好，不好，寫名字也不好，兩個人分開了寫也不好。」

「那麼寫什麼呢？」

「只教把今天的事情寫上去就對。」

我靜立着想了一會，恰好那知客僧向寺裏去拿的油墨和筆也已經拿到了。我揀取了兩株並排着的大竹，提起筆來就各寫上了「郁翁兄妹放生之竹」的八個字。將年月日寫完之後，我擱下了筆，回頭來問她這八個字怎麼樣，她眞像是心花怒放似的笑着，不說話而儘在點頭。在綠竹之下的這一種她的無邪的憨態，又使我深深地，深深地受了一個感動。

坐上轎子，向西向南的在竹蔭之下走了六七里坂道，出梵村，到閘口西首，從九溪口折入九溪十八澗的山坳，登楊梅嶺，到南高峯下的翁家山的時候，太陽已經懸在北高峯與天竺山的兩峯之

間了她們的屋裏早已掛上了滿堂的燈彩，上面的一對紅燭，也已經點盡了一半的樣子。嫁粧似乎已經在新房裏罷好，客廳上看熱鬧的人，也早已散了。我們轎子一到，則生和他的娘，就笑着迎了出來。我就付了錢，一跨進門檻，他娘就問我說：

「早晨拿出去的那枝手杖呢？」

我被她一問，方纔想起，便只笑着搖搖頭對她慢聲的說：

「那一枝手杖麼——做了我的祭禮了。」

「做了你的祭禮？什麼祭禮？」

則生驚疑似地問我。

「我們在獅子峯下，拜過天地，我已經和你妹妹結成了兄妹了。那一枝手杖，大約是忘記在那塊大岩石的旁邊的。」

正在這個時候，先下轎而上樓去換了衣服下來的他的妹妹，也嬉笑着，走到了我們的旁邊。則生聽了我的話後，就也笑着對他的妹妹說：

「蓮，你們眞好！我們倒還沒有拜堂，而你和老郁，却已經在獅子峯拜過天地了，并且還把我一枝手杖忘掉，作了你們的祭禮。娘！你說這事情應怎麼罰罰他們？」

「蓮你們真好！我們倒還沒有拜堂，而你和老郁，却已經在獅子峯拜過天地了，并且還把我一

枝手杖忘掉，作了你們的祭禮。娘！你說這事情應怎麼罰罰他們？」

經他這一說，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我也情願自己認罰，就認定後日餞房，算作是我一個人的東道。

這一晚翁家請了媒人，及四五個近族的人來吃酒，我和新郎官，在下面奉陪。做媒人的那位中老鄉紳，身體雖則並不十分肥胖，但相貌態度，却也是很裕富的樣子。我和他兩人乾杯，竟乾滿了十八九杯。因酒有點微醉，而日裏的路，也走得很多，所以這一晚睡得比前一晚還要沉熟。

九月十二的那一天結婚正日，大家整整忙了一天。婚禮雖係新舊合參的儀式，但因兩家都不喜歡鋪張，所以百事也還比較簡單。午後五時，新娘轎到，行過禮後，那位好好先生的媒人硬要拖我出來，代表來賓說幾句話。我推辭不得，就先把我和則生在日本念書時候的交情說了一說，末了我就想起了則生同我說的遲桂花的好處，因而就抄了他的一段話來恭祝他們：

「則生前天對我說，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因爲開得遲，所以經得日子久，現在兩位的結婚，比較起平常的結婚年齡來，似乎是覺得大一點了，但結婚結得遲，日子也一定經得久。明年遲桂花開的時候，我一定還要上翁家山來。我豫先在這兒計算，大約明年來的時候，在這兩株遲桂花

的中間，總已經有一枝早桂花發出來了。我們大家且等着，等到明年這個時候，再一同來吃他們的早桂的喜酒。

說完之後，大家就坐攏來吃喜酒，猜猜拳，鬧鬧房，一直鬧到了半夜，各人方纔散去。當這一日的中間，我時時刻刻在注意着偷看則生的妹妹的臉色，可是則生所說而我也曾看到過的那一種悲寂的表情，在這一日當中却終日沒有在她的臉上流露過一絲痕跡。這一日，她笑的時候，眞是樂得難耐似的完全是很自然的樣子。因了她的這一種心情的反射的結果，我當然可以不必說，就是則生和她的母親，在這一日裏，也似乎是愉快到了極點。

因爲兩家都喜歡簡單成事的緣故，所以三朝回郞等繁縟的禮節，都在十三那一天白天行完了，晚上餞房，總算是我的東道。則生雖則很希望我在他家裏多住幾日，可以和他及他的妹妹談談笑笑，但我一則因爲還有一篇稿子沒有做成，想另外上一個更僻靜點的地方去做文章，二則我覺得我這一次吃喜酒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所以在餞房的翌日，就離開翁家山去乘早上的特別快車趕回上海。

送我到車站的，是翁則生和他的妹妹兩個人。等開車的信號鐘將打，而火車的機頭上在吐白

烟的時候，我又從車窗裏伸出了兩手，一隻捏着了則生，一隻捏着了他的妹妹，很重很重捏了一回，

送我到車站的，是翁則生和他的妹妹兩個人。等開車的信號鐘將打，而火車的機頭上在吐白

烟的時候，我又從車窗裏伸出了兩手，一隻捏着了則生，一隻捏着了他的妹妹，很重很重捏了一回。汽笛鳴後，火車微動了，他們兄妹倆又隨車前走了許多步，我也俯出了頭，叫他們說：

「則生！蓮！再見！再見！但願得我們都是遲桂花！」

火車開出了老遠老遠，月台上送客的人都回去了，我還看見他們兄妹倆直立在東面月台篷外的太陽光裏，在向我揮手。

微雪的早晨

這一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一個北方人。我和他初次在教室裏見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江浙一帶的學生；後來聽他和先生說話的口氣，纔知道他是北直隸產。在學校的寄宿舍裏和他同住了兩個月，在圖書室裏和他見了許多次數的面，又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便門去騎了一次騾子，纔知道他是京兆的鄉下，去京城只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農家之子，是在北京師範畢業之後，考入這師範大學裏來的。

一班新進學校的同學，都是趾高氣揚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謙遜，穿着一件青竹布的大褂，上課的第一天，就很勤懇的拿了一枝鉛筆和一册筆記簿，在那裏記錄先生所說的話。

當時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見了一般同學，又只是心虛膽怯，恐怕我的窮狀和淺學被他們看出，所以到學校後的一個禮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學攀談一句話。但是對於他，我心裏却很感着幾分親熱，因爲他的坐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舉一動，我都默默的在那裏留心的看着，所以對於他的那一種謙恭的樣子，及和我一樣的那種沈默怕羞的態度，心裏却早起了共鳴。

是我到學校後的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個人在操場裏讀英文。當我讀完了一節，靜靜地在翻閱後面的沒有教過的地方的時候，我忽而覺得背後彷彿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回頭來一看，果然看見他含了笑，也拿了一本書，立在我的背後去牆不過二尺的地方，在那裏對我看着。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同時他對我說：「您眞用功啊，」我倒被他說得臉紅了！也只好笑着對他說：「您也用功得很！」

從這一回之後，我們倆就談起天來了。兩個月之後，因爲和他在圖書室裏老是在一張桌上看書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覺得親密。有一天禮拜六天氣特別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輕塵壓住，晚秋的

太陽曬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鐘教育史先生請假，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裏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太陽麗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鍾教育史先生請假，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裏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天氣眞好極了，上那兒去散散步罷！」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個人不大敢跑出去。到京住了兩月之久，在禮拜天和假日裏去過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園。那一天因爲天氣太好，很想上郊外去走走，一見了他，就臨時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話來。同時他也彷彿在那裏想上城外去跑，見了我，也自然而然的發了這一個提議，所以我們倆不待說第二句話，就走上了向校門的那條石砌的大路。走出校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起來了。「上那裏去呢？」

在琉璃廠正中的那條大道上，朝南迎着日光走了幾步，他就笑着問我說：

「李君，你會騎騾兒不會？」

我在蘇州住中學住過四年，騾子是當然會騎的，聽了他那一句話，忽而想起了中學時代騎騾子上虎丘去的興致來，所以馬上就贊成說：

「北京也有騾子麽？讓我們去騎騎試試！」

「騾兒多得很，一出城門就有，我就怕你不會騎呀。」

「我騎倒是會騎的。」

兩人說說走走，到西便門附近的時候，已經是快兩點了。雇好了騾子，騎向白雲觀去的路上，身上披滿了黃金的日光，肺部飽吸着西山的爽氣，我們兩人覺得做皇帝也沒有這樣的快樂。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爲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着遠山的濃翠，好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像。況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楡樹的枝頭，清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

出了西便門，野田裏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了，農夫在那裏耕耡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裏。

我們騎過了那乘石橋，從白雲觀後遠看西山的時候，兩個人不知不覺的對視了一回，各作了一種會心的微笑，又同發了一聲讚嘆：

「眞好極了！」

出城的時候，騾兒跑得很快，所以在白雲觀裏走了一陣出來，太陽還是很高。他告訴我說：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婦女們遊冶子來此地燒香馳馬的路上滿都擠着。那時候橋洞底下，還有老道坐着，終日不言不語，也不吃東西，說是得道的。老人堂裏更坐着一排白髮的道士，身上寫明幾百歲幾百歲，騙取女人們的金錢不少。這一種妖言惑衆的行爲，實在應該禁止的，而北京當局者的太太小姐們還要前來摸拜施捨以誇她們的闊綽，你說可氣不可氣？」

這也是令我佩服他不置的一個地方，因爲我平時看見他儘是一味的在那裏用功，然而談到了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陋習，他却慷慨激昂，講出來的話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像是一個讀書的人。尤其是對於時事，他發的議論，激烈得很，對於那些軍閥官僚，罵得淋漓盡致。

我們走出了白雲觀，因爲時候還早，所以又跑上前面天甯寺的塔下去了一趟。寺裏有兵駐紮在那裏，不准我們進去，他去交涉了一番，也終於不行。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又切齒的罵了一陣：

「這些狗東西，我總得殺他們乾淨。我們百姓的兒女田盧都被他們侵佔盡了。總有一天報他們的仇。」

經過了這一次郊外遊行之後，我們的交情又進了一步。上課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前頭，我坐在

他的後一排，進出當然是一道。寢室本來是離開兩間的，然而他和一位我的同房間的辦妥了交涉，竟私下搬了過來。在圖書室裏，當然是一起的。自修室却沒有法子搬攏來，所以只有自修的時候，我們兩人不能同伴。

每日的日課，大抵是一定的，平常的時候，我們都到六點半鐘就起床，拿書到操場上去讀一個鐘頭。早飯後上課，中飯後看半點鐘報，午後三點鐘課餘下來，上圖書室去讀書。晚上自修兩個鐘頭，洗一個臉，上寢室去雜談一會，就上床睡覺。我自從和他住在一道之後，覺得興趣也好得多，用功也更加起勁了。

可是有一點，我時常在私心害怕，就是中學裏時常有的那一種同學中的風說。他的相兒，雖則很清秀，然而兩道眉毛很濃，嘴唇極厚，一張不甚白皙的長方臉，無論何人看起來，總是一位有男性美的青年。萬一有風說起來的時候，我這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當然要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這私心的恐懼，終沒有實現出來，一則因為大學生究竟比中學生智識高一點，二則大約也是因為他的勤勉的行為和凜不可犯的威風可以壓服衆人的緣故。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裏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裏開始考試，到了舊曆十二月底，便放了年假。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裏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裏開始考試，到了舊曆十二月底便放了年假。

同班的同學，北方人大抵回家去過年；只有貧而無歸的我和其他的二三個南方人，臉上只是一天一天的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學們一個一個的興高彩烈地整理行篋，心裏每在洒喪家的苦淚。同房間的他因爲看得我這一種狀況，也似乎不忍別去，所以考完的那一天中午，他就同我說：

「年假期內，我也不打算回去，好在這兒多讀一點書。」但有考試完後的兩天，圖書室也閉門了，同房間的同學只剩了我和他的兩個人。又加以寢室內和自修室火爐也沒有，電燈也似乎滅了光，冷灰灰的蟄伏在那裏，看書終究看不進去。若去看戲遊玩呢，我們又沒有這些錢；上街去走走呢，冰寒的大風灰沙裏，看見的又都是些殘年的急景和來往忙碌的行人。

到了放假後的第三天，他也垂頭喪氣的急起來了。那一天早晨，天氣特別的冷，我們開了眼，談着話，一直睡到十點多鐘纔起床。餓着肚在房裏看了一回雜誌，他忽兒對我說：

「李君，我們走罷，你到我們鄉下去過年好不好？」

當他告訴我不回家去過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出了他對我的好意，心裏着實的過意不去，現在又聽了他這話，更加覺得對他不起了，所以就對他說：

「你去罷！家裏又近，回家去又可以享受夫婦的天倫之樂，為什麼不回去呢？」

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一個人回去，從十點半鐘講起，一直講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止，他總要我和他一道，纔肯回去。他的脾氣是很古怪，平時沈默寡言，凡事一說出口，却不肯改過口來。我和他相處半年，深知他有這一種執拗不灣之習氣，所以到後來就終究答應了他，和他一道上他那裏去過年。

那一天早晨很冷，中午的時候，太陽還躱在灰白的層雲裏，吃過中飯，把行李收拾了一收拾，正要雇車出去的時候，寒空裏却下起鵝毛似的雪片來了。

雇洋車坐到永定門外，從永定門我們再雇驢車到殷家集去。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四野寥闊，只有幾簇枯樹林在那裏點綴冬郊的寂寞。雪片儘是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四面的野景，渺渺茫茫，從車篷缺處看出去，好像是披着了一層薄紗似的。幸虧我們車是往南行的，北風吹不着，但驢背的雪片積得很多，溶化的熱氣一道一道的偷進車箱裏來，看去好像是驢子在那裏出汗的樣子。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裏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着。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甚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裏黑得怕人。他笑着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裏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着。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甚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裏黑得怕人。他笑着

說：

「李君！你醒醒罷！你瞧，前面不是有幾點燈火看見了麼？那兒就是殷家集呀！」

又走了一陣，車子到了他家的門口，下車之後，我的脚也盤坐得麻了。走進他的家裏去一看，裏邊却寬敞得很。他的老父和母親，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在一盞煤油燈下，吃完了晚飯，他的媳婦也出來爲我在一張暖坑上鋪起被褥來。說起他的媳婦，本來是生長在他家裏的童養媳，是於去年剛合婚的。兩隻脚纏得很小，相兒雖則不美，但在鄉下也不算很壞。不過衣服的樣子太古，從看慣了都市人士的我們看來，她那件青布的綿襖，和緊扎着脚的紅綿褲，實在太難看了。這一晚因爲日間在驢車上搖擺了半天，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吃完晚飯之後，一早就上坑去睡了。他在裏間房裏和他父母談了些什麼，和他媳婦在什麼時候上坑，我却沒有知道。

在他家裏過了一個年，住了九天，我所看出來的事實，有兩件很使我爲他傷心：第一是他婚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裏的貧窮。

北方的農家，大約都是一樣的，終歲勤勞，所得的結果，還不夠供政府的苛稅。他家裏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有供給不了

的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裏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裏念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幷且時時還要向家裏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到此，我纔看出了他在學校裏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尙。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裏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裏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致死的最大原因。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很大。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却是一位女兒。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我和他在他家裏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却是在陳家費去的，陳家的老頭兒年紀也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絃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只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裏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裏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里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第一個大村莊。他在史官屯小學裏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爲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了。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却安安穩穩的進了大學。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於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儘可以爲你出力。」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裏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李雅儒」；而他叫人，却總不把名字放進去，只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

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於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所以我想他們家裏，欠陳家的款，一定也是不在少數。

那一天，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子，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爲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並沒有惡意含着，他就嘆了一口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我也就默默的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廠甸，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將一個寒假過了過去。開學之後，又是刻版的生活，上課下課，吃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爲想家想得心切，就和他別去，回南邊的家裏來住了兩個月。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而他自家呢，說想於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零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曆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並且說他於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為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惠英的貌並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為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子。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裏。她的家裏，洒掃得很乾淨。西面的一間廂房，是他的起坐室，一切賬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裏。我和朱君於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裏。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裏的幾天，他老在外頭。我和朱君上她家裏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裏的雜事。朱君對她，嚴謹沈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別的親熱的表示。

只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來，上前面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裏坐着。然而到了那廂房裏，

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來過。」問他們的「姊姊呢？」他們回答說：病着睡覺了。」

我回到朱家來，正想上坑去睡的時候，從前面門裏朱君卻很快的走了進來。在煤油燈底下，我雖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從他和我說話的聲氣及他那雙紅腫的眼睛上看來，似乎他剛上什麼地方去痛哭了一場似的。

我接到了他催我回京的信後，一時連想到了這些細事，心裏到覺得有點好笑，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老朱！你大約也掉在戀愛裏了罷？」

陽曆九月初，我到了北京，朱君早已回到學校裏來，床位飯案等事情，他早已爲我弄好，弄得和他在一塊。暑假考的成績，也已經發表了。他列在第二，我卻在他的底下三名的第五，所以自修室也合在一塊兒。

開學之後，一切都和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版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卻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了。

平常本來是沈默的他，入了陽曆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

開學之後一切都和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版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卻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了。

平常本來是沈默的他，入了陽曆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學期開始之後，他老拖了我上酒店去喝酒去。拚命的喝幾杯之後，他就放聲罵社會制度的不良，罵經濟分配的不均，罵軍閥，罵官僚，末了他尤其攻擊北方農民階級的愚昧，無微不至。我看了他這一種悲憤，心裏也着實爲他所動，可是到後來只好以順天守命的老生常談來勸他。

本來是勤勉的他，這一學期來更加用功了。晚上熄燈鈴打了之後，他還是一個人在自修室裏點着洋蠟，在看英文的愛倫凱，倍倍兒，須帝納兒等人的書。我也曾勸過他好幾次，教他及時休養，保重身體。他卻昂然的對我說：

「像這樣的世界上，像這樣的社會裏，我們偷生着有什麼用處？什麼叫保重身體？你先去睡罷！」

禮拜六的下午和禮拜天的早晨，我們本來是每禮拜約定上郊外去走走的；但他自從入了陽曆十月以後，不推托說是書沒有看完，就說是身體不好，總一個人留在寢室裏不出去。實際上，我看他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兩道很濃的眉毛，投下了兩層陰影，他的眼窩陷落得很深，看起來實在有點怕人，而他自家卻還在起早落夜的讀那些提倡改革社會的書。我注意看他，覺得他的

飯量也漸漸的減下去了。

有一天寒風吹得很冷，天空中遮滿了灰暗的雲，彷彿要下大雪的早晨，門房忽而到我們的寢室裏來，說有一位女客，在那裏找朱先生。那時候，朱君已經出去上操場上去散步看書去了。我走到操場上，尋見了他，告訴了他以後，他臉上忽然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瞪了兩眼，同呆子似的儘管問我說：

「她來了麽？她眞來了麽？」

我倒被他駭了一跳，認眞的對他說：

「誰來謊你，你跑出去看看就對了。」

他出去了半日，到上課的時候，也不進教室裏來；等到午後一點多鐘，我在下堂上自修室去的路上，卻遇見了他。他的臉色更灰白了，比早晨我對他說話的時候要陰鬱，鎖緊了的一雙濃厚的眉毛，陰影擴大了開來，他的全臉部上都罩着一層死色。我遇見了他，問他早晨來的是誰，他卻微微的露了一臉苦笑說：

「是惠英！她是上京來買貨物的，現在和她爸爸住在打磨廠高陞店。你打算去看她麽？我們晚上一同去罷去和她們聽戲去。」

歸了一臉苦笑說

「是惠英！她是上京來買貨物的，現在和她爸爸住在打磨廠高陞店。你打算去看她麼？

我們晚上一同去罷！去和她們聽戲去。」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心裏倒喜歡得很，因爲陳家的老頭兒的話，他是很要聽的。所以我想吃過晚飯之後，和他同上高陞店去，一則可以看看半年多不見的惠英，二則可以托陳家的老頭兒勸勸朱君，勸他少用些功。

吃過晚飯，風刮得很大，我和他兩個人不得不坐洋車上打磨廠去。到高陞店去一看，他們父女二人正在吃晚飯，陳老頭還在喝白乾，桌上一個羊肉火鍋燒得滿屋裏都是火鍋的香味。電燈光爲火鍋的熱氣所包住，照得房裏朦朦朧朧。惠英着了一件黑布的長袍，立起來讓我們坐下喝酒的時候，我覺得她的相兒卻比在殷家集的時候美得多了。

陳老頭一定要我們坐下去喝酒，我們不得已就坐下去喝了幾杯。一邊喝，一邊談，我就把朱君近來太用功的事情說了一遍。陳老頭聽了我的話，果然對朱君說：

「雅儒你在大學裏，成績也不算不好，何必再這樣呢？聽說你考在第二名，也已經可以了，你難道還想奪第一名麼？……總之，是身體要緊。……你的家裏，全都在盼望你在大學裏畢業後，賺錢去養家；萬一身體不好，你就是學問再好一點，也沒有用處。」

朱君聽了這些話，儘是悶聲不語，一杯一杯的在俯着頭喝酒。我也因爲喝了一點酒，頭早昏痛了，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來。一面回過頭來看看惠英，似乎也俯着了頭，在那裏落眼淚。

這一天晚上因爲談天談得時節長了，戲終於沒有去聽。我們坐洋車回校裏的時候，自修的鐘頭卻已經過了。第二天，陳家的父女已經回家去了，我們也就回復了平時的刻版生活。朱君的用功，沈默，牢騷抑鬱的態度，也仍舊和前頭一樣，並不因陳家老頭兒的勸告而減輕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又是一年將盡的冬天到了。北風接着吹了幾天，早晚的寒冷驟然增加了起來。

年假考的前一個星期，大家都緊張起來了，朱君也因爲這一學期裏看課外的書看了太多，把學校裏的課本丟開的原因，接連有三夜不睡，溫習了三夜功課。

正將考試的前一天早晨，朱君忽而一早就起了床，襪子也不穿，蓬頭垢面的跑了出去。跑到了門房裏，他拉住了門房，要他把那一個人交出來。門房莫明其妙，問他所說的那一個人是誰，他只是拉住了門房吵鬧，卻不肯說出那一個人的姓名來。吵得聲音大了，我們都出去看，一看是朱君在和門房吵鬧，我就夾了進去。這時候我一看朱君的神色，自家也駭了一跳。

他的眼睛是血漲得紅紅的，兩道眉毛直豎在那裏，臉上是一種沒有光澤的青灰色，額上頸項

門房吵鬧，我就夾了進去。這時候我一看朱君的神色，自家也駭了一跳。

他的眼睛是血漲得紅紅的，兩道眉毛直豎在那裏，臉上是一種沒有光澤的青灰色，額上頸項上漲滿了許多青筋。他一看見我們，就露了兩列雪白的牙齒，同哭也似的笑着說：

「好好，你們都來了，你們把這一個小軍閥看守着，讓我去拿出手槍來槍斃他。」

說着，他就把門房一推，推在我和另外兩個同學的身上；我們都不防他的，被他這麼一推，四個人就一塊兒的跌倒在地上。他却哈哈的笑了幾聲，就一直的跑了進去。

我們看了他這一種行動，大家都曉得他是精神錯亂了，就商量叫校役把他看守在養病室裏，一邊去通知學校當局，請學校裏快去請醫生來替他醫治。

他一個人坐在養病室裏不耐煩，硬要出來和校役打罵。並且指看守他的校役是小軍閥，罵着說：

「渾蛋，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小軍閥，也敢強取人家的閨女麼？快拿手槍來，快拿手槍來！」

校醫來看他的病，也被他打了幾下，並且把校醫的一副眼鏡也扯下來打碎了。我站在門口，含淚的叫了幾聲：

「朱君！朱君！你連我都認不清了麼？」

他光着眼睛。對我看了一忽，就又哈哈哈哈的笑着說：

「你這小王八，你是來騙錢的罷？」

說着，他又打上我的身來，我們不得已就只好將養病室的門鎖上，一邊差人上他家裏去報信，叫他的父母出來看護他的病。

到了將晚的時候，他父親來了，同來的是陳家的老頭兒。我當夜就和他們陪朱君出去，在一家公寓裏先租了一間房間住着。朱君的病愈來愈兒了，我們三個人因爲想制止他的暴行，終於一晚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學校去考試，到了午後，再上公寓裏去看他的時候，知道他們已經另外租定了一間小屋，把朱君綑縛起來了。

我在學校裏考試考了三天，正到考完的那一日早晨一早就接到了一個急信，說朱君已經不行了，急待我上那兒去看看他。我到了那裏去一看，只見黑戚戚的一間小屋裏，他同鬼也似的還被縛在一張板床上。房裏的空氣穢臭得不堪，在這黑臭的空氣裏，只聽見微微的喘氣聲和腹瀉的聲音。我在門口靜立了一忽，實在是耐不住了，便放高了聲音，「朱君」「朱君」的叫了兩聲。坐在他脚後的他那老父，馬上舉起手來阻止我發聲，朱君聽了我的喚聲，把頭轉過來看我的時候，我只看見了一個枯黑的同髑髏似的頭[illegible]。

後的他那老父，馬上舉起手來阻止我發聲，朱君聽了我的喚聲，把頭轉過來看我的時候，我只看見了一個枯黑的同髑髏似的頭和很黑很黑的兩顆眼睛。

我踏進了那間小房，審視了他一回，看見他的手脚還是綁着，頭却軟軟的斜靠在枕頭上面。脚後頭坐在他父親背後的，還有一位那朱君的媳婦，眼睛哭得紅腫，呆呆的縮着頭，在那裏看守着將死的她的男人。

我向前後一看，眼淚忽而湧了出來，走上他的枕頭邊上，伏下身去，輕輕的問了他一句話「朱君！你還認得我麼？」底下就說不下去了。他又轉過頭來對我看了一眼，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但由我的淚眼看過去，好像他的眼角上也在流出眼淚來的樣子。

我走近他父親的身邊，問陳老頭那裏去了。他父親說：

「他們惠英要於今天出嫁給一位軍官，所以他早就回去料理喜事去了。」

我又問朱君服的是什麼藥，他父親只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不過他服了藥後，却瀉到如今，現在是好像已經不行了。」

我心裏想，這一定是服藥服錯了，否則，三天之內，他何以會變得這樣的呢？我正想說話的時候，

却又聽見了一陣腹瀉的聲音，朱君的頭在枕上搖了幾搖，喉頭咯咯的響起來了。我的毛髮竦豎了起來，同時他父親她媳婦兒也站起來趕上他的枕頭邊上去。我看見他的頭往上抽了幾抽，喉嚨頭格落落響了幾聲，微微抽動了一刻鐘的樣子，一切的動靜就停止了。他的媳婦兒放聲哭了起來，他的父親也因急得癡了，倒只是不發聲的呆站在那裏。我却忍耐不住了，就低下頭去在他耳邊「朱君！朱君！」的絕叫了兩三聲。

第二天早晨，天又下起微雪來了。我和朱君的父親和他的媳婦，在一輛大車上一清早就送朱君的棺材出城去。這時候城內外的居民還沒有起床，長街上清冷的很。一輛大車，前面戴着朱君的靈柩，後面坐着我們三人，慢慢的在雪裏轉走。雪片積在前面罩棺木的紅氈上，我和朱君的父親却包在一條破棉被裏，避着背後吹來的北風。街上的行人很少，朱君的媳婦幽幽在哭着的聲音，覺得更加令人傷感。

大車走出永定門的時候，黃灰色的太陽出來了，雪片也似乎少了一點。我想起了去年冬假裏和朱君一道上她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覺的向前面的靈柩叫了兩聲，忽兒按忍不住地嘩的放聲哭了起來。

和朱君一道上她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覺的向前面的靈柩叫了兩聲，忽兒按忍不住地嘩的放聲哭了起來。

過去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啜啜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喫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

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徐的態度。正因爲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喫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爲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淸她的顏面

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并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并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唉！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眞奇怪！這眞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并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喫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去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怪脾氣，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眞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吧？」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昕，我眞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蹤，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眞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喫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眞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麽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麽？」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麽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幷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在我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住在。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

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理友人陳氏的住宅。當時因爲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屋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爲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

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牠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麽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梁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靄，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麽，因爲當時並沒有對老四注意過。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談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細白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爲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爲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爲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他的椅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幷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幷且還時時以爲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爲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脚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

雙尖長的皮鞋脚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脚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喫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揑了她的脚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脚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脚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脚，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脚，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脚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脚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脚，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

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腳，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吮，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眞不眞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喫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誕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况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希望，還很有自負心哩。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幷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

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喫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喫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喫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捱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上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

時却很出力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過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沈悶的時候，邀我去喫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喫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喫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下，翻來復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

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兩個流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了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房門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脚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

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麽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麽？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絹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麽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爲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麽？」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替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算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一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漱口洗臉。

忽兒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眞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眞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麽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少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麽?」

「又有什麽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麽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麽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麽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爲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偸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蹤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匆匆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扶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向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想，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眞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起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上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去，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膽了，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麽？你怕我麽？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

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幷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看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沉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她臉上的表情，終於不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

次，總被她推翻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卻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經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了。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眞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

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簌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

一眼，就很急促地抽去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春風沈醉的晚上

一

在滬上閒居了半年，因爲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晒着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箇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凶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箇 Yellow Grub Street 的稱號。在這 Grub Street 裏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舊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貧民窟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了升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街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

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了升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街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檔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接，即能走上樓去。黑沈沈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額那樣大，房主人卻把牠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一個N煙公司的工女住在那裏，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為外間的住者要從我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着一層闇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縐紋裏滿砌着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於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雙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鐘總仍舊是挑了一雙空籃回來的，有時挑了滿担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喝，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間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鐘的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牠們疊成了兩方堆，一

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爲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臺，晚上可當床睡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着了這張由書疊成的桌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煙，我的背係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個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麼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說：「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鐘，一個圓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纔映到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間壁的同居者了。因爲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祇住着一個工女。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裏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纔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纔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我這話，也並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面，不曉是什麼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樑，灰白長圓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徵，但是當時正爲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

爲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裏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鐘下工回來，總只見我呆呆的對着了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罷，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腳。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後的感覺，是怎麼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祇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爲我天天呆坐在那裏，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攤着，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祇用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塡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祇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爲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

態了，況且又因爲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綿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着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攤放着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曾幹，卻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清新一點下來，也曾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出去投郵，在寄投給各新開的書局。因爲當時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絕斷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的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着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二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只覺得身上穿在那裏的那件破綿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來，熱了起來，所以我心裏想：

「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罷！」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的坐在那裏，間壁的同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蕉買在這裏，請你到我房裏來一道吃罷！」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邀我進她的房裏去。共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纔知道天還未暗，因爲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返射的光線從這窗裏投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條板鋪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半桌，一隻板箱，和一條圓凳。牀上

雖則沒有帳子，但堆着有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汚的點子了。她一邊把堆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綿襖，粗布褲等收在牀上，一邊就讓我坐下。我看了她那般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並不客氣，但是你每天當我回來的時候，總站起來讓我，我卻覺得對不起得很。」

這樣的說着，她就把一包香蕉打開來讓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隻，在床上坐下，一邊吃一邊問我說：

「你何以只住在家裏，不出去找點事情做做？」

「我原是這樣的想，但是找來找去總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麼？」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都不和我來往了。」

「你進過學堂嗎？」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你家在什麼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問到了這裏,我忽而感覺到我自己的現狀了。因爲自去年以來,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麼人?」「我現在所處的是怎麼一種境遇?」「我的心裏還是悲還是喜?」這些觀念都忘掉了。經她這一問,我重新把半年來困苦的情形一層一層的想了出來。所以聽她的問話以後,我只是呆呆的看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她看了我的這個樣子,以爲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臉上就立時起了一種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嘆着說:

「唉!你也是同我一樣的麼?」

微微的嘆了一聲之後,她就不說話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紅起來,所以就想了一個另外的問題問她說;

「你在工廠裏做的是什麼工作?」

「是包紙煙的。」

「一天作幾個鐘頭工?」

「早晨七點鐘起晚上六點鐘止，中上休息一個鐘頭，每天一共要作十個鐘頭的工。少作一點鐘就要扣錢的。」

「扣多少錢？」

「每月九塊錢，所以是三塊錢十天，三分大洋一個鐘頭。」

「飯錢多少？」

「四塊錢一月。」

「這樣算起來，每月一個鐘頭也不休息，除了飯錢，可省下五塊錢來。夠你付房錢買衣服的麼？」

「那裏夠呢！並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廠的。你吃煙的麼？」

「吃的。」

「我勸你頂好還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們工廠的煙。我眞恨死牠在那裏。」

我看看她那一種切齒怨恨的樣子，就不願意再說下去。把手裏捏着的半個吃剩的香蕉咬了幾口，向四邊一看，覺得她的房裏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來道了謝，我走回到我自己的房裏。她大約作工倦了的緣故，每天回來大概是馬上就入睡的。只有這一晚上，她在房裏好像是直到半夜還沒有就寢。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回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

有就寢。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回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妹，是蘇州東鄉人，從小係在上海鄉下長大的。她父親也是紙煙工廠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來和他父親同住在那間房裏，每天同上工廠去的，現在却只剩了她一個人了。她父親死後的一個月，她早晨上工廠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來也一路哭了回來的。她今年十七歲，也無兄弟姊妹，也無近親的親戚。她父親死後的葬殮等事，是他於未死之前把十五塊錢交給樓下的老人，託這老人包辦的。她說：

「樓下的老人倒是一個好人，對我從來沒有起過壞心，所以我得同父親在日一樣的去作工，不過工廠的一個姓李的管理人却壞得很，知道我父親死了，就天天的想戲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親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親是如何的一個人？死了呢還是活在那裏？假使還活着，住在什麼地方，等等，她却從來還沒有說及過。

三

天氣好像變了。幾日來我那獨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裏的腐濁的空氣，同蒸籠裏的蒸氣一樣，蒸得人頭昏欲暈，我每天在春夏之交要發的神經衰弱的重症，遇了這樣的氣候，就要使我變成半

狂。所以我這幾天來到了晚上，等馬路上人靜之後，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個人在馬路上從狹隘的深藍天空裏看看羣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邊作些漫無涯涘的空想，倒是於我的身體很有利益。當這樣的無可奈何，春風沈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處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纔回家裏。我這樣的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幾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來的前後方纔起來，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狀態也漸漸的回復起來了。平時祇能消化半磅麵包的我的胃部，自從我的深夜遊行的練習開始之後，進步得幾乎能容納麵包一磅了。這事在經濟上雖則是一大打擊，但我的腦筋，受了這些滋養，似乎比從前稍能統一，我於遊行回來之後，就睡之前，却做成了幾篇llan poe式的短篇小說，自家看看，也不很壞。我改了幾次，抄了幾次，一一投郵寄出之後，心裏雖然起了些微細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幾回的譯稿的絕無消息，過了幾天，也便把牠們忘了。

鄰住者的二妹，這幾天來，當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時候，我總在那裏酣睡，只有午後下工回來的時候，有幾次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不曉是什麼原因，我覺得她對我的態度，又回到從前初見面的時候的疑懼狀態去了。有時候她深深的看我一眼，他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裏，似乎是滿含着責備我規勸我的意思。

我搬到這貧民窟裏住後，約莫已經有二十多天的樣子，一天午後我正點上蠟燭在那裏看一本從舊書舖裏買來的小說的時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樓來對我說：

「樓下有一個送信的在那裏，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對我講這話的時候，她的疑懼我的態度更表示得明顯，她好像在那裏說；「呵呵！你的事件是發覺了啊！」我對她這種態度，心裏非常痛恨，所以就氣急了一點，回答她說：

「我有什麼信？不是我的！」

她聽了我這氣憤憤的回答，更好像是得了勝利似的，臉上忽湧出了一種冷笑說：

「你自家去看罷！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時我聽見樓底下門口果眞有一個郵差似的人在催着說：

「掛號信！」

我把信取來一看，心裏就突突的跳了幾跳，原來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譯稿，已經在某雜誌上發表了，信中寄來的是五圓錢的一張匯票。我囊裏正是將空的時候，有了這五圓錢，非但月底要預付的來月的房金可以無憂，並且付過房金以後，還可以維持幾天食料，當時這五圓錢對

我的效用的擴大，是誰也不能推想得出來的。

第二天午後，我上郵局去取了錢，在太陽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會，忽而覺得身上就淋出了許多汗來。我向我前後左右的行人一看，復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俯了下去。我頸上頭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顆一顆的鑽出來了。因爲當我在深夜遊行的時候，天上並沒有太陽，並且料峭的春寒，於東方微白的殘夜，老在靜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綿袍子，還覺得不十分與節季違異。如今到了陽和的春日晒着的這日中，我還不能自覺，依舊穿了這件夜遊的敝袍，在大街上闊步，與前後左右的和節季同時進行的我的同類一比，我那裏不自慚形穢呢？我一時竟忘了幾日後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來將盡的些微的積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閘路的估衣舖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來往的汽車人力車，車中坐着的華美的少年男女，和馬路兩邊的綢緞舖金銀舖窗裏的豐麗的陳設，聽聽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雜的人聲，脚步聲，車鈴聲，一時倒也覺得是身到了大羅天上的樣子。我忘記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樣的歡歌欣舞起來，我的嘴裏便不知不覺的唱起幾句久忘了的京調來了。這一時的涅槃幻境，當我想橫越馬路，轉入閘路去的時候，忽而被一陣鈴聲驚破了。我抬起頭來一看，我的面前正衝來了一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聲罵我說：

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聲罵我說：

「猪頭三！儂（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殺時叫旺（黃）夠（狗）抵儂（你）命噢！」

我呆呆的站住了脚，目送那無軌電車尾後捲起了一道灰塵，向北過去之後，不知是從何處發出來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的笑了幾聲。等得四面的人注視我的時候，我纔紅了臉慢慢的走向了閘路裏去。

我在幾家估衣舖裏，問了些夾衫的價錢，還了他們一個我所能出的數目，幾個估衣舖的店員，好像是一個師父教出的樣子，都擺下了臉面，嘲弄着說：

「儂（你）尋薩咯（什麽）凱（開）心！馬（買）勿起好勿要馬（買）咯！」

一直問到五馬路邊上的一家小舖子裏，我看看夾衫是怎麽也買不成了，纔買定了一件竹布單衫，馬上就把牠換上。手裏拿了一包換下的綿袍子，默默的走回家來。一邊我心裏卻在打算：

「橫豎是不夠用了，我索性來痛快的用牠一下罷。」同時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麵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尋着了一家賣糖食的店，進去買了一塊錢巧格力香蕉糖鷄蛋

糕等雜食站在那店裏，等店員在那裏替我包好來的時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順便也去洗一個澡罷。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綿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鄧脫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店家，已經上電燈了。街上來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陣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日暮的涼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冷痙。我回到了我的房裏，把蠟燭點上，向二妹的房門一照，知道她還沒有回來，那時候我腹中雖則饑餓得很，但我剛買來的那包糖食怎麼也不願意打開來，因爲我想等二妹回來同她一道吃。我一邊拿出書來看，一邊口裏儘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許多時候，二妹終不回來，我的疲倦不知什麼時候出來戰勝了我，就靠在書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來的響動把我驚醒的時候，我見我面前的一枝十二混司一包的洋蠟燭已經點去了二寸的樣子，我問她是什麼時候了？她說：

「十點的汽管剛剛放過。」

「你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廠裏因爲銷路大了，要我們作夜工。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廠裏因爲銷路大了，要我們作夜工。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夠，不做是不行的。」

她講到這裏，忽而滾了兩粒眼淚出來，我以爲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動了傷感，一邊心裏雖在可憐她，但一邊看了她這同小孩似的脾氣，却也感着了些兒快樂。把糖食包打開，請她吃了幾個之後，我就勸她說：

「初作夜工的時候不慣，所以覺得困倦，作慣了以後，也沒有什麼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書疊成的桌上，吃了幾個巧格力，對我看了幾眼，好像是有話說不出來的樣子。我就催她說：

「你有什麼話說？」

她又沉默了一會，便斷斷續續的問我說：

「我……我……早想問你了，這幾天晚上，你每晚在外邊，可在與壞人作夥友麼。」

我聽了她這話，倒吃了一驚，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一塊。她看我呆

了不答，便以爲我的行爲眞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連續着說：

「你何苦要吃這樣好的東西，要穿這樣好的衣服？你可知道這事情是靠不住的。萬一被人家捉了去，你還有什麽面目做人。過去的事情不必去說牠，以後我請你改過了罷。……」

我儘是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爲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無從辯解起。她沉默了數秒鐘，又接着說：

「就以你吸的煙而論，每天若戒絕了不吸，豈不可省幾個銅子。我早就勸你不要吸煙，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N工廠的煙，你總是不聽。」

她講到了這裏，又忽而落了幾滴眼淚。我知道這是她爲怨恨N工廠而灑的眼淚，但我的心裏，怎麽也不許我這樣的想，我總要把牠們當作因規勸我而洒的。我靜靜兒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經鎮靜下去之後，就把昨天的那封掛號信的來由說給她聽，又把今天的取錢買物的事情說了一遍，最後更將我的神經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說了。她聽了我這一番辯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說完之後，她頰上忽而起了兩點紅暈，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說：

「噢，我錯怪你了，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爲你的行爲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麽？你剛纔說的那——叫什麽的

「噢，我錯怪你了，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爲你的行爲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麼？你剛纔說的那——叫什麼的——東西，能夠賣五塊錢，要是每天能做一個，多麼好呢？」

我看了她這種單純的態度，心裏忽而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我想把兩隻手伸出去擁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卻命命我說：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現在處的是什麼境遇！你想把這純潔的處女毒殺了麼？惡魔，惡魔，你現在是沒有愛人的資格的呀！」

我當那種感情起來的時候，曾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等聽了理性的命令以後，我的眼睛又開了開來，我覺得我的周圍，忽而比前幾秒鐘更光明了。對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說：

「夜也深了，你該去睡了罷！明天你還要上工去的呢？我從今天起，答應你把紙煙戒下來罷！」

她聽了我這話，就站了起來，很喜歡的回到她的房裏去睡了。

她去之後，我又換上一枝洋蠟燭，靜靜兒的想了許多事情：

「我的勞動的結果，第一次得來的這五塊錢已經用去了三塊了。連我原有的一塊多錢合起來，付房錢之後，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來，如何是好呢！

就把這破綿袍子去當罷！但是當鋪裏恐怕不要。

這女孩子眞是可憐，但我現在的境遇，可是還趕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強迫她做，我是想找一點工作，終於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勞動罷！啊啊，但是我這一雙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黃包車的重力。自殺！我有勇氣，早就幹了。現在還能想到這兩個字，足證我的志氣還沒有完全消磨盡哩！

哈哈哈哈！今天的那無軌電車的機器手！他罵我什麼來？

黃狗，黃狗倒是一個好名詞，

……………

……………」

我想了許多零亂斷續的思想，終究沒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下的窮狀來。聽見工廠的汽笛，好像在報十二點鐘了，我就站了起來，換上了白天脫下的那件破綿袍子，仍復吹熄了蠟燭，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貧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綠的電燈，在那裏彈罷拉拉衣加。一聲二聲淸脆的歌音，帶着哀調，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裏傳到我

貧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綠的電燈，在那裏彈罷拉拉衣加。一聲二聲清脆的歌音，帶着哀調，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裏傳到我的耳膜上來，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在那裏賣錢的歌唱。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雲，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沈沈的蓋在那裏。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但星的近處，黝黝看得出來的天色，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

采石磯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

一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個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講不得的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的意思的時候，他便要拚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晶的眼睛老會張得很大，好像會有火星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那他必喜歡得要奮身的高跳，他那雙黑

而且大的眼睛裏也必有兩泓清水湧漾出來，再進一步，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沉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總是噤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沉默期間內，他也有一個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壽春園西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青了臉，一個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臺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總一個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論什麼似的。他一個人，在這中間，無論上什麼地方去，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句，有時或對自家嘻笑嘻笑，有時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嘆惜，竟似忙得不得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會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總沒有一個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笥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為事務煩忙的緣故，所以當他沉默幽鬱的時候，也不能來為他解悶。當這時候，學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個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見他與人論辯，憤激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為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

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為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沉默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只裝成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對他點一點頭就過去了。待他沉默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或者看他好像已經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了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誦些離騷或批評些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沉默之戒也就因此而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在叫他作黃瘋子，但當他的面，却個個怕他得很。一則因為他是學使朱公最鍾愛的上客，二則也因為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罵的緣故。

他跟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竟沒有一個第三個人能同他講得上半個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着了朱公的威勢愛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二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兩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的楊柳梧桐榆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黄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淒淒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爲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的走着，看看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了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氿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龔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却只注視在疲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爲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看她，不曉是什麼緣故，這一天她只是對他暗泣而不多說話。同她癡坐了半個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黄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却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

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年少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閑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尙宿酲，啼鵑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經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涴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烏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成了四首感舊的雜詩。

風亭月樹記綢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幄珊珊骨，細馬春山剪剪眸，最憶頻行尙回首，此心如水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孤底苦破交枝，如馨風柳傷思曼，別樣烟花惱牧之，莫把鵾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爲相思。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巵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緩緩行。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轟轟烈烈，剛在發育。因爲當時他新中秀才，眼前尙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擅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痙，不曉得是什麽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竪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倒竟不免有些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擅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痙，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豎了起來，

「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於是他就稍微放大了聲音吟了一遍，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步，一則原想藉此以壯壯自家的膽，二則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思，亂得同水淹的蟻巢一樣，想來想去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圍牆衖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潔練得怕人了。好像是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了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篋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花衣，過冬若要去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並且家裏他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正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為老母輩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能到何處去弄得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幾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迴環念了兩遍之後，背後的園門裏忽而走了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麼？」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稚存！你也還沒有睡麽？一直到現在在那裏幹什麽？」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信稿，我現在剛擱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他聽罷，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衰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麽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麽？」

「這話倒也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麽？」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史給竹君的信裏說出的，竹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僞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束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癡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大名麼？」

「卽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汚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疾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爲了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也犯不着，我房裏還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鷄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雀的影子，也帶有些悲涼的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雖然無風，仍蕭索地自在凋落。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撩開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晴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對帳頂看了一回，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桌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叉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

書桌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叉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歇疏梧煙，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誰人一聲歌子夜，尋聲宛轉空臺樹，聲長聲短雞續鳴，曙色冷光相激射。

三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就把筆擱下，自己就搖頭反覆的吟誦了好幾遍。呆着向窗外的晴光一望，他又拿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填了「秋夜」的兩字，作了詩題。他一邊在用僕役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微的仍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只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的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在向着東南前進。道傍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盡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隻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卻在晴空裏飛舞打圈。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爲

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了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去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的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就又回到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他了。仲則因爲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上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一語也不答又跑了進去。白花犬因爲仲則站住不走了，所以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個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頭說：

「前面的是龍山。」

「前面的是龍山。」

「那麼謝公山在那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麼?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麼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噢，李太白的墳麼?就在青山的半脚。」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脚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旁的雜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脚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個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擔，鬬頭在走下山來。他立住了脚，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可知道李太白的墳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在向前的衝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爲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在和他們鬬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纔歇了唱歌，忽而向仲則驚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孩看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頭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果然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的低墳躺在那裏。

「啊，這就是麼？」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了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沈默，馬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了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沈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壓在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沈默一壓，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了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墓草，他的糢糊的淚眼，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在活起來的樣子。他向墳的周圍走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來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跪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淚只是落落續續的流淌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這時候一忽兒的他覺得饑餓極了。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經變成了蒼茫的白夜。他一面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儘在那裏想詩。敲開了城門，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

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想完成了。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淸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刼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卽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飮酒。一生低首唯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眞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窆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是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已疲倦極了，所以便悄悄的回到了他住的壽春園的西室。命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一碗，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這時候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麽地方去了？」

想上床去睡，這時候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麼？」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兒生氣？」

「唉，仲則，我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啊啊，文人的卑汚呀！」

「是怎麼一回事？」

「昨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眞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個錢的。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奬你我的話，就冷笑了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我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眞想和他拚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嗎？」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了。并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個能不爲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僞儒殺個乾淨。」

「僞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幷且典故用錯的也着實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眞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去，我也去問他個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鬧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朶，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淸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稚存，稚存。」

「…………」

「稚存，我我……我想……想回家去了。」

「…………」

「稚存，稚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資，怎麼回去呢？」

五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於戴東原的這辱罵，自然是忍受不過去的，昨晚上和稚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爲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稚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走。稚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他顫着的憤激的身體，却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偷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去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眞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僞儒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稚存去後，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從睡夢中哭醒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譫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坐了起來問稚存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強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筠河，但因爲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溼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眞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確有些疏遠的樣子，他心裏雖則也感到了非常的悲憤，但對仲則却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騙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了。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朗，臥在學使衙門東北邊壽春園西室的病夫黃仲則，也同陰暗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強健了起來。本來是清瘦的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清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的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變得是一天濃厚似的一天了。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了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在這前後，差不多要化作成一個的樣子。

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一刻一刻的強壯了起來。到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麼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戴東原來了一次之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他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却又看見了去年初見朱竹君學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笥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的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就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坯因骨傲，吟還帶索爲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

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坯因骨傲，吟還帶索為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眞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梗託浮生，馬因識路眞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長鋏依人遊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以後情。

鳶肩火色負輪囷，臣壯何曾不若人，文倘有光眞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啖猶能活，尚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靈均。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嘗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登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中間，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煙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之日。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

與會的高賓，或站在三台閣上，數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八府的書生，正來當塗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都想來看看朱公橐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為遊人佔領了去。

黃仲則當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常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袷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臞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的，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笥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了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黃仲則，就搶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笥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朱筠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黃仲則本來是和朱筠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筠河把墨磨好，橫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掃了幾掃，就糢糢糊糊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筠河夫子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開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坯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茫茫夜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朝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麽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沈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麽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麽。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爲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浮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

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籐青的嗶嘰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眞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灘外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幾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裏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同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大，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兩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蠟人似的臉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對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 一八七二年的彿爾蘭 Paul Verlaine。

自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慰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

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有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遲生反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期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的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詳細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去。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目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眞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麼？」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上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不勸你同我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眼睛，伏在遲生的肩上。遲生覺得有兩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illegible]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不勸你同我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卻把他的眼睛，伏在遲生的肩上。遲生覺得有兩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肩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手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枝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墳墓裏一樣。艙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肩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質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寂寞……」

「你不要替我擔心思了，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質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質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過了六七分點，站在船舷上的質夫就看不見遲生了。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次，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有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一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他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二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風景，如煙如夢的帶起傷慘的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汙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善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逃往鹽原溫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了江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唉！」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煙戒酒戒女色。自家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煅煉，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煙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

問他說：

『Was Seufzen Sie, Monsieur?』

（你爲什麽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上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的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吳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爲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了一封他的同學鄺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若要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住在上海，那麽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要聘你去做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鄺海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鄺海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了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得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鄺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滙山碼頭送鄺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質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爲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祕密病都講了。質夫看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上日本去養病去。」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

「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五十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和你拿了鋤耜，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蓋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好把早飯先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好到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買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到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省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無聊的夜永。……」

質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了遲生的柔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問起無關緊要的話來：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直隸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爲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質夫的意思以爲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眞眞的戀愛外,以友情爲最美,他在日本飄流了十來年,從未曾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一腔不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眞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夜半,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凉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你冷麽？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堂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麽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部去睡罷。」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前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教員。

三

質夫登船後第三天的午前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黑的輪船碼頭上，質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海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托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這長江北岸的省城了。在碼頭近傍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鬧熱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

省城了在碼頭近傍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

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鬧熱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眞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微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質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雞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步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獨僕獨的響聲，好像是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侵旦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人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了他，質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坐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裏。西邊是一道古城，

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叠的低崗和幾排鵝黃疎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灣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e 呀，佛爾蘭 Verlaine 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 Behumble！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跟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鬍鬚黑影，講一句話，眼睛必開閉幾次。質夫因爲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尋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質夫上正廳上去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爲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了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裏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

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就把功課的時間表拿了過來。却好那一

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就把功課的時間表拿了過來。却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遍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現在我們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拿起這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加一倍，抬起頭來，但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任忍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爲

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覺得自家是專門學校裏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顚顚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早晨，齋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齋夫驚醒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去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爲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了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僞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却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搆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便用了日本話，笑嘻嘻的對質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便用了日本話，笑嘻嘻的對質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大成功。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喜歡，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爲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星狼麥連邑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員和驅逐李麥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麥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收買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話）你成功了呀！」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爲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

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為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抬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起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去。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的學生，預備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的學生，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爲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開閉。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溝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沈沈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標。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腳，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腳，一直沿了向北的那

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了。他以爲這樣的城外市鎭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物，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究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蓬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的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吃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一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惜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來換的，我情願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粗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餓犬似的走上街來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煙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女人坐在灰黃的電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那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先買了幾封香煙，他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如餓犬似的貪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你有針賣沒有？」

「是縫衣服的針麼？」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熟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將拿新針與你用熟的針交換一下。」

那婦人便笑着回答說：

「你是拿去養在藥裏的麼？」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是的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不錯不錯，這針倒還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眞是難辦。」

「是什麼呢？」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是怎麼也求不到的，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這樣的也可以的麼？」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質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便漲紅了臉說：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那請你拿去就對了，何必換呢。」

「謝謝，謝謝，眞眞是感激不盡了。」

質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曾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門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曾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門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裏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想把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跡，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的房裏，還在那裏貪嘗變態的快味，打更的人打倒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

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傍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韶，確是平生的一大快事。質夫覺得這一般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弟了。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晴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伽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校近傍的山坡上，一直沿了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去，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的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也可以滿足了，照目下的狀態能夠持續得一二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

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下去，回到學校之後，他又接着了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也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然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的中間的通路上，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也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然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的中間的通路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着了一個青臉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頰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獰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那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質夫看了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裏的學生叢中，闢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了到教員的議事廳上去。一邊質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的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打！打！打打」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質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都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着一副黑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的是學校的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去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呢？」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打！」

「李麥的走狗。」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這買賣眞好啊，」

「打打！」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喚，便出來對學生說：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對了。」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名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謝罪之後許明先就護送他出門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江杰走後，質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爲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

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沒有什麼。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朗的早晨十點鐘的時候，質夫正在預備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質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了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過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九個學生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我們幾個人是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一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八九個中的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那要對他不起。」

說到這裏，他在馬褂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質夫看着門外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喃喃呐呐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下去。質夫心裏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王先生對他說：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爲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倘且在那裏旁觀。」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這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鋪蓋捆好了。因爲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人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長房裏去攔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了那個拿刀的矮子，抬了校長的被褥，就慢慢的走出門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二天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去，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畫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逛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出來的學

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鎖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搬校長鋪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私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較餘霞的返照，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脚上，都有些薄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狠麥連邑殺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爲議員和軍閥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在澄淸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爲有了這舉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麥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軍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

不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有得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了的，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這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教務長有反感的一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

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青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的佛座，和桌上的供物，及兩壁的艫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祕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看，對質夫說：

「純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他們下樓，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了。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出去一看，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獰惡的人，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質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質夫拱拱手說：

「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爲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李來的。」

質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你們何必這樣呢？」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質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跑到那學生身邊說：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那學生却回答說：

「沒有了，你們去罷。」

這樣的下了一個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質夫拱了一拱手說：

「我們實在也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原諒原諒。」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去了。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倪教務長和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這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了下去，王亦安和質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質夫主張馬上對把行李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光着眼睛對質夫說：

「不能不能，你和希聖怎麼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聖和你的感情最好。現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校內，仍復繼續替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們出去。」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眞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沉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沉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聖和于質夫二人，於晚上十二點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

天瀟瀟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連續續的吸起煙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起煙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麽？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講到這裏，那學生的眼睛已有一圈紅了。王亦安對他作了一揖說：

「你要是愛我們的，請你放我們走罷，住在這裏怕有危險。」

那學生忽然落了一顆眼淚，咬了一咬牙齒說：

「既然這樣，請三位老師等一等，我去尋幾位同學來陪三位老師進城，夜深了，怕路上不便。」

那學生跑進去之後，他們三人馬上叫門房開了門，在黑暗中冒着雨就走了。走了三五分鐘，他們忽聽見後面有脚步聲在那裏追逐他們，就放大了脚步趕快走來，同時後面的人却叫着說：

「我們不是壞人，請三位老師不要怕，我們是來陪老師們進城的。」

聽了這話，他們的脚步便放小來。質夫回頭來一看，見有四個學生拿了一盞洋油行燈跟在他們的後面，其中有二個學生，却是質夫教的一班裏的。

六

第二天的午後，從學校裏搬出來的教職員全體，就上省長公署去見新到任的省長。那省長本來是質夫的胞兄的朋友，質夫與他亦曾在西湖上會過的。歷任過交通司法總長的這省長，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卻作一個「總有辦法」的回答。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爲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蟄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逛。他就把他自己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生活，比作了未决囚的生活。每日嘲自慰的對人說：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性慾比人一倍強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住的幾個同事，到娼家去進出起來了。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也恨省長不能速行解决鬧事的學生，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酒。這與奮劑一下喉，他的獸性又起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時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

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

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便用了英文對他說：

「你既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質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為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煙橘子的小鋪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遲了一步，也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坐在門裏兩傍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了喉嚨叫着說：

「引路！荷珠娘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

「你要怎麼樣的姑娘？你且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質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我好替你介紹。」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你且講來罷。」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是有一種婉轉的風味。穿的是一件蝦青大花的緞子夾衫，一條玄色素緞的短腳褲。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說什麼鬼話，我們懂的呀！」

「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質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假的假的，吳老爺說的是謊，你想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一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你難道還在疑信麽？」

「你是中國人，你何以要穿外國衣服？」

「我因爲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麽？」

吳風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荷珠，你給于老爺薦舉一個姑娘罷。」

「于老爺喜歡怎麽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吳風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質夫說：

「海棠好不好？」

質夫回答說：

「我又不曾見過，怎麽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風世便大笑說：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荷珠對她的假母說：

「去請海棠姑娘過來。」

假母去了一忽來回說：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從戲院到那鹿和班來回總有三十分鐘，這三十分鐘中間，質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在空中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抱起膝來。吳風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不行不行，抱膝的事，在班子裏是大忌的，因爲這是閒空的象徵。」

質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另外還有什麼禮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他們姑娘笑我。」

正說到這裏，門簾開了，走進了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額角廣

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

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魯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脚褲。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對你的是這一位于老爺，他是新從外國回來的。」

質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樣一點兒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作聲，只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眼。荷珠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眞的樣子，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臺的小放牛却好得很，可惜祇看了半齣，沒有看完。質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裏覺得奇怪得很，以爲她不像妓院裏的姑娘。吳風世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質夫風世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了房裏去。質夫一進海棠的房，就看見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縐紋，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她的青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一雙眼睛，薄薄

的淡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無際的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那條狹巷,就是大街,那時候街上的店鋪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的「Dead City」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pse 了。」

走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脚步聲漸漸兒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闇的夜氣吞下去了。

志摩在回憶裏

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艸。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輓志摩的輓聯。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係,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輓志摩的輓聯。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係，我只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適合他身分的死。

做輓聯我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處不勝寒』，『猶是深閨夢裏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適當的上下對，所以只成了上舉的一聯。這輓聯的好壞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適合於哀輓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殭若木雞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萬國殯儀館中，當日來弔的許多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至於哀輓詩詞的工與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志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麼怎麼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記憶裏的志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與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的春季，我開離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學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所以在宿舍裏，在課堂上，我只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卷伏着，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態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裏，却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面却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的小孩子。我當時自己已然總也還是一個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裏却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眞生得奇怪，』彷彿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爲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面上也已經滿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裏猜來，彷彿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裏，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着，高笑着，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却終於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小，戴着金邊近視眼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裏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着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却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

像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

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裏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着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却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

像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麼密切一點的關係，後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年假之後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爲了什麼，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從此之後，一別十餘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於沒有遇到的機會。雖則在異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爲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裏，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後，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圖書館裏遇見了志摩。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並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態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爲歷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煅煉成了一個長於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後，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面。他的善於座談，敏於交際，長於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霉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只教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後，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

『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後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遊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爲國際的。於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積多了起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後，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後的落葉。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復在歧路上徘徊着，苦悶着，而終於尋不到出路。是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了志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

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

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在路上路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裏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賚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爲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的船係定在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裏立着——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

『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爲太果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裏是不十分快活的，幷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志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着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別的低。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後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後，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可是一則因爲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爲他跑來跑去的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時候也並不多。今年的暑假後，他於去北平之先

曾大宴了三日客。頭一天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裏。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日的杭州。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眞眞是偶然的，闖到了他的寓裏。

那一天晚上，因爲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裏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後會纔茲分散。但第二天我沒有去，於是就永久失去了見他的機會了，因爲他的靈柩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殮好了來的。

文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一種是像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葉賽寧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歷，他個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後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弔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爲止。

北平的四季

對於一個已經化為異物的故人，追懷起來，總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處；隨後再慢慢的想想，則覺得當時所感到的一切壞處，也會變作很可尋味的一些紀念，在回憶裏開花。關於一個曾經住過的舊地，覺得此生再也不會第二次去長住了，身處入了遠離的一角，向這方向的雲天遙望一下，回想起來的，自然也同樣地只是牠的好處。

中國的大都會，我前半生住過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數；可是當一個人靜下來回想起從前，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煙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以及杭州的沈著，總歸都還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當然還是北京——的典麗堂皇，幽閑清妙。

先說人的分子罷，在當時的北京——民國十一二年前後——上自軍財閥政客名優起，中經學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於負販拉車鋪小攤的人，都可以談談，都有一藝之長，而無憎人之貌；就是由薦頭店薦來的老媽子，除上坑者是當然以外，也總是衣冠楚楚，看起來不覺得會令人

討嫌。

其次說到北京物質的供給哩，又是山珍海錯，洋廣雜貨，以及蘿蔔白菜等本地產品，無一不備，無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兩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時候，總只感到北京的空氣太沈悶，灰沙太暗澹，生活太無變化；一鞭出走，出前門便覺胸舒，過蘆溝方知天曉，彷彿一出都門，就上了新生活開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載，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害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個個都有，而在我自己，卻感覺得格外的濃，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許是爲了我那長子之骨，現在也還埋在郊外廣誼園的坟山，而幾位極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裏同時斃命的受難者的一羣。

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無一不可愛的，就是大家覺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聯合上一起，在我也覺得是中國各大都會中所尋不出幾處來的好地。爲敍述的便利起見，想分成四季來約略地說說。

北平自入舊曆的十月之後，就是灰沙滿地，寒風刺骨的節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

最怕過的日子。但是要想認識一個地方的特異之處，我以爲頂好是當這特異處表現得最圓滿的時候去領略；故而夏天去熱帶，寒天去北極，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雖則比南方要冷

最怕過的日子。但是要想認識一個地方的特異之處，我以爲頂好是當這特異處表現得最圓滿的時候去領略；故而夏天去熱帶，寒天去北極，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雖則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閑，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澈底。

先說房屋的防寒裝置罷，北方的住屋，並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樣，用的是鋼骨水泥，冷熱氣管；一般的北方人家，總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厚的泥牆；上面花廳內都有一張暖坑，一所迴廊；廊子上是一帶明窗，窗眼裏糊着薄紙，薄紙內又裝上風門，另外就沒有什麼了。在這樣簡陋的房屋之內，你只教把爐子一生，電燈一點，綿門簾一掛上，在屋裏住着，卻一輩子總是暖炖炖像是春三四月裏的樣子。尤其會得使你感覺到屋內的溫軟堪戀的，是屋外窗外面烏烏在叫嘯的西北風。天色老是灰沈沈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圍障，而從風塵灰土中下車，一踏進屋裏，就覺得一團春氣，包圍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馬上就忘記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歡吃吃酒，燒燒羊肉鍋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夠割捨；酒已經是禦寒的妙藥了，再加上以大蒜與羊肉醬油合羹的香味，簡直可以使一室之內，漲滿了白濛濛的水蒸溫氣。玻璃窗內，前半夜，會流下一條條的清汗，後半夜就變成了花色奇異的冰紋。

到了下雪的時候哩，景象當然又要一變。早晨從厚綿被裏張開眼來，一室的清光，會使你的眼睛眩暈。在陽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的放起光來了，蟄伏得很久的小鳥，在這時候會飛出來覓食振翎，談天說地，吱吱的叫個不休。數日來的灰闇天空，愁雲一掃，忽然變得澄清見底，翳障全無，於是年輕的北方住民，就可以營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趕冰車雪車，就在這一種日子裏最有勁兒。

我曾於這一種大雪時晴的旁晚，和幾位朋友，跨上跛驢，出西直門上駱駝莊去過過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無數枯樹林，以及西山隱隱現現的不少白峯頭，和時時吹來的幾陣雪樣的西北風，所給與人的印象，實在是深刻，偉大，神祕到了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直到了十餘年後的現在，我一想起當時的情景，還會得打一個寒顫而吐出一口清氣來，如同在釣魚台溪旁立着的一瞬間一樣。

北國的冬宵，更是一個特別適合於看書，寫信，追思過去，與作閑談說廢話的絕妙時間。

記得當時我們弟兄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總不遠千里地走攏來聚在一道，會談少年時候在故鄉所遇所見的事事物物。小孩們上床去了，用人們也都去睡覺了，我們弟兄三個，

還會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長談下去。有幾宵因爲屋外面風緊天寒之故，到了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時候，便不約而同地會說出索性坐坐到天亮的話來。像這一種可寶貴的記憶，象這一種

談少年時候在故鄉所遇所見的事事物物。小孩們上床去了，用人們也都去睡覺了，我們弟兄三個，還會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長談下去。有幾宵因爲屋外面風緊天寒之故，到了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時候，便不約而同地會說出索性坐坐到天亮的話來。像這一種可寶貴的記憶，像這一種最深沈的情調，本來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夠多享受幾次的曇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裏，那趣味也一定不會得像如此的悠長。

總而言之，北平的冬季，是想賞識賞識北方異味者之唯一的機會；這一季裏的好處，這一季裏的瑣事雜憶，若要詳細地寫起來，總也有一部帝京景物略那麼大的書好做；我只記下了一點點自身的經歷，就覺得過長了，下面只能再來略寫一點春和夏以及秋季的夢境，聊作我的感懷。

春與秋，本來是在什麼地方都屬可愛的時節，但在北平，卻與別地方也有點兒兩樣。北國的春，來得較遲，所以時間也比較得短。西北風停後，積雪漸漸地消了，趕牲口的車夫身上，看不見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襖的時候，你就得預備着遊春的服飾與金錢，因爲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內，春光就會得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纔行，

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記憶的痕跡，是城廂內外的那一層新綠，同洪水似的新綠。

北京城，本來就是一個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一踏出九城的門戶，四面的黃土坡上，更是雜樹叢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裏顫抖着的嫩綠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經系統不十分健全的人，驟然間身入到這一個淡綠色的海洋濤浪裏去一看，包管你要張不開眼，立不住脚，而昏蹶過去。

北平市內外的新綠，瓊島春陰，西山挹翠諸景裏的新綠，眞是一幅何等奇偉的外光派的妙畫！從地勢緯度上講來，北方的夏天，當然要比南方的夏天來得涼爽。在北平城裏過夏，實在是並沒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熱的時候，只有中午到午後三四點鐘的幾個鐘頭，晚上太陽一下山，總沒有一處不是涼陰陰要穿單衫纔能過去的；半夜以後，更是非蓋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是在夏天住過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

我在北平，曾經過過三個夏天；像什刹海，菱角溝，二閘等暑天遊耍的地方，當然是都到過的；但是在三伏的當中，不問是白晝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張籐榻，搬到院子裏的葡萄架下或籐花陰處去躺着，吃吃冲茶雪藕，聽聽盲人的鼓詞與樹上的蟬鳴，也可以一點兒也感不到炎熱與熏蒸。而夏天最熱的時候，在北平頂多總不過九十四五度，這一種大熱的天氣，全夏頂多頂多又不過十日的樣子。

去躺着，吃吃冲茶雪藕，聽聽盲人的鼓詞與樹上的蟬鳴，也可以一點兒也感不到炎熱與熏蒸。而夏天最熱的時候，在北平頂多總不過九十四五度，這一種大熱的天氣，全夏頂多頂多又不過十日的樣子。

在北平，春夏秋的三季，是連成一片；一年之中，彷彿只有一段寒冷的時期，和一段比較得溫暖的時期相對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間，自夏到秋，也只覺得是過了一次午睡，就有點兒涼冷起來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特別的覺得長，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覺得比別處來得濃厚。前兩年，因去北戴河回來，我曾在北平過過一個秋，在那時候，已經寫過一篇「故都的秋」對這北平的秋季頌贊過一道了，所以在這裏不想再來重複；可是北平近郊的秋色，實在也正像是一冊百讀不厭的奇書，使你愈翻愈會感到興趣。

秋高氣爽，風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騎着一匹驢子，上西山八大處或玉泉山碧雲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紅柿，遠處的煙樹人家，郊野裏的蘆葦黍稷，以及在驢背上馱着生菓進城來賣的農戶佃家，包管你看一個月也不會看厭。春秋兩季，本來是到處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來似乎更高一點，北方的空氣，吸起來似乎更乾燥健全一點。而那一種草木搖落，金風肅殺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覺得要嚴肅，凄涼，沈靜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腳下，農民的家裏或古寺的殿前，自陰歷八月至十

月下旬，去住牠三個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爲氣！」以及「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的那一種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覺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眞會感至極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駕。所以我說，北平的秋，纔是眞正的秋；南方的秋天，不過是英國話裏所說的 Indian Summer 或叫作小春天氣而已。

統觀北平的四季，每季每節，都有牠的特別的好處；冬天是室內飲食奄息的時期，秋天是郊外走馬調鷹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綠，夏天飽受清涼。至於各節各季，正當移換中的一段時間哩，又是別一種情趣，是一種兩不相連，而又兩都相合的中間風味，如雍和宮的打鬼，淨業庵的放燈，豐臺的看芍藥，萬牲園的尋梅花之類。

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爲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

春愁

說秋月不如春月的，畢竟是「只解歡娛不解愁」的女孩子們的感覺，像我們男子，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我們這些男子，恐怕到得春來，總不免有許多懊惱與愁思。

第一，生理上就有許多不舒服的變化；腰骨會感到酸痛，全體筋絡，會覺得疏懶。做起事情來，容

說秋月不如春月的畢竟是「只解歡娛不解愁」的女孩子們的感覺像我們男子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我們這些男子，恐怕到得春來，總不免有許多懊惱與愁思。

第一，生理上就有許多不舒服的變化；腰骨會感到酸痛，全體筋絡會覺得疏懶，做起事情來，容易厭倦，容易顛倒。由生理的返射，心理上自然也不得不大受影響，譬如無緣無故會感到不安，恐怖，以及其他的種種心狀，若焦燥，煩悶之類。

而感覺得最切最普遍的一種春愁，卻是「生也有涯」的我們這些人類圍和周圍大自然界的對比。

年去年來，花月風雲的現象，是一度一番，會重新過去，從前是常常如此，將來也決不會改變的。可是人呢？號爲萬物之靈的人呢？卻一年比一年的老了。由渾噩無知的童年，一進就進入了滿貯着性的苦悶，智的苦悶的青春。再不幾年，就得漸漸的衰，漸漸的老下去。

從前住在上海，春天看不見花草，聽不到鳥聲，每以爲無四季變換的洋場十里，是勞動者們的永久地獄。對於春，非但感到了恐怖，幷且也感到了敵意，這當然是春愁。現在住上了杭州，到處可以看湖山，到處可以聽黃鳥，但春濃反顯得人老，對於春又新起了一番妒意，春愁可更加厚了。

在我個人，幷且還有一種每年來復的神經性失眠的症狀，是從春暮開始，入夏劇烈，到秋方能

痊治的老病。對這死症的恐怖，比病上了身，實際上所受的肉體的苦痛還要厲害。所以春對我，絕對不能融洽，不能忍受。年紀輕一點的時候，每思到一個終年沒有春到的地方去做人；在當時單憑這一種幻想，也可以把我的春愁減殺一點，過幾刻快活的時間。現在中年了，理智發達，頭腦固定，幻想沒有了。一遇到春，就只有愁慮，只有恐懼。

去年因爲新搬上杭州來過春天，近郊的有許多地方，還不曾去跑過，所以二三四的幾個月，就完全化去在閑行跋涉的筋肉勞動之上，覺得身體還勉強對付了過去。今年可不對了，曾經去過的地方，不想再去，而新的可以娛春的方法，又還沒有發見。去旅行麼？既無同伴，又缺少旅費。讀書麼？寫文章麼？未拿起書本，未捏着筆，心裏就煩燥得要命。喝酒也豈能長醉，戀愛是尤其沒有資格了。

想到了最後，我只好希望着一種不意的大事件的發生，譬如飛機炸彈的來臨，或大地震大革命的勃發之類，或者可以把我的春愁驅散，或者簡直可以把我的軀體毀去；但結果，這當然也不過是一種無望之望，同少年時代一樣的一種幻想而已。

滄州日記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舊曆九月初七日，）星期四，晴爽。

早晨六點就醒了，因爲想於今天離開上海。匆忙檢點了一下行李，向鄰舍去一問，知道早車是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舊曆九月初七日），星期四，晴爽。

早晨六點就醒了，因爲想於今天離開上海。匆忙檢點了一下行李，向鄰舍去一問，知道早車是九點前後開的，於是就趕到了車站。到時果然還早，但因綱籃太大，不能搬入車座事，就擱了幾分鐘，不過入車坐定，去開車時還早得很。天氣也眞爽朗，不過坐在車裏，竟能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

到杭州城站是午後兩點左右，即到湖濱滄州旅館住下，付洋拾元。大約此後許住一月兩月，也說不定。

作霞及百剛小峯等信告以安抵湖畔，此後只想靜養洗疴，細寫東西。

晚上在一家名寶昌的醬園裏喝酒，酒很可以，價錢也賤得可觀，此後當常去交易他們。

喝酒回來，洗了一個澡，將書籍稿子等安置了一下，時候已經不早了，上床時想是十點左右，因爲我也並不帶表，所以不曉得準確的鐘點。自明日起，應該多讀書，少出去跑。

十月七日，（九月初八），星期五，晴爽。

此番帶來的書，以關於德國哲學家 Nietzsche 者較多，因這一位薄命天才的身世眞有點可

敬佩的地方，故而想仔細研究他一番，以他來做主人公而寫一篇小說。但臨行時，前在武昌大學教書時的同學劉氏，曾以繼續翻譯盧騷事爲請，故而盧騷的『漫步者的沈思』也想繼續翻譯下去。總之此來是以養病爲第一目標，而創作次之，至於翻譯，則又是次而又次者也。

昨晚睡後，聽火警鐘長鳴不已，想長橋附近，又有許多家草房被燒去了。

早餐後，就由清波門坐船至赤山埠，翻石屋嶺，出滿覺隴，在石屋洞大仁寺內，遇見了弘道小學學生的旅行團。中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女人，大約是教員之一，相貌有點像霞，對她看了幾眼，她倒似乎有些害起羞來了。

上翁家山，在老龍井旁喝茶三碗，買龍井茶葉，桑芽等兩元，祇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峯走了一圈，下來出四眼井，坐黃包車回旅館，人疲乏極了，但餘興尙未衰也。

今晨發霞的信，此後若不做文章，大約一天要寫一封信去給她。

自南山跑回家來，洗面時忽覺鼻頭皮痛，在太陽裏晒了半天，皮層似乎破了。天氣眞好，若再如此的晴天繼續半月，則『蜃樓』一定可以寫成。

在南高峯的深山裏一個人徘徊於樵徑石壘間時，忽而一陣香氣吹來，有點使人興奮，似乎要觸發性慾的樣子，桂花香氣，亦何嘗不暗而豔。順口得詩一句，叫作『九月秋遲桂始花』，秋遲或作山深，但沒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難耐，』或可對對，[illegible]

觸發性慾的樣子，桂花香氣，亦何嘗不暗而豔。順口得詩一句，叫作『九月秋遲桂始花，』秋遲或作山深，但沒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難耐，』或可對對，這是今晨的實事，今晚上當去延益里取一條被來。

旁晚出去喝酒，回來已將五點，看見太陽下了西山。今晚上當可高枕安眠，因已去延益里拿了一條被來了。

今天的一天漫步，倒很可以寫一篇短篇。

晚上月明。十點後，又有火燒，大約在城隍山附近，因火鐘只敲了一記。

十月八日，（陰歷九月初九，）星期六，晴爽。

今天是重陽節，打算再玩一天，上裏湖葛嶺去登高，順便可以去看一看那間病院。

早晨發霞信，告以昨日遊蹤。

在奎元館吃麵中間，想把昨天的詩做牠成來：病肺年來慣出家，老龍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難耐，九月秋遲山深或作桂始花，香暗時挑閨裏夢，眼明不吃雨前茶，題詩報與朝雲道，玉局參禪與正賒。

午後上葛嶺去，登初陽臺，臺後一塊巨石，我將在小說中賜牠一個好名字，叫作『觀音眺』。從葛嶺回來，人也倦了，小睡了數分鐘，晚上出去喝酒，幷且又到延齡里去了一趟。從明日起，當不再出去跑。

晚上讀『盧騷的漫步』。

十月九日，（陰歷九月初十，）星期日，晴爽。

天氣又是很好的晴天，眞使人在家裏坐守不住，『遲桂開時日日晴，』成詩一句，聊以作今日再出去閑遊的口實。

想去吃羊腰，但那家小店已關門了，所以只能在王潤興飽吃了一頓醋魚腰片。飯後過城站，買莫友芝邵亭詩鈔一部，屑玉叢談三集四集各一部，係申報館鉛印本。走回來時，見霞的信已經來了，就馬上寫了一封回信，幷附有兄嫂一函，托轉交者。

錢將用盡了，明日起，大約可以動手寫點東西，先想寫一篇短篇，名『遲桂花』。

十月十日，（九月十一，）陰晴，星期一。

十月十日，（九月十一）陰晴，星期一。

近來每於早晨八時左右起床，晚上亦務必於十時前後入睡，此習慣若養得成，則於健康上當不無小補。以後所宜漸戒的，就是酒了，酒若戒得掉，則我之宿疾，定會不治而自愈。

今天天氣陰了，心倒沈靜了下來，若天天能保持着今天似的心境，那麼每天至少可以寫得二三千字。

『遲桂花』的內容，寫出來怕將與『幸福的擺』有點氣味相通，我也想在這篇小說裏寫出一個病肺者的性格來。

午前寫了千字不到，就感到了異常的疲乏，午膳後，不得已只能出去漫步，先坐船至岳墳，後就步行回來。這一條散步的路線很好，以後有空，當常常去走走。回來後，洗了一次澡。

晚上讀鼓羨門延露詞，眞覺得細膩可愛。接霞來信，是第二封了。月亮皎潔如白晝。

今天中飯是在旅館吃的，我在旅館裏吃飯，今天還是第一次，菜蔬不甚好，但也勉強過得去，很想拚命的寫，可這幾日來，身體實太弱了，我正在怕，怕吐血病，又將重發，昨今兩天已在痰裏見過兩次紅了。

十月十一日（九月十二），星期二，晴朗。

痰裏的血點，同七八年前吐過的一樣，今晨起來一驗，已證實得明明白白，但我將不說出來，恐怕霞聽到了要着急。

這病是容易養得好的，可是一生沒有使我安易過的那個鬼，就是窮鬼，貧，卻是沒有法子可以驅逐得了。我死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這『貧』這『窮』恐怕在我死後，還要糾纏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下瞑目，因爲孤兒寡婦，沒有錢也是養不活的。今天想了一天，亂走了一天，做出了許多似神經錯亂的人所做的事情，寫給霞的信寫了兩封，更寫了一封給養吾，請他來爲我辦一辦入病院的交涉。

接霞的信，知道要文章的人，還有很多在我們家裏候着，而我卻病倒了，什麼也不能做出來。本來貧病兩字，從古就係連接着的，我也不過是這古語的一個小證明而已。

向晚坐在碼頭邊看看遊客的歸舟，看看天邊的落日，看看東上的月華，我想哭，但結果只落得一聲苦笑。

今天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書，更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文具和什器，彷彿我的頭腦，是已經失去了

今天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書，更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文具和什器，彷彿我的頭腦，是已經失去了正確的思慮似的，唉！這悲哀顛倒的晚秋天！

午前杭城又有大火，同時有強盜搶錢莊，四人下午被槍殺。

寄給養吾的信，大約明天可到，他的來最早也須在後日的午後。

十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星期三，晴快。

昨晚寄出一稿，名『不亦樂乎』，具名子曰，係寄交林語堂者，為論語四期之用，只雜感四則而已。

今晨痰中血少了，似乎不會再吐的樣子，昨天空忙了一天，這眞叫作庸人自擾也。大約明天養吾會來，我能換一住處也好，總之此地還太鬧，入山唯恐其不深，這兒還不過是山門口的樣子。

中午寫稿子三張，發上海信，走出去寄信，順便上一家廣東館吃了一點點心。

旁晚養吾來，和他上西湖醫院去看了一趟。半夜大雨，空氣溼了一點。

十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星期四，晴快無比。

午前去西湖醫院看好了一間亭子上的樓房，軒敞明亮，打算於明後日搬進去。

午後發映霞信，及致同鄉胡君書。

明日准遷至段家橋西湖醫院樓上住，日記應改名『水明樓日記』了。

水明樓日記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舊歷九月半，）星期五，晴爽，東北有微風吹來。

晨六時起床，太陽還未出，人家屋頂，寒冷之至。養吾欲搭早班七點半鐘船回里，所以送至江干，重返湖濱，剛敲八點。在一家小館子裏吃了早餐，就會萃行李書籍，出了滄州旅館，而搬到了此地。

這兒是友人楊氏郁生經營的西湖醫院，我因他們這裏清靜幽深，所以問他借了一間閑房來住。房子是同治年間張勤果公的棲息之處，張歿後改建爲祠，在段橋東，前面臨湖而後面遙靠寶俶塔山。我所住的一間，尤係張公祠中的最好的處所，名水明樓，上懸有會稽陶濬宣隸書扁額。照此扁的題跋看來，則此地原爲嚴氏富春山莊舊址。我本富春人，不意中來此地作客閑居，也是人事的巧

的題跋看來則此地原爲嚴氏富春山莊舊址我本富春人不意中來此地作客閑居也是人事的巧合。

午前作養吾映霞信。下午寫良友社編輯部信，告以出書事，且等我回滬後再說。今天忙了一天，旁晚纔得靜坐下來記這條日記，從明朝起，當不再出外去，而專致意於創作了。

晚上又發霞信，係去催她匯錢來的。月亮明朗得同夏夜一樣，有許多男女的對兒及小孩子的集團，在屋外的湖濱及馬路上空地上閑走與喧嬉。

讀杜葛揑夫的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像嚼橄欖，愈嚼愈有回味。

十月十五日（九月十六），星期六，晴和。

晨起，湖南一片白霧，太陽晒得很濃，但霧仍晒不開，爲數日來未有之景，或將下雨，也說不定。『零餘者的日記』裏的幾句詩，實在有味得很。那一位老德國教師的懷鄉之歌，譯在下面：

Herz, mein Herz, warum so traurig?

Was bekuemmert dich so Sehr?

Sist ja schoen im fremden Lande——
Herz, mein Herz——was willst du mehr?

柔心，問我柔心，爲甚憂愁似海深？
如此牽懷，何物最關情？
卽使身流異域，卻是江山洵美好居停——
柔心，問我柔心，——此外復何云？

還有零餘者最後所引的一首；

'And sbout the grave
May youthful live rejoice,
And natute deedless
Glow with eternal beauty'

也是很有意思，可惜譯不出來。

午飯後，小睡起床已將三點，上延齡里去，則霞寄來之款已到。有此數十元大約可以用到『蜃樓』做畢，只差居停的房飯錢了。預計十一月底，必須做好『蜃樓』那時候打算上上海去一趟。映霞亦有信來，我可白急了一天一夜。

午飯後，小睡，起床已將三點，上延益里去，則霞寄來之款已到。有此數十元大約可以用到『蜃樓』做畢，只差居停的房飯錢了。預計十一月底，必須做好『蜃樓』那時候打算上上海去一趟。映霞亦有信來，我可自急了一天一夜。

晚上入城購物，買盡了五元錢。此後日用起居的事物，一無所缺，只待專心寫文章了。

月明如畫，水明樓上照得晶瑩四徹，滅去電燈後，又在露臺迴廊上獨坐了許多時候。猛想起李後主『獨自暮憑欄』句，實在意境遙遠得很。

十月十六日，（九月十七日，）星期日，晴快。

晨起將幾本舊書訂了一訂好。映霞忽來了一個電報，謂錢已寄出云云。這事原不能怪她，也不能怪我，總之是不識人家苦辣的自私的人在打了混的緣故。從此又可以得兩個教訓，一、我們不應當爲自己的利益之故而犧牲他人的時間勞力與金錢，二、我們於今日此刻須做的事情，萬不可挨到了明日再做。

午飯前，霞又有快信來，其中滿述了一篇家庭紛鬧之辭，不快之至，因卽寫了一封快信去安慰她。我後半生的行程志願，於這一封短信中寫盡了。因心終鬱鬱，所以就出去喝了半斤酒，數日來的

清戒，於此破掉。酒後就搭汽車上四眼井，又上翁家山去視察了一回，下龍井風篁嶺，過二老亭，出至洪春橋搭汽車而返。路過五老墳邊，很想進去一哭，因時間來不及而中止。過岳家墳，做了四韻感時事的詩：

過岳墳有感時事

北地小兒耽逸樂，南朝天子愛風流，權臣自欲成和議，金虜何嘗要汴州，屠狗猶操弦上命，將軍偏惜鏡中頭，饒他關外童男女，立馬吳山志竟酬。

晚上月明天淨，因白天走得倦了，早睡。

十月十七日，（陰歷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

天上浮雲蔽日，或將下雨。

昨日因走路多，今天猶覺疲憊，午前寫了二千多字，又接霞快信，午後寫回信，僅一明信片。大約『遲桂花』可寫一萬五六千字，或將成爲今年的我作品中的傑作。

午後因無氣力，沒有寫下去，大約明日可寫三千字，後日可以寫完。

晚上雨頗大，湖中景色，又變了一個樣子，是山色空濛雨亦宜也。讀南遊記全篇。早睡，頗安穩。

午後因無氣力沒有寫下去，大約明日可寫三千字，後日可以寫完。

晚上雨頗大，湖中景色，又變了一個樣子，是山色空濛雨亦宜也。讀南遊記全篇。

早睡，頗安穩。

十月十八日，（九月十九，）星期二，陰雨。

晨起，酣夢未醒。天涼極，睡得快適無比。早餐後，寫詩一首，即在翁家山做的那首，可表單軸。

午前寫『遲桂花，』成四千字，午飯後又寫了一千字。霞有信來，說胃病，即寫回信一，冒雨至湖濱寄出，喝酒三椀，買書數册。杭州六藝書店所發行之所謂曲苑，共八册，已被我買全了。晚上聽雨至十點始上床。創作力，像今天那麼，還可以說不衰，以後若每天能寫五千字，那不消一月，『蜃樓』就做成了。『遲桂花』大約要寫到二十，纔寫得完。幾個人物的性格還沒有點出，明日再寫一天，大約總該有點眉目了，這一回非要寫到我所想的事情都寫完爲止。

十月十九日，（九月二十，）星期三，雨。

是秋雨的樣子了，連日不開，大約還須下數日，方能晴。天氣亦驟寒，因記前兩年，寄寓地藏庵時，

曾有『夜雨平添水閣寒』一句，王老賞嘆，謂爲可入唐人集。今則王老墓木已拱，而全詩也已忘了。昨日在酒館喝酒，見一酒保在耽讀小說，將我的酒燙過頭了，也做了一句詩『酒冷頻爨爲對書』，但『爨』字爲仄韻，故只能易一『溫』字。上句對不出，當於不意中得之，如『人自洛陽來』也。

午前寫了四千字，午後又寫了二千，自到杭州之後，今天寫得最多，晚上喝了半斤酒，早睡。霞有信來，作覆，寫明信片兩張。

十月二十日，（九月廿一）星期四，雨。

午前又寫了四千字，『遲桂花』寫完了，共有稿紙五十三張，合二萬一千字。旁晚付郵寄出。

今天午後雨止，出去走了半天，買竹齋詩集一部。返家後，又作霞及現代書局的信。

晚上天晴，看得見星了，西北風大。

十月廿一日，（九月廿二）星期五，晴。

今天久雨初晴，當出去走牠一天，可以看看我所寫的地理，究竟對不對。

取牛乳半磅，自今日起，須三元一月也。午後小睡，起來時天已晚矣。

今天久雨初晴，當出去走牠一天，可以看看我所寫的地理，究竟對不對。

取牛乳半磅，自今日起，須三元一月也。午後小睡，起來時天已晚矣。

晚飯後出去喝酒三碗，買張岱西湖夢尋及南渡稗史各一冊。

作良友書店及霞信，大約自明日起，須譯書兩日，譯盧騷。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廿三）星期六，晴熱。

午前因天氣晴和，决計出遊，先坐黃包車至萬松嶺上，在雙吊墳小坐，抄碑記一道：

雙節墳碑記

夫同牢合巹，而敵體之義昭，結褵施衿，而終身之分定。妃匹之禮，自昔重之，是以二三其德，風詩所譏，從一而終，典册致美。叔世道衰，禮教虧損，乃有糟糠之婦，流涕而下堂，庸奴其夫，攘袂而求去。何況覊身逆旅，落魄窮途，矢志同藏，則理無並濟，掩面割愛，或勢可兩全，遂有半世恩情，一朝訣絕，韓生道上揮棄婦之車，翁子墓間匄故妻之飯。至有聽置面首，甘倚市門，仰食脂粉之間，飲羞床笫之側，室家之道苦矣，風教之敝極矣。若夫一齊不改，之死靡他，生為比翼之禽，歿化連枝之樹，如崔君夫婦，有足多焉。君姓崔氏，諱升，本京人也，嘉慶元年，

偕其夫人陳氏，稅駕會城，投訪親串，南轅北轍，踪跡乖違，寄食旅廬，斧資罄竭。於斯時也，居停逼迫，行路揶揄，鹿車挽而不前，牛衣典而已盡，皋伯通之廡，豈有閑人，陳仲子之園，曾無半李。時窮勢迫，計無復之，忍辱偷生，悔將何及，遂於七月二十三日，夫婦投繯，同時畢命。錢令蔣公，以禮葬之。名其墳曰『雙節』，志實也。佳城既建，靈爽斯著，遊人雲集，嘉嘆無已。嗟乎，廉恥之故，未易深求，生有包羞，死而塞責，是故明州江上，有梁祝之墳，西子湖頭，存何高之塚。彼違名教，猶見流傳，矧夫取義捐生，全貞委命，足以砥厲風化，扶植綱常者哉。同志有遊其地者，爲予述其事略，并屬爲文，特以勒諸貞珉，播其馨烈。娥江刊石，愧非外孫少女之詞，國史採風，當補節婦義夫之傳，謹記。

光緒十七年重光單閼之歲孟秋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蛟川王榮商譔古堇清鄉道人毛宗藩書

民國四年仲冬，祠經火患，碑字亦模糊，十三年秋，新碑成，仍刊舊記，以垂不朽。吳霆書。

這一節故事，異日當可以寫一篇短篇。

自崔公祠後登萬松嶺山，山上有學校於紀念日所植的矮松很多。涉歷盡四五個山峯，西至將

臺山上，頂平坦可一里方，中間有奇石，下有百花茅篷。出南星，吃中飯，遊至花牌樓，看船妓上岸後之

臺山上，頂平坦可一里方，中間有奇石，下有百花茅篷。出南星，吃中飯，遊至花牌樓，看船妓上岸後之遺蹟，見老妓幼妓兩三人。復上山，經梵天寺，勝果寺等遺址，奇石很多，而廟則摧頹盡了。今天一天，總算跑盡了鳳凰山全部，南宋故宮遺址也約略想像了一個大概。山川壇，八卦田等，都還在，猶能想見當日的勝景。旁晚回來，人倦極，接霞信，作覆書。

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廿四，）星期日，陰晴。

午前作養吾信，出去遊拱宸橋，果然蕭條之至，妓女聚居之處，在張大仙廟西邊，為福海里，新福海里，有蘇幫揚幫本幫的三種，本幫者以紹興人居多，永興里，永和里中亦有妓女，當係二等以下的暗娼，這兩里係濱江在大同路旁。大同路馳南北，北過登雲橋，即接大關紫荊街。拱宸橋係西南之橋，張大仙廟側之登雲閣附近，在直裏馬路（橫裏馬路）等處，有最下等之妓女，在白日拉客，警察立在旁邊，也不加以止之。

車過大關，去看了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諸暨斯氏，看了他的新造宅第。伊自己不在，上安徽去了，由他的大太太接待，二太太即住在前面的小屋中。伊有一子，上學校去了，不曾見到。那地方名大

滸街，大關地方很不壞，斯氏下宅於此，大有見地。

回來過馬塍廟，尋東西馬塍，王庵等，都不見，大約已淹沒無聞了。

接霞來信，說耳中生疔瘡。即作覆，告以須速去治療。今日剃頭。

十月二十四，（九月廿五，）星期一，陰晴。

午前至旗下，買湘湖志，唐詩鼓吹各一部，上城站取霞自上海爲我寄來之衣服。幾日來因爲閑遊的結果，心又放散了，以後還得重新振作。但自來杭後，修身養性，堅持聖潔生活，迄今已將二十日，若再過一月，則習慣養成，可以永保無虞矣。文章做不出，倒還事小，身體養得好好，卻是第一要著。

取衣服後，就上太平門（淸泰門北，）大學路，艮山門等處去走了一圈。艮山門附近，爲東城區域，多機織業人，有東園巷者，爲厲樊榭徵君舊寓之所在，東城雜記，明明係記此附近之書。艮山門直街之東街上，有王月昌（？）宅第，地方寬廠高潔，王爲東城之第一大富豪。我在他們門口，遇見了一位認識的他們的女兒，係嫁給錢家的。

上壩子橋，見附近多殷實居民，房子完整，全係巨廈，橋下有大悲庵慈孝庵。

旁晚接霞來信兩封，其一係快信，中附有柳亞子信一，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見者，果係亞子及

上壩子橋，見附近多般實居民，房子完整，全係巨廈，橋下有大悲庵慈孝庵。

旁晚接霞來信兩封，其一係快信，中附有柳亞子信一，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見者，果係亞子及其夫人，卽作覆。

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廿六），星期二，陰晴。

晨起，搭杭餘路汽車至留下，由石人塢上嶺，越過兩三峯，更遵九曲嶺而下，出西木塢，歷訪風木庵，伴鳳居等別業，沿途靈官廟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憶杭州有嘲王姓者詩，所以做了一絕寄霞，和她開個玩笑：

一帶溪山曲又灣，秦亭廻望更清閑，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隱此間。

又記前數年，有過西溪法華山覓厲徵君墓不見一絕：

曾從詩記見雄文，直到西溪始識君，十里法華山下路，亂堆無處覓遺墳。

兩詩一并抄寄給亞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爾而笑了。

接霞信，卽作覆。

晚上馬巽伯請在樓外樓吃飯，因前天遇見了錢潮，住的地方被知道了。

十月二十六日（九月廿七）星期三，陰晴。

早晨五點鐘就起了床，考厲太鴻生卒年月，幷伊和月上的前後關係，想做一篇小說。按厲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二日，爲西歷之一六九二年，卒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一七五二年。月上卒於乾隆七年壬戌正月，（一七四二）集中有悼亡姬詩十二首，伊姓朱，烏程人，本名滿孃，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歸厲氏時爲十七歲，當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時厲年四十四歲。月上卒時年二十四，時厲已有五十一歲了，越十年，厲氏亦死，葬於西溪法華山下之王家塢，無子嗣，木主在交蘆菴。厲元配之蔣氏，似係一悍婦。月上卒後數年，厲在揚州又納一妾，終亦無子。以姪之甫爲嗣，之甫亦無後。厲又字雄飛。我想作的短篇，當名作『溪樓延月圖』，或『碧湖雙槳圖』，或『碧浪湖的秋夜。』

下午去天竺，上最高峯，但因中途路塞，不能上去，終只到了十分之八的地方，恨事也。晚上接霞來信兩封。即作覆。以後一切心事都沒有了，只在打算於月底前寫完厲太鴻之短篇一，譯盧騷之『漫步』兩萬字而已。

『漫步』兩萬字而已

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廿八）星期四，雨。

昨日自天竺歸，就去洗了一個澡，身神爽適之至，夜眠亦酣穩。

今晨在重衾裏聞雨聲，忽記起是舊曆九月廿八，為王老生日，午後若霽，當去一展其墓。中飯是上延益里去吃的，拜王老遺像後，因有王老老妹三姑母太太在座，所以就送她回保安橋去。吃酒談天，直坐到晚上八點纔回來，酒喝得微醉。

十月二十八日（陰歷九月廿九月底）星期五，雨。

上午上圖書館去看湖州府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曉得了。人倦極，午後欲寫而不果，大約『碧浪湖的秋夜』要明後天可以寫完。

昨日一天沒有接霞來信，今晨發出明信片一，屬寄三十元來。

旁晚接霞信兩封，即作覆。

晚上西湖醫院的居停主人，請吃飯，吃到了十點，纔回來睡覺。

十月二十九日，（陰歷十月初一日，）星期六，陰晴。

早晨作北新李小峯現代施蟄存信，寫『碧浪湖』寫好了十頁。大約總須再過兩三天，纔寫得完，一篇的大局，早已佈好了，只待寫落去就對。

下午接霞信，謂款已於今天上午匯出，大約後日可以送到。寫了一個明信片作覆。

十月三十日，（十月初二，）星期日，晴爽。

今日天氣異常可愛，上午本想出去，但因欲寫文章，硬坐在家中，居然寫了二千多字。大約明朝寫一日，可以寫完了。

下午出去閑步，飲酒，洗澡，到晚纔回來。今天沒有接霞來信，發明信片一，

這一次的短篇寫了後，就想寫『蜃樓』了，大約能繼續寫下去，不間斷的話，有兩禮拜就能夠寫好。

十月三十一日，（陰歷十月初三，）星期一，晴爽，

十月三十一日（陰歷十月初三）星期一，晴爽。

午前將『碧浪湖的秋夜』寫完，共一萬字，到杭州後，將近一月，寫到如今，成績只這一點，合前作『遲桂花』祇三萬字而已。從明日起，當再寫『蜃樓』。

午前午後，共接霞兩信，所以也作覆信兩封。一是明信片，一是信。

十月於今日完結，看下一月的創作力如何，若在十一月中寫得了『蜃樓』則今年的冬天，當上青島海濱去過。

晚上十時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陰歷十月初四）星期二，晴。

昨晚睡不安穩，不識何故，今晨起，覺似傷風的樣子。

寫信一，幷將稿子萬字『碧浪湖的秋夜』寄出，大約明日可以到滬，後日當有回信來也。

霞寄來三十元。今日到，恰好養吾電話來托我買綳創膏，否則將無以應他了。

下午去大關湖墅等處，跑了一個下半日，想做一篇拱宸橋的小說。

明晨一早，當爲養吾送綳創膏去江干，今天又玩了一天，什麼也沒有做。

十一月二日（十月初五），星期三，晴爽。

早晨五點就起了床，趕至江干，爲養吾送綳創膏去。回來後，去自治學校看了兩位朋友，校址在馬坡巷。順便又去浙江圖書館看了些書，買包愼伯文集小倦遊閣一册。

晚上紫荷來，同出去吃晚飯，喝得微醉。

十一月三日（十月初六），星期四，晴和。

晨起，將上月的日記又看了一遍，覺得可以印入書去。大約在天馬出的那册書裏，尚缺萬字，卽以此一月的日記補入好了。書名也已想好，當名『懺餘集』，以『懺餘獨白』一篇冠首，合六七萬字的光景。

午前在圖書館中過的，將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四日以後，至十二月廿四五日止的舊報繙閱了一下，抄來關於郭松齡的事跡不少，大約從明日起，可以動手做『蜃樓』了，預定於二十日中間寫牠完來。

接霞二日中午所發信，謂稿尚未收到，今晚有人請客，出去的時候，當向郵局去追問一聲也。

接霞二日中午所發信，謂稿尙未收到，今晚有人請客，出去的時候，當向郵局去追問一聲也。

買湖墅小志一部，並前購之湖墅詩鈔與湖墅雜詩兩册，關於湖墅的文獻，可算收全了，若做關於拱宸橋的小說，已夠作參考矣。

十一月四日，（十月初七，）星期五，陰晴。

昨晚上又喝得微醉回來，早睡。今晨六時起床。這早眠早起的習慣，也是到杭州之後養成的，覺得於健康上很有助益。酒終於戒不了，這實在是一件壞事。

讀了一天的書，又把杜格揑夫的短篇看了兩三篇，這一位先生的用筆，眞來得輕妙。

晚上和紫荷王薇子等仍在奎元館喝酒，今天便加入了戴先生頌頓。

十一月五日，（十月初八，）星期六，陰。

晨起忽雨，不久便止，以現代誌一册去贈許重平前輩，發霞明信片，上城外去走到了下午。回來後，接霞書，並附中華書局新中華雜誌徵文信一啟事一，即作覆。晚上大雨。

今天去走者，乃紫陽山西之雲居山一帶。

十一月六日，（陰曆十月初九日）星期日，陰晴。

晨起雨還未止，冒雨出去，喝酒三碗，買對聯紙數張，回來寫了兩副對聯，聯語爲『直以慵疎招物議。莫拋心力作詞人，』與『莫對青山談世事，休將文字占時名，』以柳子厚之一聯拆開，對上了上下，便成此兩對。莫對青山談世事，爲元遺山詩，原聯下句爲且將遠目送歸鴻。

中午錢潮馬巽伯來，約去吃飯，在樓外樓。飯後更上西冷印社喝茶，坐到了夜，過大佛寺訪孫福熙夫婦，不遇。

晚上紫荷招飲，談到了十點纔回來。同席者卽前兩次同飲之人。下禮拜四，同席者某更約他家去喝酒。

到杭山，至今日爲整一月，但所計劃來寫的『蜃樓』尙無眉目，心中焦急之至。

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十，）星期一，晴。

午前出去裱對一副，單條一張，在和合橋近旁之松雪齋，約於十日後去取，須一元多裱費。旁晚

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十，）星期一，晴。

午前出去裱對一副，單條一張，在和合橋近旁之松雪齋，約於十日後去取，須一元多裱費。旁晚錢潮馬巽伯約我去看一位研究佛學的馬一浮氏。伊鬚髮斑白，口音是四川音，人矮胖，談話時中氣很足，眼近視。馬氏係紹興籍，爲湯蟄仙氏之婿。從馬寓出來，遂一同上王潤興去吃飯，飯後和錢潮走了回來。接霞信。

十一月八日，（十月十一，）星期二，晴寒。

自昨日起，寒氣驟增，今日立冬，漸似歲暮天寒的樣子了。昨晚夢見王老，今日去看他的墳。從墳頭向南走，經過五峯草堂而至大麥嶺。嶺上有麥嶺亭，係祀玄天上帝者，亭旁有屋一椽，下覆一大墓，上有匾額，題着『節義成雙』四個大字，上寫『建國十七年七月吉旦』，後面『跋曰，明季忠臣汪檢討，崇禎甲申苦殉國，夫妻慷慨兩投繯，節義成雙自題壁，今題四字贈吾神，過者讀者皆辟易。中山高冠昌立，義烏陳无咎書。』看了這一個跋，已經有點覺得奇怪了，而再下看墓前碑文，則更覺得奇怪之至。

『調署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二次孫，爲

掩埋事，道光四年三月十九日，驗訊得上扇四圖鈕家灣周姓坟傍樹上，縊有男女二屍，身傍檢有字述，知爲男名徐致和，同妻張氏，乃直隸天津府人。世代業儒，祖任江寧太守，家業凋謝，舌耕糊口，因失館難支，又無子女，絜妻來杭投親失遇，流寓省垣，逆旅途窮，投繯並縊，嗟乎，偶逢儉歲，何致謀生無活計，自惜宦裔，甯甘駢首不求人。本縣目擊雙懸，心殊惻憫。念其無籍可歸，用特捐廉掩埋，合卽勒碑標記施行。道光四年四月　日給」

看了這碑，事實卻和萬松嶺之雙吊墳相近似，而名姓年月却不同，大約雙吊之事，在杭頗多，這兩位先生，想都是夷齊之流亞也，而墳上一匾，當係記另一雙節夫婦者無疑。

午後小睡，讀日本人池谷信三郎氏小說一篇，自家想寫，却沒有寫成。

十一月九日（十月十二）星期三，陰，微雨。

近來的思想馳散了，所以這十幾天中間，終於不能揑起寫『蜃樓』的筆桿。我的氣分，似乎是波浪形的，緊張一時，弛放一時，不能有一年半載的長期持續，不過頹潰的時候，却也不至於沈埋到底。終究總還是（一）修養的不足，（二）生活的窮迫，（三）纔是環境的腐蝕之所致。今天天氣

又太陰沈，當再休息牠一天，等明朝過後，且看我能不能夠如願地勇邁前進。明朝晚上，是有一個約

底終究總還是（一）修養的不足，（二）生活的窮迫，（三）纔是環境的腐蝕之所致。今天天氣

又太陰沈，當再休息牠一天，等明朝過後，且看我能不能夠如願地勇邁前進。明朝晚上，是有一個約會在那裏的，非去不行。順便想去洗一個澡，換一身衣褲，買些籠居的日用品之類。

昨天一天沒有接到霞的信，也沒有發出一信，今天當於午後寫一張明信片去。　午前記

旁晚接霞來信，即作覆寫明信片一。晚飯後，上湖濱去漫步，在舊書鋪內，見有海山仙館叢書中之酌中志一部，即以高價買了回來。此書係明末宦官劉若愚所譔，對於我所擬做的歷史小說『明清之際』很有足資參考之處。前在上海買的酌中志餘，係此書的續著，為另一人所譔，宮廷以外的文獻紀錄，收集頗多，尤以記東林黨事為詳盡。

十一月十日（十月十三）星期四，陰，微雨。

雨尚未晴，天氣溫熱難耐，頭腦亦昏沈不清，今天又只能看看書過去一天也。晨起，又作映霞信一，以昨日所見之小報一張附寄了去，因內中有一段北新書局壽終正寢的記事。

中午去看周天初，同他喝了酒，吃了飯，回來小睡，睡至三時起床。

旁晚微雨，出去赴約，晚上九點回來，又發霞信一封。

第一輯全部十二冊

郁達夫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第七集

編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上海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現代作家選集

第一輯

十二代表作

1 魯迅代表作
2 郭沫若代表作
3 周作人代表作
4 茅盾代表作
5 林語堂代表作
6 冰心代表作

7 郁達夫代表作
8 徐志摩代表作
9 巴金代表作
10 葉紹鈞代表作
11 田漢代表作
12 丁玲代表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